

瓊島仙葩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987B

奇情
小說 瓊島仙葩 卷上

第一章

却說距英吉利三島的西南三十里海面有一處地方喚作紫瑠瓌羣島星羅棋布總共有一百四十個島嶼模樣只是有許多不足稱爲一個島僅可算爲海中突起的巖石而已能住居人類的却只有五島這紫瑠瓌羣島據故老傳聞說從前也是一塊陸地喚做龍寧州而且也是一個王國却因受著極大的地震把這龍寧州生生沉入海底但是他却還要在世界上留個紀念所以有幾座高山還把那山頂露出在海面成了幾個海島這話雖如此說却也無從考證我今且說那五島之中有一個喚做瓊林島島中只有一家他家就以瓊林爲姓而生下一位姑娘取名仙葩二字就是我這部書中的一位主人了因此我也把這部書名喚作瓊島仙葩這是我命名之意後不再提且說那瓊林家要算是個最離奇的家庭他家中沒有男主人了只有個九十五歲的老夫人所有家中一切器具傢



伙都是百年以前的東西。世傳下來直到如今所用的僕人也是從先祖世代傳下來的。是一對老夫婦姓藍田。二字你道他們年紀多少。那丈夫是七十餘歲。他娘子雖沒有到七十歲。却也相去不遠了。是從鄰島娶來的。他們也並沒有另外的家室。就在瓊林家後面一個大廚房裏做了他們的家。那廚房裏有一個巨榻。到如今還是他們老夫婦的合歡牀。生下一個孩兒。也是在這牀上。呱呱一聲生下來的。現在無上無下見了。都喚他一聲孩兒。看官們你道大家都喚他的孩兒有多少年紀了。說來可笑。可駭。却是年在五十以外。早已白髮飄蕭的了。只是這個老孩兒。卻並沒有娶妻。所以瓊林家傭人只有這三個。倘是雇傭的人。也世代娶妻子。到如今的人數可就不少。咧講到那瓊林一家。可算是最舊最老的人家。不想枯樹著花。在凡百古舊之中。還有一位十五歲似明珠美玉的仙葩姑娘。這也算得奇文了。但是這姑娘的父母。到那裏去了。呢。在他年幼的時候。去尋訪一個親戚。及至歸來。在海中正遇著狂風暴浪。連船帶人。沉入海中。停了幾天。纔見幾個屍骸。被白浪打上。海濱方知有他父母在內。可憐這位孤露的姑娘。還是那位九十五歲的老祖宗。和幾個雇傭的人。把他撫育成人的。只在十三歲的一年。曾送到鄰島的小學校裏讀過一年書。其餘世界的事。一概不知。他這一家五個人。總

共三百歲之中。却有這一位十五歲的小姑娘。你想不覺得。這個境界。淒涼孤獨嗎。但是他却自小。只有這個境界。從來也沒有處過。第二個境界。所以倒也並未覺得。有一天。那位仙葩姑娘。在他老祖宗。牀前做了一會兒。繡線的編物。見那窗外夕陽。漸漸兒移上花牆去了。他出外去散步。散步就在自己家門之外的側邊。有一塊巨石。那巨石上面。有一方平坦的處所。這位姑娘却常常立在那巨石之上。眺望海景。好似他每天的功課。只見那夕陽。覆畫閣雲。往來海上。風景竟沒有片刻相同。又見那大小島嶼。疏密不一。真個是天然的絕景。還有海鳥。迴翔白帆。隱約雖然。天天到此。是個見慣的景色。却也不覺其厭的。他正在左顧右盼的當兒。驀地裏。叫聲阿呀。又道。這是個什麼東西呀。便用一雙玉手。遮著前額。翳著那夕陽餘光。向海中一望。只見有一隻小船。被風浪所激。却在那中流。似風車一般。打旋兒。裏面好似有乘客兩人。只是既沒有蓬。又沒有櫓。十分危險。暗想。他們這兩人。做什麼的呢。大概是到此地遊歷的旅客。却又不知。海上有種種的危險。原來這瓊瑤羣島之間。雖然風日晴和。波浪不興的日子。還有一種潮流。從這個島衝到那個島。生出那極大的旋渦。來還有無數的暗礁。外來的人。是萬萬不知道的。也就很覺危險了。若是一起了風。巖石之間。頃刻激成巨浪。像那種小船。轉瞬可以。



覆沒。或者觸在巖石之角也。便立成粉碎。別說不知此間地理的人。便是本島的人。傾覆觸沉的船。葬身海國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了。現在他們這兩個人。操著那小船。在中流打旋兒。其危險可想。那時相離有一英里之遙。他人或未必瞧得親切。若是仙葩姑娘這一雙蔚藍的眸子。可是從小兒就在海邊眺望慣了的。宛同望遠鏡一般。早見那夕陽萬道金光中。有一隻小船。隨著波浪簸蕩。裏面有兩個人。正是束手沒有法子的當兒。仙葩姑娘便叫道。阿呀。他們遭了險了。須得快快救助他們。他一口氣跑回家中。大呼孩兒。孩兒。這位五十餘歲的老孩兒。正在那裏結一個捕魚的網。便道。姑娘做什麼來。那姑娘拖著他到巨巖石上來。指給他瞧。老孩兒揩著眼睛。瞧了半天。說是都市來的一隻遊艦。只怕要捲入浪心。化作海藻了。說著。便徑奔海濱來。那姑娘喚著道。老孩兒。你等一等兒。我也來了。兩人到海灘上。那邊却有幾個小船。繫留在此。解一解纜。將蓬槳繩束燈火一切等物預備好了。老孩兒便張起風帆。向前進行。仙葩姑娘划著槳。還授一個槳給老孩兒。他竟掉著那霜雪盈顛的頭兒。說不用罷。我們這張帆的船。趁著風力一回兒。就到了。仙葩道人命危險快快些兒。更好。老孩兒道。我們出去是個順水。回來是個逆潮。逆風節點氣力供停。刻兒用罷。那時使著風帆。船行甚疾。隱隱見那個小船在

前面老孩兒道：我可認得了。這是鄰島阮大郎的船兒。他貪著遊客的酒賞，不管好歹，賃於他們。記得在十七年，也是他的一隻船兒，遭了難，全船破碎。仙葩道：那船上的人救起來嗎？老孩兒道：船上共有三位客人，倒死了一雙半。兩人說說談談，早到了那波浪汹涌的所在。原來那地方有個外號喚做地獄門，是個最危險的所在。現在天色已晚，已是日落的時候了。要是陽烏匿影，更覺危險萬分。他們到了那黑浪如山之中，隱隱聽得有人呼救之聲。那老孩兒便提高了嗓子，答應道：你們不要驚慌，立在船中。我們就來了。實在這一百四十個羣島之間，處處都爲潮流障礙。水面上或高或低，參差不一。無奈那水勢總要求一個高低的平均，便引起那可驚的急流，來加著風狂潮急，更覺困難。但是他們却狎浪弄波，慣的處處夷如漸漸的。那遭難的船，接近了那老孩兒，手段敏捷，把一圈繩索丟過去。正在船中，便道：你們不要握在手中，可縛在船唇之上，就不妨事了。看官們，你道這小船中兩人是何等人物？却不過在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一人長身玉立，一人貌腴體豐。那長的一位喚做羅玉英，是一個青年的畫家，短的一位喚做沙步梨，是個新進的文家。他們兩人結了伴，一個兒要來摹繪那紫瑤瓊羣島的絕景，練習他的實地寫生。一個兒又是預備撰一篇紀行文投稿到某雜誌去。兩人先到了鄰

島在某旅館放下了行李帶了畫具日記簿等類雇著阮大郎的船蕩入海中貪著風景却不道漸漸到了危險之地幸虧被瓊林島仙葩姑娘所見放權相救慢慢兒引出危險所在向鄰島進行只是逆風逆潮進一步倒退了幾步果真應了老孩兒剛纔的話兒出去是個順水回來就遇著頂頭逆風逆潮了那仙葩姑娘倒是個慣家因為他從前小時節在鄰島學校中讀書的當兒可是往來慣的這水上生涯已非一日所以也幫著老孩兒在那裏蕩漿只累得珠汗盈盈可是他們這兩位少年紳士心中很覺得過意不去那羅玉英說道我們去代了他罷倒教這位姑娘累得慌我們却安然在這裏沙步梨道要講打球我倒可充一個選手無奈這搖船的事却不在行羅玉英道我去代了罷便揚手高聲呼道船家我來代了這位姑娘罷那老孩兒向他望了一望說算了罷你們是個斯文相公這海上弄舟的事情你們那裏弄慣別多開口安安穩穩的坐在那裏罷沙步梨笑道好好羅玉英君你一向還誇口說是能蕩舟今天一位小姑娘還不及他們還不信用你咧兩人說笑時却已到了鄰島即便上岸又大家通了姓名說明天定到貴島道謝仙葩很誠懇的說道明天定恭候兩位先生惠臨沙步梨道到了貴島可不是一問瓊林家人人都知道很容易尋的嗎仙葩笑道這個島上除了俗們家外

沒有別家的了。羅玉英道：「如此我們知道了。仙葩道：「我准在那巖石之上等候你們兩位罷。」說著那仙葩姑娘攜著老孩兒，駕著小船，仍還瓊林島去了。

第二章

且說羅玉英和沙步梨二人，回他那客廡裏，那廡主人接著說道：「聽說今天兩位先生遭了險，小可也很擔心。後來聽說遇了救，纔放了心。這不是極該賀喜的事嗎？」羅玉英道：「險得很，我們起初以為沒甚要緊，誰知到了那時，浪大風緊，竟不能自主了。險些兒送了性命。」沙步梨道：「幸虧我們命不該絕，得遇那鄰島的帆船前來相救，不然早觸在礁石之上，碎爲藻屑了。」廡主人道：「這救出兩位先生於危難中的，不是那瓊林島裏的人嗎？」這裏瓊瑤羣島中，只有五個島是有人居住的，他們也是五島之一。這島中有位仙葩姑娘，是一個好女子。此間沒一個人不知道的。這位姑娘今年纔只十五歲，却是常常放權於羣島之間，往來海濱，宛如自己的庭院一般。還有一位大家呼他老孩兒的，是他們家一個世僕，常伴著這位小姑娘。明日兩位先生可要到瓊林島去謝他們一謝，借此瞧瞧那裏的风景嗎？」羅玉英道：「明天一准到瓊林島去走遭，不知他們那裏還有什麼古蹟嗎？」廡主人道：「這五個島中古蹟倒也。」

有好幾處。便是瓊林島中。當日龍寧州王家所留遺的古墓。却也不少。然而不算爲奇。只有他自己本身上。便是一個古蹟。他們是個海盜的祖先。兩人聽得這話。不覺都怔住了。羅玉英道。怎麼話難道他們的祖先。果真是個海盜。厲主人道。實不相瞞。從前住居這裏羣島的大概。是個海盜。便是我們的祖先。恐怕也逃不出這個圈兒。不過瓊林更爲著名罷了。羅玉英道。這倒是個奇聞。不想那麼樣一位姑娘。却是海盜的子孫。厲主人道。雖然如此說。但這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大家都說這幾個島中。積蓄不少。因此動了政府的猜疑。要想來取締。有許多住民。便遷移到別處去了。就在俗們小時。節常常聽得這海邊有許多船遭難的。從海底裏拾來的寶物。很也不少。還有各國的金幣。島中人家常有藏儲。後來因爲海船常常失事。建築了燈塔。航海術也漸次進步。這海船失事也少了許多。兩人聽得厲主人一席話。都覺得新鮮可喜。到了明天午後。羅玉英和沙步梨兩人。逕到瓊林島來。一來是謝他昨天救援之德。二來也爲好奇心所驅。借此可以訪問遊覽。我這書中。還不曾說明那兩位青年現在所住的是什麼島名。原來他喚做聖母島。算是這羣島中一個母島。島中有一個政廳。一個裁判所。一個學校。除了這一家客店之外。還有許多商鋪。居然也成個小小市面。其餘四島的住民。統稱爲鄰島。

相距瓊林島却有三英里之遙。不過那聖母島正在瓊林島的背後，要繞到他前面去，方纔有上陸的地方。此刻是他們不敢自己弄船雇了一位熟於此地水線的一路行來，兩人不覺驚訝道：「原來我們昨天所行的路，可就不少咧。」沙步梨道：「順著那潮流，不知不覺就有數里呢。」兩人談談說說，早已到了瓊林島的前面。遠遠望去，髻髻就在昨天那位女郎所立巖石之前了。沙步梨便道：「你瞧這前面不是仙葩姑娘約我們守候的所在嗎？」羅玉英其實比了沙步梨早已注意了。好半天了，他向著那海岸邊，只是出神，也不說什麼，便不知不覺的讚歎道：「神品神品，沙步梨道：「怎麼是個神品？你是醉心那位姑娘的美嗎？」據我瞧來，到底是個鄉村女子。我們生長在都市的，見了天真未鑿的這種小姑娘，便說是神品，未免少見多怪了。」羅玉英憤然道：「沙步梨，你的眼光中怎麼除了女郎以外，就沒有第二樣了？」我說的神品，却有種種的調和，你只瞧這島上的山色和那一抹澹雲，再加上下面綠波粼粼，中間巖石上立一位十四五歲，婉妙的女郎，被那海風一吹，裙袂飛揚，真有飄飄欲仙之概。這個境界，不是畫中的神品嗎？」沙步梨聽了他的言語，放眼一觀，果然是箇絕妙的境界，便道：「不錯，不錯。」羅玉英道：「你真是個畫家中的天才，隨處留心，和那天然景物，都有靈感似的。這便是箇天才的證據。我今和你前途

祝。福。將。來。必。成。一。個。世。界。的。大。畫。家。說。著。又。和。羅。玉。英。緊。緊。的。握。手。那。羅。玉。英。還。在。那。裏。出。神。忽。然。說。道。沙。步。梨。君。你。祝。願。我。將。來。必。成。一。位。大。畫。家。嗎。我。倒。也。妄。有。此。志。要。是。我。成。一。個。劣。等。的。畫。家。請。你。在。你。的。交。友。簿。上。除。去。我。名。永。遠。不。要。我。往。來。凡。是。藝。術。家。對。於。那。種。天。然。美。好。的。境。界。若。與。神。合。自。有。一。種。不。可。思。議。之。妙。若。是。平。平。常。常。的。自。然。也。不。覺。得。了。我。雖。沒。有。什。麼。十。分。本。領。却。不。敢。爲。卑。庸。之。作。總。之。這。藝。術。家。有。名。譽。的。職。業。是。不。可。侮。辱。的。這。時。兩。人。的。船。漸。漸。近。那。瓊。林。島。了。早。見。仙。葩。姑。娘。已。在。那。裏。等。候。良。久。兩。人。上。了。岸。先。謝。了。仙。葩。和。老。孩。兒。昨。天。救。援。之。德。那。老。孩。兒。姓。藍。田。取。名。波。痕。他。和。羅。玉。英。沙。步。梨。兩。人。略。爲。周。旋。便。自。去。了。獨。留。仙。葩。在。這。裏。仙。葩。想。他。們。兩。人。年。紀。相。同。莫。非。是。個。弟。兄。原。來。他。處。此。海。島。之。中。是。四。個。人。合。算。三。百。歲。的。老。人。之。中。生。出。這。位。小。姑。娘。他。不。知。道。世。界。尚。有。朋。友。一。倫。是。最。重。要。的。咧。沙。步。梨。道。請。教。姑。娘。聽。說。此。地。有。古。代。龍。寧。州。國。王。之。墓。不。知。有。沒。有。仙。葩。道。吾。們。島。裏。人。一。向。不。知。道。什。麼。叫。做。客。氣。姑。娘。的。尊。稱。我。也。不。敢。當。以。後。我。們。爽。性。大。家。呼。名。我。稱。你。們。兩。位。爲。沙。步。梨。君。羅。玉。英。君。你。們。也。徑。稱。我。仙。葩。便。了。看。官。們。那。位。仙。葩。姑。娘。和。兩。客。初。次。相。見。便。說。大。家。呼。名。要。是。在。都。市。之。中。交。際。社。會。之。上。大。家。都。要。搖。頭。皺。眉。說。不。合。禮。法。了。現。在。却。



在一個島中那兩位聽了竟立刻贊成說好好我們本來最喜歡是脫略無謂之禮文嗣後竟稱你仙葩姑娘便是那時仙葩便指引他們來觀王家的古墓原來這種古墓都在山的半腹之中雖說是個古墓其實裏面也不知是甚麼東西但見土堆墳起宛如這山上天然生出許多的瘤來據說其中有一個古墓數年前曾經有人發掘過也得著幾種的貴重古物已經陳列在倫敦博物館的了這個古墓却似經了外科手術把他割過一割的了那三人到了古墓之旁沙步梨聽仙葩種種的說明側耳靜聽那羅玉英却把手杖東也挑挑西也掘掘却被他杖尖上觸著一物鐺的一響羅玉英連忙拾在手中把手巾擦去了泥只見燦然發光大喜道這要是被博物館裏的人見了又是個好東西說時便把手中之物受與仙葩仙葩道很美麗的東西沙步梨道這不是個古代貴人所用的飾物嗎是個黃金的呢羅玉英道正是那博物館中已經有同樣的幾個了不過中廣而兩端尖細用以壓掠後髮之用的這樣貴重之物却被羅玉英偶然拾得也算是件奇事仙葩瞧了一瞧仍還羅玉英說道是你拾得的便是你的物了沙步梨道說雖如此說凡是私有地所出之物盡是地主之物這裏是瓊林家所有地該是仙葩姑娘之物這是我國的习惯使然仙葩道這地方倒不拘凡是海中所得的東西都歸

各人自有的。羅玉英道：果然說是應該我所有的。但我得此無用，轉送給仙葩姑娘了。罷。仙葩說聲謝，便插在自己頭上去。沙步梨道：羅玉英君，你真是個幸運兒，偏被你拾著這東西，可不是你的造化。羅玉英也自己想想，怎麼我一見此島，若有無窮感動，今又拾得這個東西，好似這個島繫著我一種運命的樣子。那沙步梨，却不過一時興到，並沒有十分深感，却笑著說道：仙葩姑娘，戴著這個妝飾，真是個龍寧州王妃的後裔，現為這瓊林島的女主，見得是非常尊貴。咧。仙葩聽了這話，也無欣無戚。原來他此時心中純潔，這些富貴榮華之心，全不在他心上。那時仙葩便把兩客引到家中。原來他家所住的屋子，也是從前一貴族所建築，有很寬廣的庭院，屋宇中裝著大方窗，裏面設著一個大安樂椅子。那老夫人似睡非睡的半眠在那裏，沙步梨見了，不覺把興致減了一半。羅玉英也只恭恭敬敬的施了一個默禮，隨後便到那客室中來。這一間屋子名爲客室，其實幾年以來，也沒有人來過。仙葩還取出茶點等物，說這都是他手製的沙步梨，只四面觀瞧，便道：仙葩姑娘，我瞧這屋子裏種種事情，都和你反映成趣，殊覺可異。那羅玉英却老老實實喝著茶，喫著幾樣果子，說剛纔從窗子中瞧進去，這位老夫人，可不是仙葩姑娘的祖母。仙葩笑道：實在還是我祖母的祖母，記不清楚，只呼他一聲老

祖宗罷了。羅玉英道：想高壽也不小了。仙葩道：我今年纔十五歲。那老祖宗今年九十五歲了。沙步梨道：阿呀！這是六倍又三分之一。羅玉英道：然則姑娘與老祖宗中間的人還有嗎？仙葩愀然道：都已沒有了。我年輕不大知道有許多事，都須問老祖宗。羅玉英道：老祖宗胸中必有種種奇異之歷史。仙葩道：只是年紀究竟衰老了，說話不能十分清朗。你們要是今晚住在這裏，可以和老祖宗談談。沙步梨道：不敢驚動我們。到晚上自當回去。仙葩道：這未免太匆促了。此地島中却不常有人來訪問。來了却總要盤桓數禮拜的。說著，又目視羅玉英道：你呢？羅玉英道：倘然老夫人見許，我就今天住在這裏也。好羅玉英說著，那沙步梨在桌子底下暗暗踢那羅玉英的脚，向他點頭微笑。羅玉英却是不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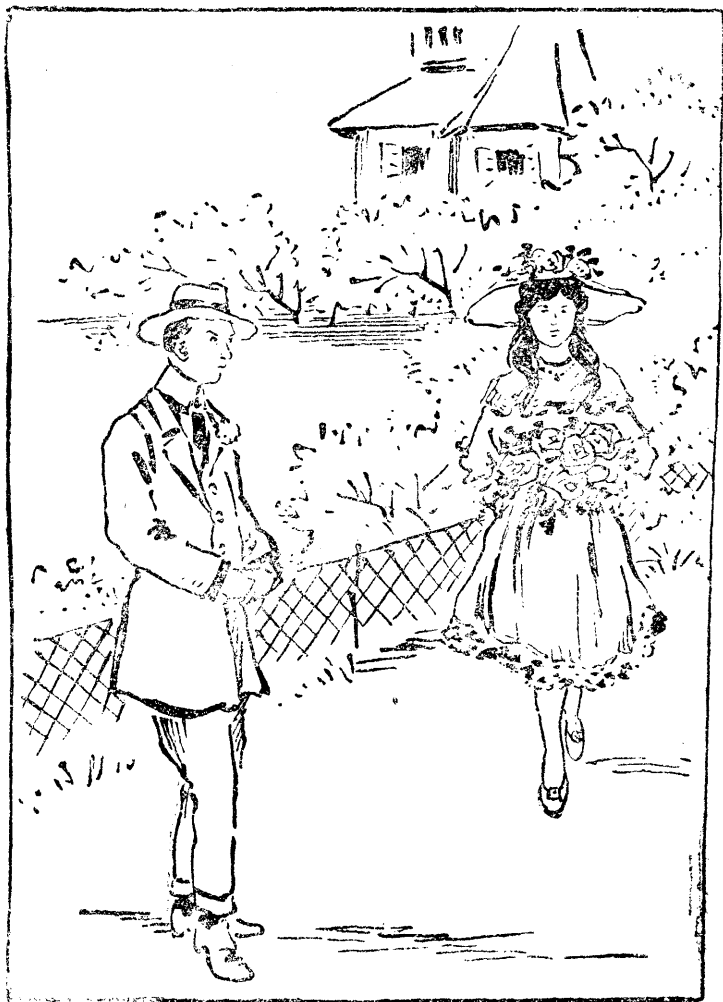
第三章

那仙葩姑娘聽得羅玉英肯住在這裏，十分喜悅。他究竟是個小孩子，家性喜熱鬧，說老祖宗一定是。很喜歡的那沙步梨，却不肯住在這裏。又向羅玉英道：我們初到此地，也是第一回認識這家的如何。便好打擾他們。羅玉英道：我想這倒不妨。我們大家都是老老實實的，絕無半點虛文客氣。并且我正思研究這瓊林島咧。沙步梨歎口氣道：你是個天才，可惜略缺些常識。那天到了晚上，沙步梨一個人

回去。羅玉英還託他把鄰島客寓裏自己的畫具和行李教人送來。是夜就在島中晚餐。你想一個荒島之中有什麼佳味。那羅玉英却視同海珍山錯一般。晚餐以後。仙葩便引著羅玉英來見老祖宗。到了老夫人的室中。只見藍田夫婦和那老孩兒。波痕都恭恭敬敬的。站在室之一隅。仙葩坐在上面。羅玉英就坐在仙葩的對面。大家一同唱那讚美歌。羅玉英覺得仙葩的聲音豐美和悅異。常停了一會兒。仙葩取出了一件古月琴出來。那室中有一具縹絲的車。藍田的娘子便是老孩兒的娘。就坐在縹絲車中。但聽那月琴的聲音。剛亮滿室。這種歌曲一向是此島傳來的。雖然是鄉村女子所歌的調。但是出於仙葩姑娘的珠喉。香口羅玉英覺得非常美麗。當時歌了一曲。又是一曲。和以絲車的聲音。宛似節奏一般。那老夫人聽得此聲音。方纔擡起常閉之目。環視室中。見了羅玉英。却迷迷糊糊的說道。你你你怎麼來他那聲音。幽細幾乎聽不出什麼來。羅玉英連忙著頭。敬著耳。湊近老夫人的唇邊。來又聽得喃喃然。說道。表面上算是個領港人的職業。其實內容是個海盜。這五島中大概摸此營業。你們先祖當日正在黑暗的夜裏。有個船從東印度歸來。不想行到了地獄之門。那船就觸礁沉沒了。誰知道這船中却積著無數的財寶。那老夫人說到這裏。聲音漸低了下去。聽不清楚了。只見他唇

吻○翁○張○而○已○羅○玉○英○想○這○話○雖○似○囁○語○一○般○却○一○定○是○這○島○中○過○去○之○秘○密○無○疑○停○了○會○兒○那○老○夫○人○便○又○喃○喃○的○說○起○來○了○他○說○這○來○自○印○度○的○乘○客○中○有○一○人○被○浪○打○上○海○濱○來○這○人○已○受○有○重○傷○奄○奄○一○息○了○當○時○吾○家○阿○翁○見○他○頭○頂○間○掛○著○一○個○鱈○魚○皮○的○袋○知○道○裏○頭○必○有○好○東○西○便○把○他○奪○了○到○那○人○醒○來○迴○頭○轉○來○要○探○索○那○鱈○魚○皮○囊○却○已○不○知○去○向○咧○那○人○以○爲○被○浪○所○擱○丟○在○水○中○自○想○這○鱈○魚○皮○袋○中○的○東○西○是○他○一○生○蓄○積○這○個○袋○既○沒○有○了○我○也○不○想○活○了○便○站○起○來○要○向○海○中○跳○躍○下○去○當○時○却○被○我○抱○住○了○引○到○家○中○病○了○六○十○天○我○就○看○護○了○他○六○十○天○方○始○病○愈○了○到○得○他○臨○歸○去○的○那○一○天○他○向○吾○家○阿○翁○說○道○我○在○印○度○辛○苦○了○一○生○所○有○積○蓄○盡○在○那○鱈○魚○皮○袋○中○誰○知○到○頭○來○盡○歸○泡○影○要○是○留○得○十○分○之○一○在○此○我○把○半○分○送○你○做○謝○禮○已○經○喫○著○不○盡○了○到○今○天○却○是○一○雙○空○手○把○什○麼○來○謝○你○們○惟○有○心○中○感○謝○罷○了○他○說○時○含○著○悲○咽○之○意○我○恨○不○得○立○刻○說○明○但○是○吾○阿○翁○所○做○的○惡○事○如○何○我○做○媳○婦○的○可○以○道○破○呢○明○知○這○事○必○遭○天○罰○所○以○到○阿○翁○一○死○我○就○想○把○那○鱈○魚○皮○袋○送○歸○原○人○無○如○尋○不○到○他○住○址○所○在○也○只○得○罷○了○誰○知○果○然○遭○了○天○罰○吾○的○丈○夫○在○近○海○觸○礁○而○死○我○的○兒○子○是○個○海○軍○士○官○也○死○在○海○中○吾○的○孫○兒○當○一○個○政○府○的○領○港○人○有○一○天○在○大○霧○之○中○也○觸○著○暗○礁○而○死○吾○的

會孫去祝賀人家的婚禮帶了他媳婦同去回來遇著颶風連他一妻兩子均沒在海中現在只留得一個最小的玄孫女仙葩在這裏獨留我一個老不死的眼巴巴望著他們一個個向我失陪這便是最大的天罰了說到那裏又歎了口氣羅玉英聽到那裏不免打了個寒噤想這真是個大悲劇回頭瞧著仙葩却不甚注意原來他們一向是聽慣這囁語的了不足爲奇到了晚上羅玉英到了牀上終睡不著想這鱈魚皮囊如今還在他家中究竟裏面是何種寶物不覺疑雲在胸一闔眼又髣髴見旅人絕望躍入海中的情景到了明天起來又覺得住在這裏不大安適因想起昨日沙步梨之言勸我不要住在這裏我以仙葩再三挽留情不可却但是仙葩究竟是一位十五歲的小姑娘他一時高興還未脫穉氣我竟老而實之安居此島難怪沙步梨要請我缺乏常識了倘然仙葩的保護人責問我何故貿貿然住在這裏我倒一時無言可答咧因想不如今天謝過了他們便回去了罷到了天纔破曉他便披衣起身一直到庭園中來只見那大西洋海面上朝靄騰空漸漸湧現一輪紅日却是散綺天半影爲五彩一時羣島受著日光綺絳相間都放異彩羅玉英覺得心中恍惚想這樣的天然妙景怎能捨得他去呢正在神思飛馳之際忽聽嬌鶯一聲自綠陰深處來說道羅玉英兄起身得好早啊



羅玉英回頭仔細一瞧，却見仙葩亂頭麤服，晨妝未理，兩手握著一大束叢花，還帶露未乾，笑靨相向，迎著羅玉英道：「我們親切點兒，往後竟以兄妹相稱，你道好不好？」那羅玉英要不答應，口中不知不覺的道聲：「好！」仙葩自然歡喜，原來他是個天真純潔的小姑娘，這島中又沒有少年人來過，便覺親近起來。要是在都會之地，相友十年，恐也不能如此。羅玉英再把仙葩端相一回，只見他嬌憨之中，帶著幽靜的態度，是個秀外慧中的女郎。雖然年穉一個美人的輪廊，早已成就了笑盈盈的說道：「怎麼起身如此之早？昨夜好睡麼？」羅玉英道：「多謝妹妹，昨夜好睡。」仙葩道：「我早晨起來，採取幾叢鮮花，預備晨餐桌上所用的，怕把裙子弄髒了，還不曾換得衣服。」羅玉英道：「不銷如此，我想今朝就回去了。」仙葩道：「怎麼說？今天就回去了？」說著，便把羅玉英，怔視了半晌，大有失望之色，停一會兒，便說：「我知道了，想是你嫌這個荒島寂寞，無人作伴之故。」羅玉英道：「我倒並不厭此寂寞荒島，只因爲初造貴府，怎好長久在此逗留。」仙葩道：「這不是你太拘了嗎？是我懇切留你在這裏的。」羅玉英道：「姑娘，雖是瓊林島的主人，只是姑娘年紀太輕，人家總算你是個孩子家，如何便留得人？」仙葩道：「不妨，昨天已稟明老祖宗，老祖宗吩咐留客，難道老祖宗的話也算不得數嗎？」羅玉英道：「既然如此，我便爲姑娘勉強留一天，誰知羅玉英

自從勉強了這一天便一天一天的勉強下去每日攜了畫具和仙葩姑娘各處遊覽到海中有仙葩蕩著槳到山上有仙葩引著路瞧著那一百四十羣島烟波漂渺變化無極過了一禮拜又是一禮拜也沒有描盡這裏的風景到了晚上聽那仙葩彈這月琴那老夫人聽了這月琴好似清醒些兒原來那老夫人當初也是個音樂家他把這月琴教了藍田夫婦那藍田夫婦再教仙葩所以現在一聽得月琴聲音他好似心地清醒了些到了下雨的日子羅玉英便在家裏教導仙葩學畫宛然是個教師又把都會中的事情說與他聽有時也教他讀書那時仙葩聽了這些話兒心中熱騰騰地又覺得自己的知識學問都不滿足起來不免顧影自愧便向羅玉英道如此說來我要是到了都會中去全然一些兒不知道只合住在這荒島罷了羅玉英笑道一個人誰是生來就會的以妹妹這樣聰明難道學不會嗎仙葩道我也學得會嗎他聽了便高興起來光陰飄忽轉瞬已是三禮拜了終日兩人在一處仙葩便有種種的問羅玉英便有種種的答凡羅玉英所答的均極詳明宛如授仙葩一種通俗的教育這種教育在他身上究竟是幸福非幸福現在却不明瞭原來這羅玉英今年二十二歲雖是個有望的青年畫家却是自出學校以來不曾賣過一幅繪畫他前途的希望甚高預備將來成一個大

畫家所以不肯輕於落筆他也常常把這個志願告訴仙葩仙葩也覺得他的前途可喜可羨那一天羅玉英依舊和仙葩兩人在海灘之旁寫那海中風景仙葩仍立在那大巖石之上玉手障額望那夕陽海風披拂真有飄飄欲仙之狀羅玉英把連日所繪畫的修正一番展着圖畫向仙葩瞧了不覺失聲道妙仙葩趨前一觀只見畫幅中有位絕妙女郎仙葩道咦這女郎是誰羅玉英道這是我的一幅理想畫預想姑娘將來的儀態描寫我意中之象仙葩道既然如此怎麼不很像我羅玉英笑道這是預爲姑娘長成後寫生不是現在的面龐仙葩道難道我能如此縹緲好看嗎羅玉英笑道倘然過了五六年以後姑娘沒有這樣縹緲好看我也不成爲一個畫家了仙葩沉吟不語了半晌歎了一口氣道就是這五六年中教人在此荒島之中度這生涯可不寂寞死人要是你去了越覺教人難堪羅玉英聽了一時無言可答只說我們往後常通信便了仙葩道這必定要常通信又說你若是不回去我們倆常在這島中弄船繪畫豈不更好羅玉英搖首答道這是辦不到的事那時他忽動一念想我離此島以後這位姑娘的前途如何想也配與鄰島做一個漁郎之妻罷了似乎有些可惜但是也顧不得許多那仙葩還說你遲幾天回去使我遲幾天寂寞羅玉英道姑娘放心將來於你的身上自有變

化仙葩道。怎麼變化羅玉英道。將來自有人來愛好姑娘伴姑娘的寂寞仙葩道。你又說出笑話來了。我那有什麼麻愛好的人愛好的就是你伴我寂寞的也是你你又要去了教我怎樣羅玉英聽了這話覺得心上一盪轟的臉上紅起來到此竟沒有話可以回答。

第四章

却說瓊林仙葩一向生長在此荒島中也不感受什麼寂寞現在却憂愁起寂寞來了一向離羣寡友也不知道自己教育不設如今忽覺得知識學問欲然不足起來了這都是從羅玉英到了這瓊島以後引惹出來的仙葩常說自己失於教育學問知識深恨不能及人將來處世上必受許多困難羅玉英要想安慰他便勸仙葩讀書他說瞧瞧你家中可有姑娘應讀之書那時在他家中把所有的書籍一檢查都是些古書舊籍僅有歌集兩三種還有點兒用處他先挑出來給與仙葩仙葩道。讀了這書就於我有益處嗎羅玉英道。這那裏就敬待我回去了選擇適當的書籍再送於姑娘罷仙葩道。我將來不知道要成就個怎樣的女子羅玉英道。這是一個難答的問題仙葩道。你說是現今世界上是怎樣的女子最好你給我說了使我心中有個把握看官們要知道羅玉英也是個初出茅廬的少年他

那裏說得出世界女子的標準。不過他是個美術畫家。就他美術家畫家的意思。想來他便向仙葩道。要講學問知識。是必須平日有素養。僅就表面而言。據我的意思。第一是服飾。這服飾中有很大的經濟。要是服飾不相配。便是你絕世美人。也要減却三分顏色。仙葩道。其次呢。羅玉英道。其次是音樂。現在閨秀中。誰人不考究音樂。仙葩道。音樂我還知道一些兒。羅玉英道。實告訴姑娘罷。你這一點兒音樂。實在算不得什麼。要是在都會交際場中。人家就笑你了。這一句話不打緊。把個仙葩姑娘羞得飛紅過耳。羅玉英怕說急了。他不好意思。連忙又接著說道。其次便是那談吐一節。最是要緊。譬如作文章的人。要講修辭學。那說話的人。豈能不講修辭學。要是一個閨秀家。色色俱佳。却只是出言麤鄙。豈不減色。不但此也。而且於各種美術文藝。都要有些門徑。頭頭是道。有如小說戲曲繪畫彫刻之類。也都知道一個普通。并且明白。現在流行的是那一種。自己也要述個意見。這是單講談吐之間。還有種種禮儀酬酢的規矩。還有別樣……羅玉英還不會說完。仙葩早兩手按著臉兒。嚶嚶啜泣起來。說道。別說罷。我實在是一無所知。我實在是一無所知。羅玉英也覺得自己說得太多了。百計安慰。方纔有了笑容。到了晚上。仍舊齊集在老夫人的室中。聽仙葩彈那月琴。老夫人好似瞧著羅玉英。又說道。

你。你。你。你。怎麼。來了。這時。老夫人。用。那。枯。柴。一。般。的。手。腕。揩。著。眼。睛。說。請。你。近。前。些。讓。我。瞧。瞧。你。的。容。顏。仙。葩。聽。了。便。向。羅。玉。英。招。著。手。兒。羅。玉。英。便。趨。近。老。夫。人。前。老。夫。人。用。手。摸。著。道。你。還。丰。姿。如。舊。嗎。你。可。是。哥。江。脫。理。波。君。嗎。仙。葩。又。和。羅。玉。英。做。手。勢。教。他。答。應。羅。玉。英。便。答。應。一。聲。是。却。掌。不。住。要。笑。出。來。老。夫。人。道。哥。江。脫。理。波。君。我。還。沒。有。忘。君。顏。色。我。不。是。看。護。了。你。兩。個。多。月。嗎。這。個。當。兒。那。老。夫。人。說。出。哥。江。脫。理。波。的。名。字。來。誰。也。沒。有。知。道。只。你。瞧。著。我。我。瞧。著。你。停。一。會。兒。老。夫。人。又。道。你。果。然。回。來。了。迴。憶。你。臨。去。的。時。候。原。說。是。再。來。的。我。却。一。心。等。著。你。待。你。再。來。我。可。以。把。那。鱈。魚。皮。袋。交。還。你。咧。羅。玉。英。聽。到。這。裏。方。纔。省。悟。原。來。哥。江。脫。理。波。便。是。當。初。這。一。位。不。幸。的。旅。客。那。老。夫。人。又。續。續。的。說。道。從。前。吾。公。不。該。在。你。暈。絕。的。當。兒。從。你。頸。項。間。竊。取。了。這。個。鱈。魚。皮。袋。後。來。吾。公。沒。了。我。就。想。還。你。這。東。西。裏。面。所。有。珍。寶。一。概。沒。動。自。從。吾。公。做。了。這。一。件。惡。事。以。後。我。家。的。惡。報。應。也。穀。受。了。所。有。男。子。都。已。死。絕。你。快。取。去。這。鱈。魚。皮。袋。罷。這。實。在。是。件。不。祥。之。物。讓。吾。家。免。了。這。災。難。罷。哥。江。脫。理。波。君。我。的。眼。睛。是。瞧。不。大。清。楚。了。耳。朵。却。還。能。聽。你。怎。麼。不。開。一。句。口。呢。那。時。仙。葩。又。向。羅。玉。英。丟。個。眼。色。教。他。說。話。羅。玉。英。便。道。我。今。得。見。你。老。人。家。很。是。喜。歡。老。夫。人。道。是。啊。你。果。然。是。哥。江。脫。

理波君的聲音從前你爲什麼在我家作祟呢羅玉英道決無此事老夫人喜道沒有此事是最好的了從今可以解這怨仇吾家的幸福可以續續而來羅玉英道這個自然深願幸福續續的到尊府上來那老夫人把腰鞠一鞠兒伸出一隻皺皮裹骨的手來道果然如此請哥江脫理波君握一握手羅玉英果然握一握手老夫人道可喜可喜哥江脫理波君已經和我握手從此後災難盡去幸福齊來了當時他非常滿足的態度一回又沉沉睡去了仙葩把月琴置在旁邊笑著向羅玉英道想是你的容顏和從前那名喚哥江脫理波的有些兒相似羅玉英笑道這是你家老祖宗這麼講我又那裏知道仙葩道吾們老祖宗有時也很清醒他也不是全屬囈語或者果真你容貌有些兒相像也未可知那時藍田家的老婦人在旁插言道或者先生是哥江脫理波君的血脈相傳下來也論不定呢羅玉英聽了不禁笑起來道如此說來我果然是哥江脫理波的子孫這個鱗魚皮袋內的東西當然是我的你們可要還我一宿無話到了明天羅玉英便告別離去這個瓊林島回到家中好似心中總有一個仙葩女郎的小影永貯胸中一閉目又宛似他那亭亭倩影立在前連做事情也覺得無精打采他再回到瓊林島罷自己却呵責自己道你這個人太覺黏惹了強制幾天少不得自己忘懷了

不談羅玉英自己去研究他的繪畫。再說仙葩本來在島中獨往獨來。沒有一個伴侶。忽地裏來了一個青年紳士。涉水登山。朝夕相伴。正漸漸的親熱起來。忽然又去了。自覺得冷冷清清。他沒事仍到海邊。在當初迎接羅玉英沙步梨來的地方。向海中眺望。口中唱著一支小曲。這種小曲是島中的島歌。隨口成腔。無甚意味的。又瞧著當初他們小船遭難地方。只見浪花四濺。蒼茫一片。又想到羅玉英說將來自有人來愛好我。伴我的寂寞。試問這愛好我。伴我寂寞的是誰。光陰飄瞥一天一天的又過了十餘天了。有一天那老孩兒到鄰島去買東西回來。經過郵政局前。他們說有一封信。還有個小包。在這裏帶了回去。原來這個瓊林島。從來一張新聞紙也沒有到過。那裏有過什麼信件。如今忽然還有個小包。是寄與瓊林仙葩的。不是羅玉英是誰。老孩兒攜了回來。仙葩見了。早自喜得手舞足蹈。連忙拆了信封。一氣讀下。只覺得短短的信牋中。寫著短短的幾行字。乃是一封疏疏落落。冷冷淡淡的信。劈頭就是瓊林姑娘四個字。他。想。我。和。他。本。來。約。的。是。兄。妹。相。稱。如。今。即。不。兄。妹。相。稱。把。從。前。稱。慣。的。仙。葩。姑。娘。四。字。相。稱。也。使。得。了。怎。麼。呼。我。瓊。林。姑。娘。顯。見。得。生。分。了。再。把。信。展。讀。一。遍。只。見。上。寫。道。

瓊林姑娘慧鑒。前在尊府。荷蒙招待。至以爲感。今奉書籍數種。藉供清暇瀏覽之需。惟希哂納。此後



未審何日尙得與姑娘重晤叙。敬祝健康幸福不一。

仙葩讀了又讀他恨恨的說道我本來不生什麼病誰要他祝我的健康把那信扔在桌子上幾乎要滴下淚來原來那羅玉英寄這一封信時已很費躊躇他自己忖度忖度我和仙葩兩人將來究竟能合與否要是將來終不能合此刻兩地相思却是兩方面的不幸我若發展起來自然終在都會之地若說仙葩是個可愛的人兒但是一個荒島中的小女郎又不曾受十分教育於我於他都無益處不如把這個念頭收拾起了罷千思萬想遂寫出這封冷淡的信來他要教仙葩見了覺得羅玉英無意於他兩人心坎中大家都澹忘了故一個冥鴻飛去不回頭省了許多情海波瀾再瞧那小包之中有種種自修的書類也有是講繪畫的也有是講唱歌的也有是講禮儀交際的那時仙葩也想寫一封回信給他但是如何下筆倒被他一封冷淡的書信拘住了幾次要寫幾次擱筆不到幾天果然在仙葩身上有大變化來了。

第五章

且說仙葩蹉跎蹉跎沒有回信給羅玉英羅玉英倒也心安意適終算這個未了之緣可以了咧誰知

到了明年之春。仙葩的境遇。果然大有變化。原來那九十六歲的老祖宗。竟然去世了。那瓊林家的血統。除了仙葩。沒有別人可憐。這十六歲的小姑娘。在這裏做了一島之主。那老夫人的死去。本來沒什麼病。在前夜還聽仙葩彈月琴。不過彈到中間。喚住了。便道。仙葩。你來聽我。一言。那鱗魚皮袋中的寶物。你一定要交還了。哥江脫利波君。就說了。這幾句。到了明天。晝午。便同睡眠一般的化了。照例由鄰島四個島中的有年紀人。舉行葬禮。他那墓場。就在古王墓相近的一個樹蔭中。那天會葬的人。大家都不覺切切私議。甲道。這是我們五島中第一家舊族。想他的家私。定然不少。乙道。不是說從前有個遭難船。所有珍寶。全搬入他家嗎。丙道。只怕也有限了。俗語說的。坐食山空。這幾年。却也用得不少。乙道。他們也有田產。每年田中收入。除自食外。還有多餘。這先代留下的財產。是一文沒少。丙道。如此說來。那仙葩。可不是個大富豪了嗎。十五六歲的女郎。如何掌管此財產。甲道。就是那財產在那裏。作祟他一代代的男子都死了。所以顧惜自己性命的。也不敢做他的養子了。丙道。教我倒敢一個人遲早終有一死。我若做他們的養子。便把來盡情揮霍。到揮霍完了。死了。也稱個心。不說旁人議論。且談仙葩到底有多少遺產。到了葬禮的明天。那藍田家老婦人。恭恭敬敬。把一束鑰匙。交與仙葩。說這是。

老。祖。宗。長。日。不。離。身。的。現。在。却。交。與。姑。娘。須。收。藏。好。了。這。是。本。郎。的。財。產。所。關。却。是。最。重。要。的。仙。葩。接。在。手。中。好。像。是。一。肩。重。擔。在。身。便。道。你。瞧。見。這。項。財。產。沒。有。那。藍。田。嫗。好。似。十。分。秘。密。慎。重。低。低。的。說。道。姑。娘。這。是。除。了。你。無。人。應。該。知。道。的。他。說。話。之。間。又。四。面。望。了。一。望。悄。悄。的。向。仙。葩。道。老。祖。宗。房。中。的。牀。背。後。有。兩。個。空。屋。子。這。個。屋。子。除。了。老。祖。宗。和。我。誰。也。沒。有。進。去。過。便。是。吾。丈。夫。也。沒。有。到。過。這。地。方。我。也。沒。有。告。訴。過。他。因。爲。是。個。秘。密。地。方。仙。葩。道。爲。甚。如。此。秘。密。藍。田。嫗。道。姑。娘。現。是。這。瓊。林。家。的。主。人。了。不。能。不。告。訴。你。你。到。那。室。中。一。瞧。就。知。道。你。是。個。大。富。豪。那。大。富。豪。三。個。字。刺。入。仙。葩。耳。中。覺。得。分。外。清。澈。便。道。怎。麼。說。我。是。個。大。富。豪。藍。田。嫗。點。頭。稱。是。那。時。仙。葩。把。這。鑰。匙。如。何。用。法。問。清。楚。了。便。自。己。入。這。秘。密。室。中。來。只。見。兩。個。屋。子。是。並。連。的。四。壁。都。嵌。著。壁。櫥。約。有。三。十。餘。具。雖。然。有。窗。僅。通。光。線。恰。在。山。崖。之。上。外。面。是。瞧。不。見。的。上。面。還。橫。著。鐵。棒。再。張。著。厚。幕。非。常。周。密。仙。葩。先。開。第。一。壁。櫥。只。見。裏。面。都。是。些。古。刀。古。鎗。約。有。幾。十。柄。都。是。斑。駁。陸。離。鏽。蝕。不。堪。他。心。中。暗。笑。道。難。道。這。些。東。西。就。算。是。財。產。嗎。又。想。或。者。好。古。家。見。之。說。是。古。代。的。珍。品。值。幾。個。錢。也。未。可。知。一。直。開。到。第。五。壁。櫥。都。是。武。器。之。類。從。第。六。壁。櫥。開。至。第。十。五。壁。櫥。却。是。些。器。皿。盃。鉢。燭。臺。等。件。也。有。銅。製。的。也。有。銀。製。的。在。

仙葩眼中以爲那銀製的便是貴重之品了。其中還有幾個銀小箱。仙葩見了更是歡喜。第十六十七以及第十八十九的壁櫥中都是古代的衣服。古代織物第二十至二十五的壁櫥中都是繪畫之類。第二十六至二十九的壁櫥中在仙葩的眼中也不見什麼珍貴。看是些古瓦磁器。大小的古鐘表。石像銅像等等。仙葩暗想這分明好似一個博物館。在我瞧他。不甚珍貴。或者經好古的人檢定了也。值巨萬。直開到第三十壁櫥。只見裏面有兩個大抽斗。仙葩抽出來一瞧。却見裏面有無數的帆布袋。都用線繫住了。口仙葩暗暗想。這又是個什麼撈什子。提起一個帆布囊來。但覺得沈甸甸的。不知其中何物。那屋子的中央有個桌子。仙葩在那桌子上解去縛口的線子。細一瞧。不覺喫驚。原來都是那古代的金幣。這時仙葩方覺得自己是大富豪的話兒。有些應驗了。芳心不免倒突突跳個不止。取了一枚。擲在桌子上。果然是個金聲。暗暗想。我可怎麼樣呢。不如先把他數一數罷。原來仙葩若有普通的知識。便知道這種金幣在英王迦士第一世以及迦士第二世迦士第三世這三代。直至一千八百十六年。還鑄造這種金幣。在他先祖經長期戰。卽所謂大陸之戰爭的當兒。很多儲藏這種金幣。名喚開尼一開尼足。當十圓金幣。但也有後鑄的十圓金幣。混雜在內。當時仙葩一數。總共五百枚。再檢



查○第○二○袋○也○是○五○百○枚○瞧○去○是○每○袋○五○百○枚○老○祖○宗○在○日○早○已○分○配○好○了○的○仙○葩○一○袋○袋○取○出○總○共○一○數○却○有○四○十○袋○計○算○每○袋○五○千○圓○便○是○二○十○萬○圓○這○算○不○得○一○個○富○豪○嗎○因○想○這○還○是○一○個○抽○斗○第○二○個○抽○斗○也○是○如○此○便○成○了○四○十○萬○圓○他○那○時○便○抽○出○第○二○個○抽○斗○來○誰○知○一○眼○便○瞧○見○那○古○舊○的○鱈○魚○皮○袋○因○想○這○不○是○老○祖○宗○常○常○誠○的○要○還○那○哥○江○脫○利○波○的○嗎○再○瞧○那○鱈○魚○皮○袋○上○裝○著○一○條○皮○帶○預○備○掛○在○頭○頸○裏○的○他○又○想○起○老○祖○宗○的○話○不○差○不○是○這○位○旅○客○非○常○鄭○重○掛○在○自○己○的○頸○項○裏○溺○水○的○時○候○還○抱○在○胸○前○老○祖○宗○臨○死○的○前○一○夜○尙○吩○咐○必○要○還○了○原○主○我○必○定○依○了○老○祖○宗○之○言○將○這○個○鱈○魚○皮○袋○原○封○不○動○的○還○了○哥○江○脫○利○波○呢○只○是○這○人○此○刻○到○底○在○那○裏○呢○仙○葩○瞧○瞧○這○鱈○魚○皮○袋○內○却○是○何○物○打○開○來○看○時○裏○面○還○有○個○紗○巾○裹○著○這○紗○巾○經○了○年○月○自○然○是○陳○舊○不○堪○了○把○紗○巾○解○開○却○見○無○數○的○小○石○和○一○枚○紙○摺○那○小○石○不○過○帶○一○些○紅○色○無○甚○珍○貴○從○仙○葩○的○眼○光○中○瞧○去○和○瓊○林○島○海○濱○淺○灘○上○所○產○的○紅○色○石○卵○也○沒○相○上○下○就○中○大○的○約○有○直○徑○七○八○分○小○的○纔○如○小○指○一○般○大○小○仙○葩○拈○了○一○塊○在○手○中○道○這○算○是○個○至○寶○嗎○再○瞧○那○紙○面○上○的○文○字○無○如○年○深○月○久○又○經○過○海○水○一○浸○早○已○破○爛○漶○滅○一○片○糝○糊○不○能○細○讀○了○仙○葩○把○這○紙○片○拼○湊○起○來○却○是○殘○斷○不○全○的○文○字○那○瞧○得○見○的○字○句○道

此寶石……我之忠勤……國王……所以賜余也……其大者有……○○○○圓之價值……
…余以血……可貴……第二之大者……鑛之產出是亦余正直……結果……
小者……

一枚一萬……以上……必……余傳之子孫……月……哥江脫利……

總計……圓以上……

仙葩纔想到怎麼有如此的巨價。必然是個未琢磨的紅寶石。一回兒又想到這是他人之物。不過暫寄在這裏。日後原要還他們的。依然用紗巾裹好裝在鱈魚袋裏。仙葩遇見這可驚可愕之事。不覺頭腦中有混雜之感。便走到窗前。把窗幕略挑開些兒。望一望海景。覺得心中定一定兒。再把幕下了。要想把鱈魚皮袋安放原處。却見那個拙斗裏。果然也有帆布囊一數。恰是四十個。分明四十萬金圓的財產。是定了。看官們要知道黃金一物。有變化人氣質的勢力。這時仙葩便想到我有這樣的家產。豈不是個貴家女子。但是我可能有這資格。做那貴家女子嗎。不免又想起羅玉英之言。我若依然是個荒島女子。要這財產也何用。可知道世界中人。沒有這黃金。倒也罷了。有了這黃金。第一就要講那使用之法。當時仙葩仍舊把八十個帆布囊和一個鱈魚皮袋。歸回原處。退出屋子來。那藍田嫗早已等

著。便輕輕的問道。姑娘都見了嗎。仙葩也低低的答應道。都見了。藍田嫗道。很大的財產。仙葩點頭道。果然很大的財產。他那時覺得心中不安之念。油然而起。便道。究竟有了這極大的財產。是好事呢。還是惡事。藍田嫗道。這話我不敢說。若說是惡事呢。從來富貴是有福之人享受。那能說他是惡事。若說是好事呢。就把我們家而言。決計不是好事。并且聖經上說的。富者入天國。譬如牽了駱駝。追針孔。仙葩道。這是怎麼講。藍田嫗道。甚言其難。仙葩道。既如此說。我寧可捨了這財產。不然天國沒有我的分了。藍田嫗道。這又不是那麼講。天與不取。又必定有罰的。惟順乎自然而行。這也是應該的。那時仙葩輾轉思量。他想要怎麼樣。纔配有這個大財產。第一是教育。上不穀。我此身要到貴婦人交際社會上去。使一動不能動了。因想如今可怎樣的下手呢。除非羅玉英再到這島中來。可以詳細的問他。但是他一去後。音信杳然。如何是好。仙葩躊躇了幾天。到末後。便毅然決然的定了個主義。說一定出了這個島。到都會之地。增進他的教育去。仙葩主意已定。便到鄰島去。求那教堂中一個牧師。託他指導。那牧師却很表同情。說我有一個好友。在倫敦當律師的那人。交際甚廣。爲人也很熱心。我寫一封介紹信。你去託他罷。仙葩攜著牧師介紹信。便到倫敦。從此遨遊各大都會。一轉瞬間。已經了五年。

第六章

自此以後仙葩姑娘便離開了瓊林島擺脫了荒島生涯投進了都市社會了做書的這一枝筆原是隨著他走的從此也不談瓊林島事要講都會中事了且說倫敦地方也有一家姓瓊林的是仙葩家的遠族在幾代以前做了個海軍士官便從島中遷移出來住向倫敦去了累積勳功贈爲男爵歷世相傳倒也有些名譽有些財產在中等交際社會中可也占些勢力且說今天那家的一位夫人和他一位二十三歲的女兒喚做靜芬的母女兩人正坐在客室中談論靜芬道瓊林仙葩這名氏倒好聽不過據我們先祖說住在島中的人都是貧困的人呢他母親道那柯遜律師不是說他很有身家很覺體面的嗎別的罷了那柯遜律師是決計不會哄人的怎麼此刻還不進來嗎正說著那侍女早已引領著柯遜律師進來只見那柯遜律師年約六十餘歲鬚髮蒼然一見就覺得是個尊敬而又和藹之人寒暄已畢他們母女兩人不免就問起瓊林仙葩之事老律師呵呵的笑道若說這位姑娘我竟同做了他保護人一般所有財產一切也由我監理因爲他婚期近了所以必須開交際之道引他到那貴婦人交際社會上來咧靜芬道這位荒島中姑娘也受過高等教育嗎老律師道豈但高等教育

他所從的直是世界第一流的教師。夫人道在那裏老律師屈指數道意大利維也納巴黎倫敦。夫人驚異道。如此的廣遊嗎。老律師道。他到一處地方都不是尋常的學校。有特別的保護人。從特別的師長。而且這位姑娘又不分晝夜非常勤懇。所以沒有一處不得著最優等的成績。夫人道。吾們瓊林家。有如此出秀的人物。我也安心了。老律師道。他上月還在巴黎在某貴夫人的邸第中做客。一個月前纔回到倫敦。因為不便住在旅館中。所以急急的賃借第宅。雇用侍女聘請陪伴的人。忙忙碌碌。直到如今。粗有眉目。所以到今天方纔把他介紹到交際社會中來。他母女兩人聽了。更是驚喜。停了會兒。侍女來報客到了。原來這裏的主人瓊林男爵引著仙葩姑娘和仙葩新聘請的一個伴娘一同進來。他們母女二人起立歡迎。只見他姿勢態度以及衣服裝飾。全是大家風範。絕無一毫可議之處。本來呢。這五年功夫的進步。豈是尋常還記得五年前羅玉英給仙葩所繪畫的理想畫。現在差不多要突過這畫中美麗。至於衣服一層。他還守著羅玉英的教訓。羅玉英不是說第一是服裝的考究嗎。他所以特別注意。華而不眩。素而不樸。要恰當他的地位。他那時頭上還戴著古王妃的金環。身上雖穿那烟霧般的薄絹。却配那古代的錦繡。這個是貴族家的姑娘。還帶著舊家的風味。不似這般暴發富

戶的樣子。靜芬母女是久在交際社會中所見甚廣。覺得這位姑娘模樣相稱。惟美中稍有不。足的就。是他的那位伴娘說他的來歷。也是有人薦於柯遜律師處的身。上還穿著第二期的喪服。是一個夫。死未久的未亡人。年紀約在二十五六歲。生得也美麗非常。那時靜芬和仙葩。敍禮已畢。回頭見了這。伴娘不覺失聲道。這。不是楚芳姊姊嗎。楚芳道。是我原說是靜芬姊姊。我們從學校中分袂以來。已經有七年不見了。靜芬道。楚芳姊姊你穿的誰人喪服。啊。楚芳道。我已嫁了吾丈夫。姓饒。不幸於去年。見背了。說著盈盈欲淚。原來他和靜芬。七年前在學校中是個同級生。畢業以後。不曾見過。面。那靜芬却隱隱聽得人說他回家以後。曾經做過女優。要是如此。這個人做那清潔無垢的閨秀。家伴娘。却有些兒不適當。停一會兒。便進晚餐。這一次晚餐。只有男爵的同志三人。席間談話。論起輩分來。方知靜芬和仙葩。實是個從堂姊妹。晚餐已畢。便開招待音樂會。那時許多賓客。已有續續來的。男爵却和仙葩說道。今夜的賓客中。有一位大大天才的人。我來介紹與姑娘。仙葩心中一怔。想什麼喚做天才。當初羅玉英不是個天才嗎。便道。怎樣的天才。男爵道。不講別的就只他那繪畫名高。一時仙葩聽了。不覺臉上一紅。心想。這定是羅玉英無疑了。男爵又道。他那繪畫聽說專畫海景。畫的海中波浪。真能繪

聲繪影仙葩正要問他是誰那男爵早匆匆的去了今天的音樂會一半也和談話會鬚髯各方面的紳士貴婦人來者共有七十人這裏頭有一位從德國回來的某大家是個特客彈得一手好琴那男爵又勸仙葩奏那槐哀陞令和這一位大家合奏覺得仙葩的音樂果然超妙出塵大家都鼓掌稱善而且姿勢也好數曲以後仙葩還彈那幼時所彈的月琴奏那鳥歌一節大家覺得有輕快之感奏樂已畢那男爵向著仙葩道姑娘我剛纔和你說的有一位大天才我如今來介紹與你仙葩暗暗想他五年不見還丰姿如舊嗎他說我變化我如今已非島中女子這次相見正不知爲喜爲羞仙葩那時芳心突突宛如勇士初臨戰場一般跟隨男爵到了一處男爵便介紹一位紳士子細一瞧阿呀並不是羅玉英年約三十餘歲喚做江南田的便是仙葩至此不免倒抽了一口氣男爵又在旁說明道這位江南田君是個當今的文藝家又是個詩人又是個畫家沒有一件不是上乘在倫敦中沒有第二個人柯遜老律師也在旁湊趣道又是詩人又是文藝家又是畫家江南田君可不是三重的天才這時仙葩早目瞪口呆他想羅玉英僅於畫中得天才之名可已是不容易他竟是三種的天才豈不可異那時江南田又向著仙葩道剛纔恭聆女士的妙奏非常敬服鄙人和柯遜老律師却是一向認得



的那柯遜先生還是我法學上的老前輩咧。仙葩一想奇了。如此說來。他又是法律上的天才了。那江南田又道。雖說是老前輩。其實和師長一般。前天聽說女士要請一位年輕的伴侶。是小可把饒楚芳夫人推薦過來的。仙葩道。楚芳夫人是先生相熟的嗎。江南田道。這是我亡友的夫人。不幸我友早世。他夫人做了個戚戚之孀。是我勸他出在外。面亦可以散散心。要是做女士的伴侶。可算得最爲適當。仙葩道。可不是嗎。我是一切信託柯遜老律師的他選擇下的人。還有怎麼說嗎。那時江南田便和仙葩對面坐下。漸漸談到那各種藝術上去。仙葩一向是尊敬天才。所以洗耳恭聽。那人倒也滔滔不竭。但是他的語調。宛如教師訓誨他自己的學生一般。仙葩就似在五年中讀教科書。髣髴他暗想。那天才難道也有種種不同。大概此人的天才和羅玉英的天才性質不同。羅玉英的天才出於自然。爲甚麼聽了這人的言語。使人有迫壓之感。好似只有他說話沒有人家說話的餘地。羅玉英不是如此。聽了他的言語。教人很有興味。自然而然的啟發不少。停了會兒。仙葩便離開此地。再到一個地方。只見有一位紳士。面熟得很。仙葩驀然間想起了。便呼道。這不是沙步梨先生嗎。沙步梨回頭來作驚訝狀。道。不差。小可便是沙步梨。仙葩笑道。先生難道不認得我嗎。五年前瓊林島的仙葩先生。可還記

得嗎。沙步梨端相一同道。阿呀。姑娘長成得如此美麗。果然不認得了。原來那沙步梨身段雖仍舊如此。低矮那名譽却已大高。在新進批評家中。却有多少的重望。而於戲劇的批評上。尤其所長。近年來交際更廣。現在也不是獨身了。已娶了一位美麗的沙夫人。沙步梨道。我真是健忘。姑娘還是我救援的恩人。五年相別。竟不認識了。那仙葩聽了江南田的訓話。正苦繁重。現在忽聽得沙步梨輕快的言論。覺得心中一爽。便問道。沙步梨。君你知道羅玉英的消息嗎。沙步梨這時還沒有回答。見他頭上戴著古王妃的金環。還記得五年前古墓旁之事。知道仙葩心中記著羅玉英。沙步梨正猶豫間。仙葩又逼著問道。羅玉英現在那裏。沙步梨含糊的答道。我也不甚知道。他在那裏。仙葩道。這又奇了。你們兩人不是最親熱的朋友嗎。怎麼先生還不知道他住址呢。沙步梨道。自從在瓊林島回來以後。數年來我們也不大通音問了。仙葩聽了。早是意興索然。原來他的意想以為這五年中以羅玉英這樣繪畫的天才。必定在倫敦大大的發展。無論何人都知其名。就是交際場中。這樣新進的天才。畫家。寧有不。到之理。所以今夜他滿心以為可以遇見他。誰知大家稱讚天才的。却換個江南田。那羅玉英連他至好的朋友也。不知他在那裏。豈不教人大大失望。沙步梨也聽得出仙葩失望的情狀。便安慰他道。羅

玉英的住址我可以探聽出來再告訴姑娘罷仙葩也無可奈何只得託他探訪而別

第七章

却說倫敦聖迦士惠脫街有個精妙的畫室構造得十分明軒大家說這是一位藝術成功家所居要不是成功家怎能住得這樣體面的屋子這便是江南田的畫室了一面壁上懸掛著他小兒時節和現今時代的兩架小像下面便是當世流行的東洋古代武器有那印度的大斧見之可怕江南田這個屋宇亦算畫室亦算書齋在那北窗之下有個畫臺把白布遮著傍邊有個小桌子安著畫筆繪具之類那一方面另外有個大書桌背後還有個書架有許多新舊書籍在內那裏除了常常產出大傑作的繪畫之外還有一種雜誌一星期發行一次也是由他主任常常有評論詩詞小話之類署著他的名兒登載其上大家都喜歡讀他的文字愛他的東西的人便稱爲三重的天才又稱爲當今第一才子他平日在書室中還有件事也極爲忙碌常常在那裏謄清稿件及至謄清了又往往用朱筆塗改安放在抽斗之中再到那北窗之下的畫臺邊把白布除去現出那得意的畫來原來這一幅畫的是海景波痕縹緲海國羣飛却有一葉扁舟中坐著個十五六歲的女郎在那裏蕩槳他自己瞧著這

畫又稱讚道傑作傑作那一天他又在畫室中讚賞此畫一個閨人進來說道羅玉英請見話猶未畢只見悄悄走進一人看官們你道這羅玉英還是五年前的氣概嗎豈知今非昔比了原來世界上最是那英雄豪傑者惟有這窮之一字凡是窮的人都要自己掩飾他的窮可沒有知道愈掩飾而其窮愈顯人到了窮時到處顯露窮相容顏也憔悴了言語也寒酸了甚至一冠一履無不掛出個窮的招牌來現在那走進來的羅玉英頭上帽子已開花足下皮鞭已脫底倘有人問江南田閣下的畫室中何以有這樣落魄的人出入他却有絕妙的回答說我是個成功的藝術家如何可以便與失敗的同學友絕交人家聽得這話又深贊江南田的爲人厚道那時羅玉英到了畫室中走近畫臺却忘其所以不覺發歎道這幅畫張在我那老鼠窠一般大小的畫室中不見得怎麼樣現在送到這寬廣明敞的畫室我自己瞧瞧還算不差江南田聽了便呵止道羅玉英你說什麼羅玉英恨恨道此刻又沒有外人在這裏難道我自己賞鑑賞鑑也不許嗎江南田道你賞鑑儘管賞鑑爲甚的只管自言自語要是洩漏了秘密你自己失了餬口之方羅玉英却似沒有聽得便道如此傑作自己却不得一署名兒人家只知道江南田的名兒咳江南田君這四年來的契約我的名譽犧牲不少江南田淡淡的說

道現在也不用講這話了。羅玉英自己恨著自己道：我真是個愚人。我真是個愚人。江南田道：你別自己滿意。可知道凡是創作都不容易出名。這幅畫用了江南田的名字，大家說是天才。天才要是用了你羅玉英的名字，也沒有人顧問了。羅玉英憤然道：試問你是怎樣的出名的？可不是把人家的繪畫署了你自己名兒嗎？江南田道：不署我的姓名，如何有信用，能得高價呢？羅玉英怒道：我難道無信用嗎？你的信用從那裏來的？江南田知道羅玉英怒了他，却有個解怒的方法，這也是他一個秘訣。只要贊他的繪畫好，他自然而然便怒氣消解。當時他便立近這幅畫前道：說雖如此，說這畫委實是幅好畫。我有時靜立在這幅畫前，覺得天風浪浪，海水蒼蒼，真似有海風吹來一般。羅玉英聽了，立時笑逐顏開道：你到底是個識貨人兒。這畫我也自以為是生平得意之作，咱們同站在這畫前，再去瞧瞧。江南田道：今天請君來，非為別事。那人家要購買此畫，必定有多少的質問。這個海景，却是何處的景色。羅玉英道：真價值不必一定要說。出在那裏，請你隨意回答罷。江南田道：我想是西南的海邊。羅玉英道：西南的海邊也好。那時江南田怕再觸怒羅玉英，便不敢再說什麼。羅玉英却拽一個椅子對畫而坐。沉思一回，歎息一回，暗暗想道：我的幸福大概都分與那畫中女郎了。當初在島中和他說，不是自

謂將大發展的嗎。誰知到了今日繪畫一件未賣出一場大病臥倒在旅館中借貸度日又爲寓主人迫逐不得已和江南田訂了這個契約誰知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却套進了他的圈兒從此後自己一年年雖有傑作也被他人所攘真是爲他人作嫁豈不可恨他自言自語了半天歎的立起身來行至江南田之前道從今後我再不畫了從今後我再不畫了揚長的走去江南田慌忙攔住道你不可過於魯莽失却了利益羅玉英道我如今自己尋思太覺冤了江南田道你別這樣罷待此畫成交脫手後我分給你一千圓便了那時羅玉英憤憤的去了他那老閹人又蹣手蹣脚的進來道柳笛孃來了江南田道請他進來只見那柳笛孃年約二十四五歲瘦小身材生得眼圓額突身上衣服非但樸陋而且帶著垢污宛如田舍中一個女學生今天到那當世第一流的大家之前未免身分不大相稱他見了江南田便恭恭敬敬呈上一冊薄薄的詩稿道幾首小詩請先生瞧瞧可用得用不得江南田披覽一過道好好我也沒功夫做這個東西且留在這裏做雜誌的材料罷說著又取出一紙五圓的鈔票授與柳笛孃柳笛孃取在手中歎了一口氣道這酬金未免太薄了先生可知道我有個阿兄是個傷兵一足已經沒有怪可憐的嗎江南田道我自知道不用你說但是你家哥哥不是說新編一套戲

曲久經執筆還沒有脫稿嗎柳笛孃道這是吾兄精心結撰之作到了昨天方纔漸漸的騰清出來但是我們又不認得劇社主人他們又不知道我將來如何行世我們還不知道咧江南田聽了眼睛裏放出火來恨不得立刻把他稿子收來據爲己用便道請你把清稿送來讓我一看究竟能行世不能行世我先來給你們決一決如何柳笛孃道感謝盛情吾兄聽得了必然歡喜說著好像還有別的話要說却不就去江南田道姑娘還有什麼話講嗎柳笛孃躊躇了一回兒說道見雜誌上的廣告不是新編成了有一冊詩集嗎江南田道有的有的就是那(新藝術)上所登載的集成一冊重新印過姑娘要時可以奉贈一冊說著取出一冊裝訂美麗的小冊子來封面用金字印成南田詩集四個字柳笛孃取在手中翻過幾葉只見其中所載都是自己的詩不覺臉上一紅說道阿呀這不都是我的詩嗎江南田道當時不是和姑娘會有個契約的嗎我既出了稿價便是我的物了我的雜誌上所登載的自

然也可署我的名字柳笛孃道雖然如此但是照這個樣子不但欺世而且內疚於心江南田道這有什麼內疚於心從前和你有過契約的守正直的契約便是正直的人柳笛孃道這事不必提了往後請先生刻詩稿時若是拙作還是用賤名罷江南田道但是姑娘要想你是得過稿價的柳笛孃道照例讓去

版。權。却。沒。有。讓。去。著。作。權。江。南。田。道。這。都。是。平。常。歌。詠。以。後。姑。娘。倘。有。傑。作。足。以。增。進。姑。娘。名。譽。的。我。無。論。詩。集。雜。誌。必。用。姑。娘。的。大。名。笛。孃。聽。了。便。也。心。滿。意。足。而。去。笛。孃。去。了。還。有。個。第。三。犧。牲。的。來。了。這。一。位。却。和。前。兩。位。大。不。相。同。了。是。位。五。十。多。年。紀。白。白。胖。胖。的。貴。婦。人。一。切。身。家。名。譽。信。用。都。不。低。微。交。際。場。中。也。頗。有。聲。望。口。才。禮。貌。色。色。都。全。的。一。位。唐。奇。夫。人。那。夫。人。在。書。室。外。面。一。路。嚷。著。進。來。說。江。南。田。君。昨。天。謝。謝。你。送。來。的。詩。稿。你。這。個。詩。才。實。在。教。人。佩。服。那。女。兒。家。的。感。情。怎。麼。都。被。你。男。子。家。曲。曲。傳。來。真。是。才。人。之。筆。無。所。不。包。江。南。田。道。唐。奇。夫。人。你。可。知。道。近。來。我。頗。有。意。於。戲。曲。我。願。以。此。問。世。博。世。人。之。批。評。唐。奇。夫。人。道。戲。曲。嗎。你。是。個。天。才。必。然。爲。世。人。稱。賞。江。南。田。君。我。前。天。寄。稿。中。的。小。說。最。好。別。教。人。知。道。是。我。所。做。因。爲。這。都。是。上。流。社。會。的。實。話。要。我。翻。出。記。事。簿。來。地。名。人。物。都。有。考。據。但。是。我。却。不。便。出。面。江。南。田。道。夫。人。放。心。署。我。的。名。便。是。了。我。決。不。洩。漏。秘。密。呢。

第八章

那。時。候。又。是。初。冬。天。氣。了。西。風。漸。緊。人。家。都。閉。戶。擁。爐。而。坐。那。瓊。林。仙。葩。的。伴。娘。饒。楚。芳。在。暖。室。中。把。一。冊。讀。殘。的。法。國。小。說。攤。在。膝。上。傍。著。火。爐。沉。沉。睡。去。了。侍。女。在。外。面。取。了。一。紙。名。刺。進。來。楚。芳。見。是。

江南田便道就請他到這屋子裏來罷。侍女出去他立起身來把頭髮掠一掠整齊衣服撫一撫皺痕。江南田早已進來向四邊望了一望便低低的說道怎麼你一個人在這裏楚芳道此地清靜得很常常我一個人在這裏你要是怕有人進來把門鎖了便是江南田果真把門下了栓又麤向楚芳傍邊道你在這裏還舒服嗎楚芳道在這裏還有什麼不舒服的不過令人悶損罷了還有一件說什麼饒氏未亡人這個名目可不是弄得我非驢非馬我僅僅兩三年來研究這舞台生活究竟還沒有老練咧江南田道你的辛苦我都知道你算是竭力幫我的我且問你前天託你探的他那財產大約有多少楚芳道前日聽得柯遜律師的報告說五年前還有四十萬金圓留在島中咧江南田道阿呀四十萬金圓可不是個鉅數嗎楚芳道你驚惶什麼他的金幣却是古代之物到如今都增了價說四十萬其實還不止四十萬咧江南田道這金幣在那裏楚芳道聽說已存在銀行這五年中的利息又加了十萬圓這還不算什麼此外還有古代的寶物甚多據柯遜律師說他的財產確在四百萬圓以上江南田道你和他還合式嗎楚芳道這也沒有什麼合式不合式不過我和他的氣質却是全然不同江南田道沒法兒也只好你遷就委曲些兒楚芳道這個自然但是他凡屬一舉一動屋內之裝



飾。衣。服。之。選。擇。都。和。我。意。思。不。同。我。使。勸。他。他。也。不。依。江。南。田。道。大。凡。初。到。交。際。社。會。上。來。的。姑。娘。們。件。件。都。喜。新。奇。你。把。這。個。引。導。他。他。便。喜。歡。了。楚。芳。搖。手。道。就。只。一。件。便。大。差。了。別。的。姑。娘。或。者。如。此。這。一。位。姑。娘。脾。氣。古。怪。並。不。如。此。要。是。喜。歡。新。奇。實。在。我。的。思。想。也。並。不。舊。啊。江。南。田。道。他。一。天。到。晚。做。些。什。麼。事。楚。芳。道。他。很。用。功。勤。學。江。南。田。道。你。也。教。教。他。嗎。楚。芳。道。他。還。要。我。教。嗎。他。自。然。比。我。好。咧。江。南。田。道。他。用。功。些。什。麼。楚。芳。道。大。概。把。從。前。所。學。者。練。習。練。習。如。繪。畫。音。樂。外。國。語。之。類。最。可。驚。的。是。他。於。意。國。語。法。國。語。德。國。語。都。說。得。很。好。近。來。他。又。在。那。裏。研。究。做。詩。我。想。詩。畫。兩。事。你。不。是。都。有。天。才。的。名。嗎。你。若。能。教。他。必。然。教。他。歡。喜。江。南。田。道。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我。向。來。不。收。門。弟。子。的。楚。芳。道。前。天。他。不。是。在。新。聞。紙。上。登。過。廣。告。的。嗎。要。延。請。一。位。學。詩。的。教。師。每。日。應。募。來。者。可。也。不。少。都。覺。得。不。適。當。後。來。却。來。了。一。位。好。似。鄉。下。女。學。生。一。般。的。人。却。能。卽。席。賦。詩。而。且。詩。才。敏。捷。他。很。得。意。便。約。定。了。從。此。天。天。到。這。裏。來。這。個。女。子。眼。圓。額。突。我。見。了。覺。得。惹。厭。他。却。十。分。投。合。除。了。教。詩。的。時。間。還。留。他。在。這。裏。今。天。又。是。同。他。到。不。知。那。一。處。的。美。術。館。去。了。那。楚。芳。這。樣。講。江。南。田。道。却。並。沒。留。意。因。爲。他。的。心。却。只。注。意。在。仙。葩。的。家。產。上。又。皺。著。眉。頭。道。這。倒。難。了。你。和。仙。葩。兩。人。氣。質。又。不。相。合。一。

方面我的事情却又切迫得很楚芳道是什麼事情江南田道無非都爲的是錢現在我入不敷出漸入窘鄉楚芳你要和我想個法子倘能向仙葩借得一項款子我就感謝你不盡咧楚芳道你的費用也太大了想你平日揮霍過於貴族豈不能自己節省些嗎江南田道揮霍慣的人節省不得是信用的關係楚芳道無論如何我終不信你可入窘鄉你的畫不是大名鼎鼎嗎你只一幅畫也值了數千圓這都出於你腕下啊看官們要知道江南田果然自己能畫而且有如此價值何至愁窮無奈他是乞諸其鄰而與之他的一雙妙腕寄在羅玉英的身上他究竟覺得不自由如今只得說道我的畫要算達那以來第一的畫家我既有這名譽須得興到捉筆豈可輕於下管楚芳道我從前認識幾個畫師他們可不是靠著餬口的嗎江南田老你把這一班畫工和我相提並論可就不對了楚芳道還有一件你不是交際很廣的嗎要是和貴族夫人輩畫一幅肖像畫可不也有極大的報酬嗎原來那肖像畫是江南田一種絕對的禁物他說肖像畫和照相一樣只可算一種工藝並非美術他盛倡此論其實別的可假那肖像畫倒不能作假咧現在楚芳勸他作肖像畫他道寧可窮死也不願做這工藝品的製作咧楚芳道你只逼著我教我怎樣開得出口呢江南田道這是要用言語動他第一你要極

稱贊我是個天才。凡是才人終愛惜才人。這便是惺惺惜惺惺之意。以後你便進一層說。世界上的才人。却於金錢不大注意。尚陷於困阨之境。幸虧有種鉅家閨秀。常常保護他。獎勵他。使他不致入於窘鄉。這也是那種貴婦人的一種名譽。隨後又說他。這個名譽應該捷足先得。不要被人家奪了去。楚芳道。他不答應。便如何。江南田道。我想用這些話說他。他未必不答應。再不然。便用利益誘他。勸他入雜誌的資本。金楚芳道。你究竟缺多少。是一千圓。還是二千圓。江南田道。三萬五千圓不成。三萬圓是萬不可少的了。楚芳道。阿呀。如此鉅款。江南田道在你驚爲鉅款。要是在仙葩不過九牛一毛。況且以我的聲價。也不能少說。楚芳搖首道。這事我恐難於效勞。江南田道。你難道不肯幫我忙嗎。楚芳道。不是不帮你忙。我實羞於啓齒。江南田道。好好。你不說我自己也可以說。我以區區江南田的才調。與名譽怕弄不到三四萬金。我便是要和閨秀中那一位結婚。只銷一個月的功夫。怕不成功。要是有子夫婦的約束。別說是三四萬金。三四十萬金也如取如攜。咧。楚芳聽了發急道。你別如此待我。想想江南田道。我是向不肯負人的。不然我難道不能運動和瓊林仙葩訂婚嗎。你要知道我的意思。看官們要知道。在饒楚芳的眼中。以爲江南田真是世界第一才子。無論名門閨秀。沒有個不喜歡愛好他的。幸虧

我。是。足。先。得。如。何。可。以。生。生。的。放。棄。了。尋。思。了。半。晌。歎。的。立。起。來。雙。手。握。著。江。南。田。的。手。道。我。說。我。說。江。南。田。道。如。此。就。是。了。我。們。兩。人。如。此。相。愛。難。道。區。區。小。事。你。還。不。肯。幫。我。的。忙。嗎。楚。芳。道。我。給。你。出。力。只。怕。你。金。錢。到。手。又。把。人。丟。在。腦。後。了。江。南。田。道。那。有。此。理。此。刻。教。你。暫。屈。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此。事。成。後。我。便。立。刻。把。江。南。田。夫。人。的。名。義。發。表。世。間。從。此。雙。棲。共。宿。永。不。分。離。楚。芳。道。只。怕。你。的。話。兒。有。些。不。大。靠。得。住。江。南。田。道。這。樣。大。事。我。却。一。點。兒。不。含。糊。你。只。想。你。自。己。在。五。年。前。你。家。可。不。也。是。一。個。富。家。誰。知。你。父。親。突。然。破。產。你。們。一。家。直。沉。入。悲。苦。之。淵。要。是。在。別。一。個。薄。情。男。子。早。和。你。解。了。婚。約。了。我。却。還。是。愛。你。這。便。是。個。證。據。楚。芳。道。不。過。這。個。婚。約。也。是。秘。密。的。婚。約。當。初。我。當。女。優。時。所。得。之。金。也。都。是。你。用。去。你。怎。麼。不。說。了。江。南。田。呵。呵。的。笑。道。婚。約。雖。然。秘。密。一。旦。披。露。了。立。刻。便。是。江。南。田。之。妻。何。等。榮。耀。楚。芳。聽。了。早。是。低。頭。不。語。恰。巧。仙。葩。和。柳。笛。孃。回。來。了。兩。人。一。路。說。笑。到。他。自。己。的。屋。子。中。去。仙。葩。道。今。夜。請。同。令。兄。偕。往。聽。聽。我。的。音。樂。如。何。笛。孃。道。家。兄。最。好。的。是。音。樂。必。然。同。去。笛。孃。去。後。那。仙。葩。便。到。饒。楚。芳。的。屋。子。裏。來。楚。芳。正。想。如。何。的。替。江。南。田。揄。揚。纔。進。得。港。去。仙。葩。一。進。門。便。問。我。出。去。了。有。一。位。沙。步。梨。先。生。曾。來。見。訪。沒。有。楚。芳。道。那。一。位。沙。步。梨。不。是。個。少。年。文。學。家。嗎。

我認識他常和他夫人同出入的。仙葩道：我要探聽一個舊友的住址，曾託他的楚芳道：只恐未必就能探得。剛纔江南田君來過，他很欽慕姑娘，那江南田是個倫敦有名天才，得他贊賞，可是不容易的。他又極稱讚姑娘的音樂，說要常到這裏和姑娘做個文藝上討論之友。仙葩道：江南田有天才之名嗎？楚芳道：姑娘還沒聽得交際場中的口碑嗎？似江南田這般的天才，除了他世間實無第二人了。仙葩道：我便不是這般想，我想天才是儘有的，不過隱沒在那裏，無人知道，好似空谷幽蘭，雖沒人稱賞，他也自吐馨逸。咧楚芳道：這是姑娘理想中的話兒，從來世界有才的人，那有不露才之理，露了才自然得名。自古才人都成名，士豈有天既生才，使他湮沒無聞，就罷了不成？仙葩聽了，心中一動，暗想：既然如此，怎麼羅玉英連個住址人家都不知道呢？楚芳道：世上的天才也有幾等，不過似江南田這樣的人，確是真正的天才。正說時，有個侍女託著一個名刺進來，授於仙葩。楚芳正要鋪張揚厲的說下去，却無端被他打斷了。仙葩瞧那名刺，上是沙步梨三字，使立刻出來到迴廊下迎接，還似和往日待舊友一般，直引到自己的屋子裏，便道：沙步梨君，那羅玉英的住址究竟有沒有？沙步梨把室中環視一周，便道：姑娘近來的情況，頃在柯遜老律師處略聞一二，回想初到瓊林島的當兒，瞧姑娘不過一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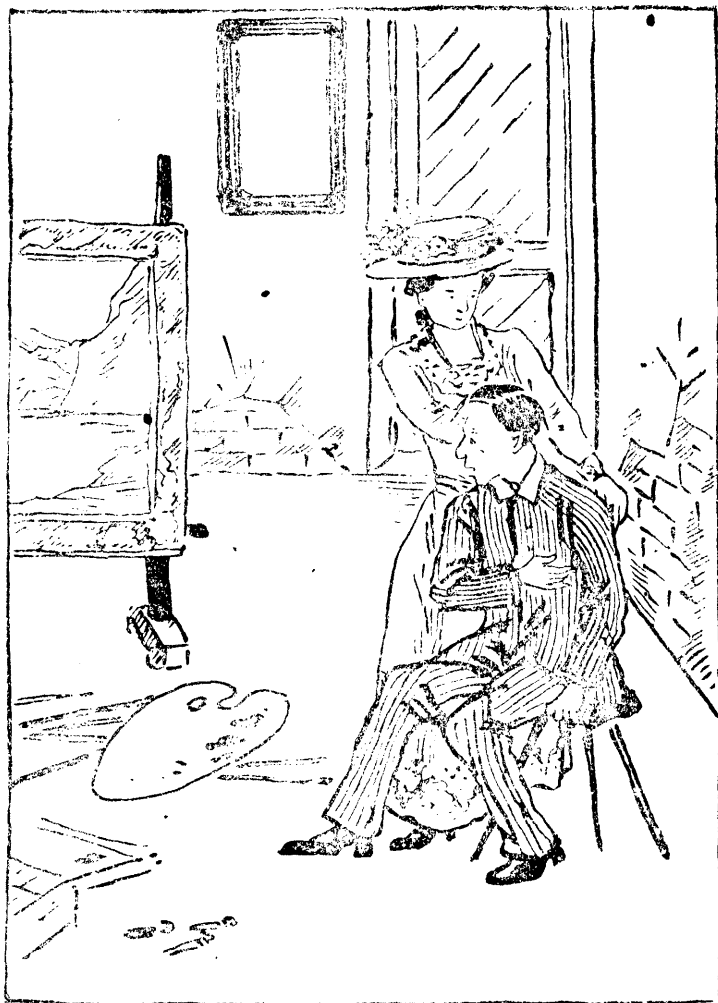
家的女兒未免失禮得很。仙葩笑道：其實我還是和從前一樣，並沒有十分變動。沙步梨道：羅玉英君的消息約略知道些兒，不過他是隱遁在那裏，非得他的允許，殊未能告訴他人。仙葩道：別的人未便告訴我，却無妨。我們是五年前的舊友，自然應該知道他。音問的沙步梨道：我也從偶然中得來的消息。前天姑娘託了我，我問了幾個友人，都不知道。剛纔從一位友人處意外得一信息，却也奇怪得很。說見羅玉英住在貧民窟的一條陋巷裏。仙葩聽了這話，宛如芳心上受了拳擊一般，半晌說不出話來。漸漸的歎了一口氣道：沙步梨君，羅玉英現在繪畫不繪沙步梨道：他不是專門繪畫畢業的嗎？而且自信是個天才，不知怎樣，卻沒有見過他的畫，而且畫家社會中，也沒有見過他的姓名，不知究竟是個什麼意思。仙葩道：或者大器晚成，現在還沒有嶄然露頭角咧。沙步梨道：天下事也很難揣測，我也很希望他。早早有聲於世，那時仙葩却從一個手提書囊之中，取出幾幅繪畫來說。沙步梨先生你瞧，這不是天才之筆嗎？沙步梨瞧了皺著眉道：這是誰人所畫嗎？仙葩道：你不認得嗎？沙步梨道：不認識。不過這地方好似見過，不是那紫瑠瓊羣島的景色嗎？那便是瓊林島筆勢真活，潑真不愧爲天才之筆。仙葩道：實告訴你罷，這便是羅玉英所畫沙步梨道：呀，這是羅玉英所畫的，有這樣的畫才，何至

埋沒呢。仙葩道：那天自你去後，他在我家盤桓了有二十餘天，每日向羣鳥寫生，其中有幾幅是他送給我的。沙步梨道：這樣的畫，難道不能享盛名於世，殊爲可惜。那時沙步梨又和仙葩閑談了一會，先講他自己藝術上的批評，又道他們學生時代的友朋，現在都雲遊星散，各謀生計去了。末後又講到古美術畫上沙步梨說聽得柯遜律師講起姑娘家中有許多珍貴之品，如此古美術品留在一個孤島之中，未免可惜，何不寄存在倫敦美術院中，豈非教許多藝術家也廣廣眼界。仙葩道：幾時有暇，請沙先生到島中去賞鑑賞鑑。那時他們兩人談有一點半鐘，沙步梨把羅玉英的住址記出後，便興辭而去。

第九章

話分兩頭，且說江南田的畫室，既如此美麗，那羅玉英的畫室，便怎麼樣。這是成功和失敗兩人的反映，在羅玉英的口中，不是自己說和老鼠窠鬚髯嗎？你想羅玉英本來是個志高氣傲的人，五年前出了學校以後，不作第二人想，也不肯輕於落筆，稍稍有些產業，都付在研究之中，各處旅行遊歷，到處看山玩水，只顧想前途的大發展，却於自己的生產上，不甚注意。人家讀書的有書獃子，他作畫的

分明成一畫跋子了。所以他的畫雖日有進步，可惜人家沒有一個知道。人家既沒有知道，還有誰來請教呢？過了一二年，所有的貯蓄用盡，惟有借債度日。那時俱樂部也不到了，交際場也不去了，衣食住三件東西漸漸一級一級降下去，便和高貴的社會疏遠了。他滿意成一鉅大之製作，藉此以為出名於世界環球。原來明年皇家美術院將開展覽會，他精心結撰成一鉅畫，可稱是他出世第一回傑作。誰知畫還沒有完工，便在旅館中一場大病。當時兩手空空，囊無半文，幸虧來了一位慈善家。這位慈善家是他在俱樂部見過一兩面的，便是現在大名鼎鼎的江南田。病中一切都是江南田照拂及至數月以後，病體痊愈。那皇家美術館的展覽會中說也奇怪，遍尋各處不見羅玉英的傑作，却跳出了一個新進天才大畫家江南田氏。一時口碑載道，那新聞家雜誌家謳歌讚美，都稱為近代第一畫家。那時江南田的名譽便蒸蒸日上。羅玉英自己的前途登時塞斷了。從此一年年江南田享著盛名，羅玉英便墮落到失望之淵。欠著各處的債，已經不少，還要負著重利，僅僅向江南田取得幾個錢，足供糊口之資，可憐一個天才的畫家零落到這般地位。今天他正在這老鼠窠的畫室之中，執著一枝畫筆，對著畫幅出神，再也想不到天上安琦兒那位瓊林仙葩姑娘會降臨這個陋室的。原來他那畫



室之門是虛掩的。因爲他自到此間。從來沒有一個友朋見訪。而且室無長物。盜賊也沒有光顧之榮。仙葩在外面探聽了他的門號。進來見裏面靜悄悄。宛如室中沒有人的一般。其實也不成什麼畫室。偉有一桌一椅。牆壁之傍。安置各種雜亂的畫具。仙葩再定睛一看。方見羅玉英坐在那裏。只見毛髮蓬蓬。約有盈尺長。衣服上不但都是皺痕。還有斑點污跡。面色帶著青色。兩額高聳。不想五年前活潑壯快的羅玉英。憔悴一至於此。仙葩見了。忍不住輕輕走入他畫室。在他背後把玉手向他肩上微拍。道：「羅玉英君。你在這裏嗎？」羅玉英擡起頭來。一瞧不覺驚呼道：「阿呀！仙葩他直立的從椅子上跳起來。忘其所以。一雙手幾要來擁抱仙葩。忽然之間。心中一震。如受了電氣一般。倒退數步。仍呆坐在他椅子上。口中喃喃道：「瓊林仙葩。瓊林仙葩。瓊林仙葩。連呼了三聲。愈呼愈低。到沒後一聲。僅有氣絲的分兒。仙葩見他這個樣子。宛然是個狂人。又是可怕。又是可憐。便又走近一步。道：「羅玉英君。今天的舊友瓊林仙葩。特來訪你。來咧。羅玉英道：「仙葩姑娘。你是從天上落下來的你。怎麼知道住居在這裏。仙葩道：「你以爲住居這裏就無人知道嗎？我託了沙步梨先生訪尋了好久。偶然有人知道。纔尋蹤來的。你近況如何了？」羅玉英道：「近況嗎？說著仰天呵呵的一笑。這一笑好似有無限悲憤。感慨在內。接

著說道：姑娘，你只瞧我這體面的書室，華麗的家具，便知道了。你沒有讀那新聞紙，或雜誌，都載著那大名鼎鼎的大畫家，如雷轟耳嗎？他那種如嘲如諷的話兒，都含著悲慘之意。仙葩暗暗想：這個樣子，可不真個要成瘋人嗎？他四面向室中一瞧，卻不見有羅玉英畫成的畫，便道：你近作的畫，還有在這裏嗎？原來仙葩是巴黎維也納柏林羅馬各都會的畫室，都已見過。無論如何，終有幾幅得意的名作，掛在那裏，却不道這個畫室中竟空空如也。仙葩四面一尋，但見那邊壁上有一個鏡框子，却反掛在那裏，把個鏡背向外，不知是畫的什麼。就在羅玉英所坐的椅子旁，側他嬾嬾婷婷的行，近前來，揭起裏面的畫來，一瞧，不覺櫻唇中吐出一個呀字。你道是什麼畫？便是他自己的肖像。五年前，擬想他長成後，玉容如何的一幅理想畫，是立在海濱石上，飄飄欲仙之景。瓊林仙葩捧著畫鏡，不覺從心肺中發出一股熱淚，幾乎要向秋波銀海中斬關奪門而出。只說得一聲：「你倒還沒有忘我嗎？」禁不住眼圈一紅，頭一低，差不多要伏在羅玉英肩頭之上。看官們要知道仙葩現在，雖是交際社會之花，還沒有改變當初天真爛漫之狀，只是羅玉英却反而遠遠避開，不肯和仙葩親近。歎了一口氣，道：「我是個欺世之人，沒有價值，受姑娘這樣同情的厚愛，仙葩又在這繪畫之前，指手畫腳的說道：當初你畫

這幅畫時你說過了五六年後倘然沒有這樣的姿態也不成個畫家了真個光陰迅疾現在我已二十一歲了你難道不成個有名的畫家這畫在當初還不大似我的容顏如今却真似我的肖像這就可見你是個天才之筆你只把這畫和我比比就知道了那時羅玉英纔敢擡頭細瞧仙葩的容顏便道五年不見姑娘果然長得如此縹緲現在姑娘是高貴人物了至於我身分既相差地位也相遠還說什麼天才只好算個池中之鼈了這地方又醜陋不是姑娘們可以到的請姑娘回去罷那仙葩却還來握著羅玉英的手道你別只管這樣說自從五年前與你分袂以後滿望你還到島中來誰知竟爾杳然當時你自負可不凡不是說將來要大發展的嗎我一個女子也想到前途之事所以守著你的話兒一切遵你之教勉向各處求學你爲甚的倒沒有勇氣了呢羅玉英捧著臉兒道不用說我是最下等的人了不是大發展却是大失敗仙葩道我也知道的你是俱樂部也不到交際社會也不入獨居寡歡但是我家中並不算是個交際場今夜務必請你來我自從與你別後些微受了點教育請你聽我的音樂瞧瞧我自己所繪的畫要是你不允許來時分明使我失望你說你是最下等人但是我在這倫敦全都會中深信的只你一人羅玉英道承姑娘厚意但是我自慚形穢終沒有這個福分

求姑。娘。回。去。罷。把。舊。友。羅。玉。英。早。早。忘。却。了。只。算。沒。有。這。人。罷。仙。葩。道。不。行。要。你。答。應。了。我。纔。回。去。咧。
羅。玉。英。交。組。兩。手。眼。睛。望。著。天。好。似。胸。中。有。無。數。感。情。在。那。裏。起。伏。不。定。的。口。中。喃。然。道。無。奈。這。惡。運。
跟。著。我。跑。仙。葩。道。你。一。個。人。幽。閉。在。這。陰。森。的。屋。子。中。便。也。成。個。陰。氣。的。人。了。今。夜。無。論。如。何。必。到。吾。
家。中。來。羅。玉。英。道。請。姑。娘。先。回。去。罷。仙。葩。道。一。定。要。和。你。約。定。了。然。後。回。去。羅。玉。英。道。姑。娘。先。歸。改。日。
到。府。奉。訪。仙。葩。道。你。又。何。必。如。此。難。道。別。後。五。年。就。如。此。生。分。了。奉。屈。你。這。一。趟。只。算。爲。著。我。我。從。前。
奉。你。爲。師。至。今。將。所。學。的。一。一。就。正。於。有。道。你。就。忘。了。自。己。的。事。專。爲。我。盡。力。想。來。也。無。不。可。看。官。們。
要。知。羅。玉。英。一。個。冰。凍。凝。結。之。心。經。不。得。仙。葩。一。片。溫。熱。之。情。無。論。如。何。冰。凍。凝。結。究。竟。也。融。解。了。只。
得。歎。息。道。既。如。此。我。來。就。是。了。仙。葩。方。纔。歡。喜。便。留。下。自。己。的。地。址。便。道。我。現。在。頗。有。財。產。不。似。從。前。
一。個。荒。島。中。女。兒。我。也。遊。歷。巴。黎。羅。馬。及。各。大。陸。你。來。了。我。還。有。種。種。的。話。告。訴。你。咧。說。罷。又。丁。寧。了。
幾。遍。飄。然。自。去。羅。玉。英。此。刻。好。似。在。夢。中。一。般。身。體。動。也。不。動。良。久。良。久。方。起。立。到。繪。畫。之。前。呼。道。瓊。
林。仙。葩。瓊。林。仙。葩。你。真。纏。死。了。人。也。這。可。不。是。已。死。之。灰。又。爆。出。星。星。之。火。嗎。只。是。我。這。個。樣。子。怎。麼。
好。呢。

第十章

古人說得好。青年者人生之花也。這花正在含蕾舒萼的時候。一經嚴霜烈日摧殘了。就有許多困難。你只瞧無論一個怎樣繁盛的都會。年年離鄉背井來此的青年。也不知有多少有的成材有的墮落。雖半出自人力也。半由於天運。其中有兄妹二人。哥哥今年二十六歲。妹妹也二十四歲了。他們兄妹都有些才華。在初到倫敦的當兒。方以為可以藉露才鋒。那時候英國在南非戰爭的時代。那哥哥忽然高興當起志願兵來了。誰知纔臨戰場。便受了名譽之傷。把一隻腳斷了。國家體卹傷兵。每年有二百元的終身撫卹金。可是怎麼過得去。幸虧素有文才。他想到倫敦做個文藝家。和他妹子商量。妹子也不忍令一個獨腳的哥哥一人住在都中。只得也陪他住在這裏。你道此人。是誰那哥哥喚做柳本初。妹妹便是柳笛孃。前回書中不是說過那笛孃是個女詩家嗎。他那哥哥却是個戲曲家。他就把南非戰爭的事兒。把自己所遭遇的。加以見聞編成戲曲。你想一年二百圓的卹金。要是在鄉村也就可敷衍了。無奈兄妹兩人。在此都會中居住。可大難了。因此二人所住的居室。未必優於羅玉英的畫室。他借著人家三層樓一間。分爲兩半。裏面算是寢室。哥哥住在那裏。外面是個起居地。妹妹的書室。

兩人。唧。唧。唔。唔。各。操。他。的。文。士。生。涯。他。妹。妹。除。了。每。日。作。詩。的。時。間。以。外。專。在。新。聞。紙。的。人。事。廣。告。中。想。覓。他。一。個。職。業。但。是。兩。年。以。來。究。竟。也。沒。有。覓。到。一。個。什。麼。職。業。他。想。謀。得。一。個。做。詩。的。家。庭。教。師。便。好。了。無。奈。此。是。不。急。之。務。誰。來。請。你。後。來。便。投。稿。於。新。藝。術。的。雜。誌。上。就。和。那。雜。誌。主。人。結。了。個。秘。密。的。契。約。一。星。期。登。詩。一。篇。不。許。署。名。他。那。報。酬。每。篇。自。五。角。至。一。圓。現。在。竟。有。漲。價。至。五。圓。的。無。如。所。得。究。屬。有。限。他。們。兄。妹。却。並。不。氣。餒。拚。命。的。與。運。命。奮。鬥。他。哥。哥。精。心。結。撰。一。種。戲。曲。便。做。了。兩。年。妹。妹。也。成。了。苦。吟。之。身。倒。是。窮。而。益。工。日。有。進。境。有。一。天。他。那。書。室。中。忽。來。一。個。很。體。面。的。紳。士。登。時。令。這。個。室。中。生。了。光。輝。你。道。此。人。是。誰。便。是。大。名。鼎鼎。的。江。南。田。到。得。屋。子。中。便。向。笛。孃。道。前。天。姑。娘。說。起。令。兄。的。事。我。却。非。常。掛。念。一。來。是。特。來。拜。訪。令。兄。二。來。是。拜。讀。他。戲。曲。的。大。稿。我。想。這。戲。曲。的。事。我。到。有。些。小。小。經。驗。著。作。家。還。全。靠。著。興。行。的。人。不。然。可。不。是。枉。費。心。血。嗎。笛。孃。聽。了。心。中。非。常。感。激。便。道。難。得。先。生。如。此。感。情。使。愚。兄。妹。感。蒙。五。中。江。南。田。道。請。姑。娘。介。紹。一。見。令。兄。笛。孃。便。把。他。們。兩。室。相。隔。的。門。拽。開。江。南。田。道。你。們。兄。妹。兩。人。怎。麼。住。這。湫。隘。的。屋。子。不。自。由。極。了。大。概。你。們。收。入。不。豐。嗎。這。句。話。在。初。給。交。的。友。朋。中。就。發。此。問。未。免。覺。得。有。些。無。禮。但。是。笛。孃。以。爲。江。南。田。的。身。分。比。我。們。高。

他問到此話足見有關切之意便道吾哥哥的年金每月有十六圓餘我呢時時向先生那裏投稿不無稍有補助江南田皺著眉頭道這都會地方如何敷衍得過呢笛孃道原是但是我們兄妹二人很爲省儉除了這房租以外每日僅需麵包及水而已江南田道你們都是個才人如何可以陷於這營養不良自奉也未免太薄了當時笛孃就引江南田到他哥哥室中只見那柳本初也生得額廣目圓和他妹子相似室中的桌子上安置著幾個七八寸的木偶人便是他當做戲曲中的人物在那裏搬演的他見有客進來用一手支撐在棹子上起立行一個兵式的敬禮江南田道身體不方便的人咱們不行禮罷聽令妹說足下近來有戲曲的大著作將行脫稿了柳本初道是啊舍妹會說過頗蒙先生關切足感盛意江南田道不是別的那戲曲家初出問世必然須就正於前言小可是喜歡直言的先生勿怪因爲突然把一種戲曲授於興行人必遺後悔看官們要知道柳本初這一種戲曲全是他血和淚凝結而成兩年之間辛苦千萬他自以爲一旦問世必蒙社會歡迎所以自己也十分得意現在江南田來要瞧這戲曲的脚本便把謄清的一部分授於江南田江南田瞧了一遍不置可否便道戲曲重要之點便在那臺詞這臺詞的讀法也大有高下柳本初道我把這臺詞讀給先生聽吾妹子

做個下手。柳本初便把這臺詞讀出抑揚頓挫。宛如在舞台上一般。江南田想這不愧爲一傑作。讀了大一半。江南田忽然歎了口氣。柳本初道：「怎麼江南田好似滿面誠懇之意的說道。本初先生。你要恕我。慫直我纔敢批評大作。其實我也是對於足下很爲關切之言。」柳本初道：「怎麼樣江南田道。據我看來。你這戲曲對於此地的興行家。恐怕不能邀他們一顧。你這戲曲裏面。也有發揮天才之處。可惜這一個天才。是鄉村田舍間的天才。在都會中人的眼光瞧去。不免有鄉下才子之目。本來呢。戲曲豈是容易的事。古來許多大戲曲家。起初那一個不經幾回失敗。足下也不必灰心。你且將全部謄清。後再說可憐。柳本初聽了這幾句話。宛如一桶冰水從頭頂心直灌至腳跟。想當初在戰場負傷歸來。也沒有如此的痛苦。早已目瞪口呆。顏色鐵青。江南田又歎一口氣道：「我一生喫虧就在這心直口快。上今天到這裏來。不給先生以可喜的好音。却給先生以失望的消息。但是我的性情如骨鯁在喉。不能不吐呢。這時大家都默然無言。江南田忽然又道：「如此罷。我和那劇場中一班興行人。有些往來。那戲曲經我的手也不少。我先給你探探信息罷。」柳本初聽了臉上略有些活氣。江南田又道：「要是第一次就碰了個釘子。教人短氣。況且足下的境況。又非寬裕之輩。我總得替足下想個法子。那時柳本初還沒有

答○言○他○又○道○我○想○我○先○送○一○百○圓○與○足○下○你○這○稿○子○騰○清○了○暫○存○我○處○通○例○一○個○新○進○家○初○成○的○戲○曲○也○不○過○這○價○值○足○下○是○個○天○才○難○與○比○擬○我○想○和○那○劇○場○中○人○說○起○來○只○說○這○戲○曲○是○我○做○的○他○們○也○不○敢○怎○麼○樣○奈○何○我○要○是○舞○臺○上○的○結○果○很○有○聲○價○陪○們○再○披○露○真○姓○名○便○了○江○南○田○對○於○柳○本○初○如○此○盡○力○可○稱○難○得○但○是○柳○本○初○失○望○之○心○受○擊○過○深○一○時○未○能○恢○復○只○是○沒○有○回○答○江○南○田○又○道○不○差○我○想○這○法○子○很○好○將○來○在○舞○臺○上○譬○如○有○人○笑○話○却○是○笑○我○在○足○下○不○負○責○任○倘○然○大○家○都○道○這○戲○曲○很○好○博○得○全○場○的○喝○采○人○家○要○把○名○譽○歸○我○我○一○定○發○表○說○這○是○吾○國○名○譽○的○受○傷○軍○人○柳○本○初○先○生○所○作○江○南○田○這○是○香○餌○釣○魚○之○法○但○是○柳○本○初○心○不○在○此○他○只○想○兩○年○間○辛○苦○難○道○結○果○如○此○嗎○江○南○田○見○他○猶○豫○便○道○自○己○初○次○的○著○作○改○作○前○輩○之○名○出○現○舞○臺○之○上○這○先○例○也○是○有○的○因○爲○凡○是○戲○曲○的○作○家○最○要○緊○的○是○第○一○次○的○評○判○倘○然○第○一○次○的○評○判○成○績○不○佳○往○後○再○有○如○何○的○傑○作○也○不○容○易○得○名○了○因○此○最○初○的○一○回○常○有○用○前○輩○的○名○字○以○試○驗○他○的○價○值○這○也○是○個○萬○全○之○道○柳○本○初○道○待○我○細○細○想○後○再○行○答○復○江○南○田○說○了○許○多○同○情○之○言○要○想○得○他○的○脚○本○出○來○了○又○和○柳○笛○孃○再○三○的○說○這○是○我○的○好○意○不○可○錯○過○機○緣○反○復○了○寧○而○去○過○了○幾○天○那○次○號○的○一○新○藝○術○一○上○在○通○告○欄○內○却○登○出○

一段豫告來是本雜誌主撰江南田的通告上寫道

余素好戲曲。略事研究。惟近今劇壇良覺寂寞。別無出色當行之劇本。深引爲憾。事也。忘其固陋。頗思創作一新戲曲。以供世人之賞鑑。懷此志也久矣。今以友人之勸告。興行家之催促。更不能辭。邇來已著筆於此。當卽於本雜誌發表之。且將進而實現於舞臺。大雅宏達。有以教正之。無任欣幸。

江南田敬白。

第十一章

不說柳笛孃見了這個豫告。心中驚異。再說那羅玉英自從仙葩去後。他宛然在昏夢之中。他想今天仙葩約他到家裏去。只是我這個模樣。怎麼去得呢。他這個心早已萎縮不前了。因想還是不去的好。不如寫一封信回絕他。了罷。剛纔取出信牋。要想落筆。却又躊躇起來。想我既答應了他。怎麼又失信。不但此也。那羅玉英幾年以來。也沒一個朋友。也沒一個和他表同情的。他心中也沒一人可繫思的。所念念不忘者。僅有這一個瓊林仙葩。倒還有點真意。所以他幾年來。在此躑躅黑暗場中。往往想到此間也。足以自己安慰一二分。今天忽地裏仙葩自己尋到這裏來。雖然身分地位已高。却還是從前。

那個樣子和島中一樣的親切。這也算是一個風塵知己了。無如我現在已不配和那位姑娘親近。我今天雖去，大似飛蛾撲燈。我要墮人情障，終究不是個好結果。想到那裏，又要不去，忽又想起今天江南田約的付我一千圓。我得這一千圓，講身上裝飾，是不不要緊的了。且去走一趟，再說他那時便把信嗤的一聲扯碎了。鼓著勇氣到江南田的畫室中來。誰思江南田不在家。出去的時候，却教羅玉英來。時在他那裏等。一刻兒羅玉英那時真個捱一刻似一夏。直到夕陽西下方見江南田。于然自外來。羅玉英道：你怎麼這時候纔來教人等得好心焦。江南田便簽上一紙銀行一千圓的支票，說道：我已約了你，不可失信。但是我現在也很窘急。那幅畫却要送到皇家美術院的展覽會去的。羅玉英發怒道：展覽會裏又是用你的名字了。江南田道：展覽會裏我只恨僅有一幅未免太少。咧。羅玉英那時取了這一千圓的支票出來，再說那瓊林仙葩從羅玉英老鼠窠的畫室中出來，一路尋思爲甚麼他零落到如此地步。要如何方法可以鼓勵他起來。到家中也覺得悶沉不樂，却不知道柳笛孃每日約定下午來的。今天怎麼不來。却來了那饒楚芳。他扭頭扭腳的到仙葩身邊，說姑娘剛纔到那裏去來。江南田先生却來拜訪你。他還有兩冊書，是用特別的裝訂法教我奉贈。姑娘說著，取出兩本美的小

冊子授於仙葩道。這是南田詩集。他專誠送與姑娘。特別的用美術法裝訂。共裝兩冊。他這開卷第一。葉還有他自己親筆寫的一行字。唸我念給姑娘聽。聽他寫的是一著者江南田敬呈瓊林仙葩姑娘。玉展願表親愛之意。一念著又呵呵的。笑道江南田是倫敦的第一才子。對於姑娘却如此親切愛慕。要是別人。他那裏肯呢。楚芳好似十分鄭重的態度。誰知仙葩却不甚在意。便道。今天我有一位極其重要的客。到我家來。我們談話時。請你不必進來。楚芳聽了一怔。道。想定然不是未婚的男子。要是未婚的男子。我的職任應該伴著姑娘。不然怕人家說話。仙葩道。他却確是一個未婚的男子。但是我要話同他講。我也不管人家說話。饒楚芳目睜睜向他瞧了一回。知道這位姑娘非常固執。不能和他爭的。便道。既如此。我暫退去。這詩集是才人之筆。請姑娘一讀。便愛不忍釋。唸便把詩集置在火爐上。書架子裏而去。停了一會。有人用指彈門。仙葩從椅子上躍起。飛步出迎。以爲是羅玉英來了。誰知不是羅玉英。却是柳笛孃。今夜要有別一位客到他屋子裏來。仙葩定然下逐客令。如饒楚芳一般。惟有柳笛孃來。他却並不討厭。不知道仙葩和笛孃兩人前世裏有什麼緣分。兩人一見就要好起來。真個是相見恨晚。其實兩人相逢。不過十天。却是無話不談。已成爲最密之友。原來今天柳笛孃被江

南田來訪問耽擱了好多時刻及至去後又安慰他哥哥的失望所以直至晚間始來仙葩見了笛孃便端相了他一回說道甚麼事呀你今天的顏色好似不甚高興笛孃歎口氣道左不過失意之人遇著失意的事罷了今天你也似忙碌碌的爲著何事仙葩道先聽了你的事然後再告訴我的事笛孃道不用說罷聽了教人敗興姑娘要知道明天再細細告訴你此刻你好似等什麼客來似的我先回去了仙葩道不行你必須在此陪著我可不是饒夫人說的和那未婚的男子相見沒有人做伴侶怕的人家說閑話嗎笛孃道噯未婚的男子嗎仙葩道這是我一個極重要的人又是極欽佩的人笛孃道不是從前說過的那人兒嗎你說不知道他住址咧仙葩道今天却被我尋到了笛姊姊你若見了要喫一驚再也想不到那人憔悴狼狽差不多和乞丐一般笛孃歎口氣道才人落魄千古同慨再想不到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困難的說著幾乎掉下淚來正談論時侍女遞進一紙名片來正是羅玉英來了仙葩迎出門外只見羅玉英零落之狀真和乞丐不相上下那仙葩姑娘這個美麗的室中從來也沒有來過這樣的客便是羅玉英這幾年來除了江南田的畫室以外也沒有到過人家的客室中去至今反覺得有異樣的感觸那仙葩挽著羅玉英的手兩人並肩而進羅玉英道我這個狼狽的樣

子到姑娘這個華麗的室中來。姑娘縱不厭棄我，却不免自慚形穢。仙葩道：「足下是個堂堂男子，豈便以境遇攔心，人生窮通一隨天命，況且你是個絕頂聰明人，難道這一點兒倒不曠達嗎？」我只深信你是個天才，其餘都不注意。羅玉英道：「說甚麼絕頂聰明，說甚麼天才，要是爲境遇所迫，聰明也閉塞了。天才也屬於別人了。」那仙葩聽了這話，還不覺得什麼。旁邊的柳笛孃，宛如他心肺中掏出來的話兒，十分感觸。那時仙葩把羅玉英和笛孃兩人介紹了，便在自己皮書包中取出種種的繪畫來，最先取出的便是羅玉英五年前在瓊林島所繪之畫。仙葩欣然的說道：「你還記得這幾幅畫嗎？」羅玉英聽了一聽，道：「世界上還有羅玉英的畫嗎？只怕不是罷，只怕不是罷。」說著，眼淚和斷線珍珠一般直瀉下來。看官們啊，那五年前一個活潑壯快的青年，怎麼到如今變成個抑鬱悲憤的樣子？他年紀又不大，今年不過二十七歲，從來也不曾有什麼暴棄的行爲，不正當的舉動，何致於頹喪至此？自己絕了希望之途呢？仙葩終也想不出他是什麼原故，要想極力的安慰他，苦於無從著手，便道：「昨天我把這畫給沙步梨君瞧了，他非常贊賞，說真是天才之筆。」羅玉英道：「慚愧啊，我自己遭這境遇，無面目見我好友，所以我和他音信不通久矣。他是個鑑賞有真，不作阿諛之人，批評自有價值。他知道是我畫的。」

嗎。仙。葩。道。我。告。訴。了。他。他。起。初。有。些。疑。惑。後。來。我。再。說。明。他。纔。信。了。羅。玉。英。道。沙。步。梨。連。你。也。不。信。了。仙。葩。道。別。怪。他。他。後。來。全。然。相。信。你。只。怪。人。家。不。知。道。你。可。是。你。不。肯。輕。於。落。筆。外。間。沒。人。瞧。見。那。裏。博。得。聲。譽。羅。玉。英。道。我。怎。麼。不。畫。繪。畫。是。我。第。二。生。命。只。是。畫。了。也。是。不。中。用。可。不。枉。然。羅。玉。英。言。詞。之。中。頗。有。無。限。的。感。慨。在。仙。葩。一。方。面。只。以。爲。他。境。遇。貧。困。沒。有。到。過。交。際。社。會。所。以。他。的。畫。無。人。顧。問。暗。暗。的。替。他。代。抱。不。平。說。你。有。此。天。才。世。間。竟。不。知。道。是。世。間。有。負。於。你。不。是。你。有。負。於。世。間。我。現。在。稍。稍。閱。歷。也。知。道。社。會。是。個。最。勢。利。的。地。方。一。個。人。得。名。於。時。也。要。從。奮。戰。來。的。現。在。我。住。居。在。這。裏。了。境。遇。一。層。可。不。必。慮。你。要。用。錢。儘。管。向。我。這。裏。來。取。便。了。做。書。人。想。羅。玉。英。到。此。時。候。可。不。算。是。交。運。了。嗎。有。莫。大。的。富。豪。和。絕。代。的。美。人。的。瓊。林。仙。葩。姑。娘。給。他。幫。忙。逼。著。他。要。使。用。錢。時。儘。管。來。取。要。是。換。一。個。人。算。是。江。南。田。不。知。喜。得。怎。麼。樣。的。手。舞。足。蹈。只。是。羅。玉。英。他。是。生。性。高。傲。的。人。心。中。但。有。感。激。仙。葩。至。於。涕。零。倘。說。要。受。他。一。女。子。的。覆。幬。未。免。心。有。不。甘。便。道。姑。娘。的。盛。情。心。領。而。已。我。也。並。沒。有。嫉。世。之。意。這。都。是。我。自。己。的。過。惡。世。間。人。未。嘗。有。負。於。我。實。在。還。是。我。負。世。間。仙。葩。轉。了。一。個。念。頭。說。好。了。不。用。說。了。今。天。請。你。來。此。怎。麼。來。苦。苦。窮。詰。你。的。事。我。們。還。要。敘。五。年。以。來。別。後。的。情。況。

喇。那。時。仙。葩。便。取。羅。玉。英。的。繪。畫。給。笛。孃。瞧。便。道。笛。姊。姊。你。瞧。這。畫。怎。樣。那。時。笛。孃。正。瞧。得。羅。玉。英。出。神。又。細。味。他。的。言。語。真。和。他。們。兄。妹。一。模。一。樣。句。句。話。兒。都。打。在。他。心。坎。上。今。聞。仙。葩。教。他。瞧。畫。纔。驚。醒。來。道。我。是。門。外。漢。不。大。懂。得。的。但。覺。得。這。種。畫。在。這。描。寫。實。景。之。外。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感。羅。玉。英。聽。了。大。喜。道。姑。娘。這。一。句。話。便。是。讀。書。的。內。家。畫。家。的。妙。域。畫。家。的。苦。心。就。在。那。描。寫。實。景。之。外。教。人。家。見。了。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感。那。羅。玉。英。順。手。在。書。包。中。另。取。出。一。幅。畫。問。道。這。是。誰。畫。的。呀。仙。葩。道。這。是。我。學。畫。的。羅。玉。英。道。姑。娘。怎。麼。也。學。起。畫。來。仙。葩。道。我。聽。了。你。的。話。兒。幾。年。來。也。學。些。繪。畫。之。事。從。前。在。島。中。你。和。我。說。的。我。一。一。都。記。在。心。頭。沒。有。忘。懷。這。時。羅。玉。英。漸。漸。的。暫。放。愁。腸。和。仙。葩。款。洽。柳。笛。孃。也。便。告。退。出。來。誰。知。剛。出。這。個。屋。子。却。和。饒。楚。芳。撞。個。滿。懷。饒。楚。芳。猝。不。及。避。便。道。呀。笛。姑。娘。我。正。來。候。著。你。咧。請。你。到。我。屋。子。裏。坐。坐。喝。杯。茶。去。笛。孃。道。多。謝。夫。人。我。要。回。去。了。且。說。仙。葩。和。羅。玉。英。兩。人。談。論。之。中。提。起。往。日。之。事。不。覺。慨。然。仙。葩。道。我。是。你。的。女。弟。子。請。你。把。女。弟。子。的。畫。稿。評。論。評。論。羅。玉。英。把。仙。葩。的。幾。幅。畫。比。了。一。比。道。我。是。喜。歡。直。說。的。姑。娘。的。畫。不。能。算。得。是。個。天。才。可。是。學。方。却。已。到。家。閨。秀。家。有。這。樣。的。畫。要。算。是。最。上。乘。了。仙。葩。道。還。可。有。進。步。嗎。羅。玉。英。道。怎。說。沒。有。就。現。在。

可。望。有。皇。家。美。術。院。會。員。的。資。格。咧。那。時。羅。玉。英。又。問。仙。葩。如。何。出。得。這。島。來。仙。葩。便。告。訴。他。自。從。老。祖。宗。死。後。自。己。得。著。這。許。多。意。外。之。財。產。又。聽。得。老。祖。宗。的。話。兒。就。是。那。鱈。魚。皮。囊。的。事。你。可。不。是。知。道。的。老。祖。宗。說。要。仍。歸。原。主。所。以。我。要。搜。尋。其。人。後。來。得。柯。遜。老。律。師。的。介。紹。便。遊。歷。巴。黎。羅。馬。維。也。納。等。各。處。頗。從。名。師。學。業。羅。玉。英。道。原。來。如。此。柯。遜。老。律。師。實。是。個。最。厚。重。嚴。正。之。士。姑。娘。託。那。樣。的。律。師。做。保。護。人。再。也。不。能。差。的。姑。娘。遊。歷。各。處。你。的。決。心。毅。力。足。可。敬。服。仙。葩。道。我。最。用。心。的。是。音。樂。我。試。奏。音。樂。給。你。聽。聽。那。時。仙。葩。先。彈。那。月。琴。笑。道。這。是。五。年。前。在。島。中。所。彈。的。古。月。琴。你。還。記。得。嗎。那。時。先。彈。了。島。歌。一。曲。羅。玉。英。歡。喜。讚。歎。道。就。音。樂。上。言。姑。娘。可。稱。是。個。天。才。近。來。加。以。修。養。愈。加。出。衆。了。姿。勢。態。度。也。迥。非。昔。比。仙。葩。道。從。前。你。說。我。姿。勢。不。類。都。市。中。的。貴。婦。人。現。在。可。還。有。些。兒。相。似。嗎。他。便。又。立。向。琴。臺。之。傍。選。擇。足。以。引。起。羅。玉。英。心。的。歌。曲。彈。了。數。闕。羅。玉。英。道。仙。葩。姑。娘。不。想。你。近。來。的。音。樂。靈。妙。如。此。深。入。人。心。可。見。是。大。有。進。步。仙。葩。彈。畢。離。開。琴。臺。便。道。我。的。進。步。全。由。你。的。言。詞。鼓。勵。我。習。種。種。的。學。問。耳。邊。宛。似。常。聽。得。你。當。初。言。語。又。自。己。警。告。自。己。道。我。倘。若。再。遇。了。羅。玉。英。君。別。還。是。依。然。故。我。嗎。終。要。勉。力。進。行。教。人。稱。讚。一。句。纔。好。羅。玉。英。道。這。都。是。姑。娘。好。強。自。高。之。心。實。可。

敬○羨○怎○麼○我○只○能○勵○人○不○能○勵○己○呢○那○時○仙○葩○雙○挽○著○羅○玉○英○的○手○道○可○不○是○嗎○我○現○在○處○於○這○個○地○位○都○出○於○你○從○前○的○勉○勵○怎○麼○你○對○於○自○己○竟○至○如○此○羅○玉○英○羅○玉○英○你○在○當○初○不○是○很○有○希○望○很○有○勇○氣○常○以○大○發○展○自○命○的○嗎○你○從○前○的○話○兒○我○却○牢○記○在○心○咧○仙○葩○滿○面○誠○懇○之○容○羅○玉○英○那○不○感○恩○知○己○不○覺○立○起○來○道○仙○葩○仙○葩○從○前○大○發○展○的○話○不○想○到○了○如○今○却○已○不○屬○於○我○我○此○刻○是○墮○落○入○於○深○淵○之○底○的○了○自○己○的○人○格○全○然○失○去○我○不○如○告○訴○了○你○罷○仙○葩○道○你○不○必○說○你○不○必○說○無○論○如○何○我○終○深○信○你○的○爲○人○且○信○如○你○這○樣○的○人○決○不○落○薄○的○剛○纔○仙○葩○要○知○道○羅○玉○英○的○事○羅○玉○英○却○不○肯○說○現○在○羅○玉○英○要○告○訴○他○仙○葩○却○不○願○聞○因○爲○他○們○兩○人○聲○入○心○通○是○大○家○相○信○的○不○必○定○要○說○明○他○的○現○在○境○遇○咧○況○且○羅○玉○英○自○己○說○墮○落○人○格○想○他○必○然○有○難○言○之○隱○我○又○何○必○要○揚○人○之○恥○呢○那○時○仙○葩○又○道○我○現○在○惟○有○希○望○你○向○著○大○發○展○的○路○上○行○去○我○五○年○中○在○外○修○業○時○心○中○無○日○不○思○念○你○想○你○一○定○是○大○發○展○的○了○回○到○倫○敦○這○羅○玉○英○的○大○名○應○該○無○人○不○曉○爲○舉○世○所○尊○敬○及○至○到○了○此○地○問○起○羅○玉○英○之○名○却○無○人○知○道○豈○不○是○教○我○受○個○大○大○的○失○望○後○來○子○細○一○想○難○道○就○此○罷○了○不○成○羅○玉○英○終○究○是○個○大○天○才○或○者○暫○時○聲○名○不○顯○便○了○羅○玉○英○低○著○頭○默○不○一○語○仙○葩○又○道○我○初○到○倫○敦○第○一○

次招待的是我們寒族瓊林家始入交際社會那時瓊林男爵說是今天介紹一位大天才我想男爵所說的大天才除却你還有誰只是一別五年我自覺沒有十分進步很覺慚愧見你而且男爵又說其人善於畫海中之景我聽了越認定是你了仙葩說至此羅玉英也早已知道是那人了忽然擡起頭來面帶怒容厲聲道姑娘見過這人嗎仙葩道怎麼不見過一見了全然非你我那時宛似憑空中受一個打擊男爵又介紹我說這人有三種的天才爲多人所尊敬我想一種天才已不容易怎麼說是三種的天才幸虧當時遇見了沙步梨我纔託他訪尋足下之事羅玉英那時忽然跳起來道仙葩仙葩你可知羅玉英爲耻辱而死的了現在的羅玉英是他的死骸這個死骸懼有更生以外別無法仙葩聽了喜道羅玉英我望你早日更生可以發揚你天才恢復你名譽羅玉英默然無言只在室中往來蹀躞而已好似心中有什麼決心一般羅玉英走至火爐之前忽然止步却見火爐架上金字輝煌的一冊書上寫著南田詩集羅玉英順手取下來一瞧翻開第一頁見上面一行帶草的字道「著者江南田敬呈瓊林仙葩姑娘玉展願表親愛之意」云云那羅玉英不看則已看了時眼睛中放起火來幸虧他背著仙葩而立仙葩全瞧不出他情狀況且他對於這南田詩集毫不注意那羅玉英



忽○然○從○衣○囊○中○取○出○那○江○南○田○給○他○的○一○千○圓○支○票○撕○成○兩○片○再○把○他○折○疊○了○又○撕○四○片○投○入○火○爐○中○重○復○回○到○仙○葩○之○旁○却○見○他○面○色○青○青○宛○如○起○了○個○最○大○的○決○心○震○顫○著○聲○音○說○今○夜○全○是○我○羅○玉○英○的○新○紀○元○咧○仙○葩○道○好○好○這○便○是○男○兒○所○爲○之○事○羅○玉○英○道○我○決○定○從○今○夜○起○大○發○奮○起○來○但○是○我○已○經○受○了○許○多○痛○苦○我○雖○有○了○這○個○決○心○却○沒○有○方○針○須○待○我○子○細○的○一○想○我○今○天○再○無○力○與○姑○娘○談○話○了○請○從○此○別○仙○葩○又○挽○著○羅○玉○英○的○手○道○我○聽○了○你○的○話○兒○非○常○喜○歡○從○此○你○的○天○才○發○展○在○我○也○與○有○榮○施○那○羅○玉○英○臨○去○的○當○兒○心○中○却○有○一○些○兒○放○心○不○下○你○道○什○麼○怕○的○是○江○南○田○接○近○了○仙○葩○便○問○道○姑○娘○在○這○倫○敦○地○方○凡○有○什○麼○事○有○個○商○量○請○教○的○人○嗎○仙○葩○道○除○了○柯○遜○老○律○師○別○無○一○人○羅○玉○英○道○還○有○投○機○要○好○的○人○嗎○仙○葩○道○便○是○你○剛○纔○所○見○的○柳○笛○孃○羅○玉○英○眼○光○漸○從○南○田○詩○集○上○移○到○仙○葩○玉○容○上○說○道○姑○娘○以○這○樣○絕○世○之○姿○又○是○個○富○豪○之○家○住○在○這○個○都○會○之○地○有○種○種○的○危○險○恕○我○直○言○願○姑○娘○一○切○謹○慎○凡○事○須○要○與○柯○遜○老○律○師○商○量○而○後○行○仙○葩○道○現○在○我○又○多○了○一○個○商○量○請○教○的○人○咧○羅○玉○英○急○問○道○是○誰○是○誰○仙○葩○抿○著○嘴○笑○道○便○是○你○羅○玉○英○皺○著○眉○頭○道○咳○可○惜○我○自○揣○沒○有○受○人○商○量○的○資○格○姑○娘○誠○懇○之○心○我○默○誌○於○心○永○不○能○忘○和○仙○葩○握○了○一○握○手○便○自○告○別○而○去○

第十一章

仙葩送了羅玉英出去。回來行經饒楚芳的屋子。見他睡著在火爐之前了。便問柳笛孃來過沒有。他鬢著睡。眼道來過。現已回去了。仙葩回到自己屋子裏。坐在火爐前。只願出神。想羅玉英還甚如此。零落倘然。他能奮發。難道不能入大發展之道。路嗎。正在思想。瞥見火爐之前。有異樣的紙片。仙葩拾起來。一瞧。却是銀行的支票。心裏覺得詫異。想這是羅玉英所撕毀的嗎。他既是個貧困的人。如何要撕毀這銀行支票呢。再瞧那支票上的日子及姓名。都還存在。看那日子。却是今日。那姓名是江南田簽的字。因想這是羅玉英向江南田借的錢嗎。還是江南田見羅玉英貧困。補助他的嗎。既然如此。羅玉英爲甚麼又要扯破這支票呢。大概他自己立志。便不受人的補助呢。過了數天。有一日。仙葩問饒楚芳道。我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怎麼我到那裏。必然碰見那江南田。這是什麼緣故。楚芳道。這有什麼難解釋的。可見他和姑娘兩人趣味相同。姑娘所喜歡到的地方。他也自然要到的。其實江南田有個耳報神。這個耳報神是誰。便是楚芳了。所以仙葩或是到公園。或是到美術館。或是到劇場。不先不後。終有個江南田在座。常常來和仙葩周旋。因此人家便說江南田是個瓊林仙葩的影子。仙葩却很不高。

興便道我是個空閑的人左右沒有事到處亂跑他也是個閑人嗎楚芳倒被他問住了支吾道他雖然很忙但是爲休息保養起見不能不各處散步仙葩忽然想起銀行支票之事便問道江南田可常常補助人家嗎芳楚一聽這話暗想機會來了便道姑娘若講江南田是個最親切的紳士今世可沒有第二人了要是貧乏的藝術家他沒有不肯幫助的這話仙葩聽了就覺得有七八分不快他心中鬢鬢說是羅玉英是我的人除了我可以補助他誰也不許有人可以補助得他楚芳又道江南田在學生時代的貧乏友朋很多時時來找他他無論如何必然給他些金錢仙葩聽了心中益覺不平那饒芳楚以爲趁此機會可以單刀直入又接著說道我實告訴姑娘罷那江南田是個最慈悲的人他自己所有收入大半都是給人家使用的因此他自己倒很爲困難仙葩道這事他想未必告訴人你怎麼的知道呢饒芳楚還沒明白仙葩的意思便道先夫饒君和江南田十分要好所以江南田的事情我們全都知道說著又瞧仙葩的容顏見他動心沒有却見仙葩木木然無動於心又道姑娘前夜江南田送來的詩集曾經讀過沒有仙葩道本來想讀了取在手中又止了楚芳驚呀道這是什麼緣故仙葩道我見第一葉上所書的一行字這話兒有些不倫原來饒楚芳的意思以爲仙葩見了這

一行字必然歡喜可知。全然反對便道：「第一葉的話兒怎麼不對他立起身來把那詩集取來。」仙葩道：「他上面寫的『着者江南田敬呈瓊林仙葩姑娘玉展』倒也罷了。怎麼教做一願表親愛之意。」未免太過分了。我和江南田不過新交的一位友朋，怎麼說得到親愛兩字。饒楚芳便熱心的和江南田辯解道：「這是他們一種文人積習，過於姑娘說得太親熱了。其實別無他意。」姑娘且讀讀他的詩集，再說他們有天才之人，往往在這種交際上不知輕重。姑娘一讀他的詩集，便知道他心中的美感。咧仙葩一時被他逼著倒也引起那好奇心來，先讀了第一篇，覺得有點意思，便一篇一篇的讀下去，不知不覺却放不下手來。楚芳見了，便顛頭播腦的說道：「姑娘你瞧瞧，這可不是才人之筆嗎？」仙葩一連讀了十餘篇，問道：「這果真是江南田所詠的嗎？」楚芳笑道：「虧姑娘問出來，既稱南田詩集，怎麼不是他所詠呢？」仙葩道：「怎麼他能描摹女兒家性情如此真切？」楚芳道：「這就叫做天才。」仙葩道：「怎麼讀其詩却不似其人，豈非奇絕？」楚芳笑道：「姑娘又發起獸來了。他雖能描摹女兒家性情，但他究竟是個男子，只是剛纔我不是和姑娘講的這樣的大天才，却常常爲金錢所苦。像姑娘這樣愛藝術的人，對於這樣藝術上的天才，自應當保護的。這也是姑娘名譽上的事，大概只要三萬五千圓，有了三萬五千圓，他可

以一心投入藝術之中無所牽掛儘可以安心發揮他的天才想姑娘有偌大的家產借他三萬五千圓也不算甚麼到底保護了個世界的天才看官們要知道仙葩雖然家產很富但是究竟三萬五千圓的鉅金怎麼可以貿然應允再則他滿腹疑雲詩集上的詩果然是天才之詩怎麼他的人總不像是個天才之人而且把羅玉英和江南田一比一個覺得可愛一個覺得可厭又近來爲著扯去的銀支行票一事上面有江南田之名終想羅玉英與江南田之間必有什麼關係因此仙葩只是沉吟不語饒楚芳暗想第一枝翦不靈要放第二枝翦了便道再不然那江南田所辦的雜誌銷行頗廣可惜資本不十分充足姑娘若肯加添些資本這是穩可得利每年二分或三分利息是可以保取的仙葩依然不語楚芳道要是你們兩人去辦營業必然甚佳只怕四五分的利息也是穩的仙葩道我一時不能答應你實因我是外行究竟爲數太鉅不是一言可以立允的楚芳道姑娘倘然失却這個好機會很是可惜這是有名譽又有利益的事仙葩道我想江南田是已經成名的人了世界上儘有未經成名的天才還是潦倒落魄在那裏補助這一種人却比已經成功者更爲切要楚芳道姑娘這主意打差了你去補助那未經成名之士可謂勞而無功這教做擲黃金於虛牝罷了仙葩道現在可不

必說待我和人家商量了再回復你罷。楚芳也知道他商量的人無非是柯遜老律師，豈能允許他。便道：「這是個秘密話，不便與人商量。」仙葩道：「這是我自己萬萬不敢專斷。」楚芳知道說不進話去，便秘密通信給江南田，說是一所謀一節全然失敗，然不能答我之不爲君盡力。蓋君實未能引動彼女郎之心也。彼讀君詩後，謂愛詩不愛人是君之自誤也。」云云。不言饒楚芳回復江南田，且說仙葩是夜睡在牀上，子細思量爲甚饒楚芳只管把江南田事來相纏。究竟江南田是怎麼樣的人和楚芳有什麼關係。我在倫敦住不多日，不如去問靜芬姊。去到了明天，便來訪瓊林靜芬。他們倆雖然是遠堂姊妹，却甚親熱。靜芬迎接他到自己屋子裏，他第一開口便問仙葩：「你這位伴娘還在你那裏沒有換一個人嗎？」在靜芬之意以爲這個婦人在仙葩那裏很不適當。第二便談起江南田的事了。靜芬低低的問道：「他曾向妹妹啟齒求婚嗎？」仙葩搖搖頭道：「沒有。原來從靜芬的眼光中鑑定以爲必有此事，笑道：「怕就要來了。」仙葩道：「他要是開口，我便可決絕。他現在他又不敢說，只顧相纏，却是怎麼好？」靜芬道：「照例未定婚的女郎自有保護人照料，但是你這一位伴娘，我可不敢擔保。」仙葩道：「可不是嗎？他天天只絮聒講那江南田怎樣好，怎樣好，令人聽了生厭。」靜芬道：「如此說來，妹妹對於江南田可是一點兒意思。」

沒有別是心中早已有了人嗎。仙葩那時飛紅過耳，低了頭，只是弄那裙上的摺紋。靜芬道：這可奇了。以妹妹的性質，似江南田這般的天才藝術家，怎麼不愛仙葩？我何嘗不愛藝術家？只覺得江南田的爲人全然相異。靜芬又笑問道：那一面已定了，沒有仙葩，又搖搖頭。靜芬道：愚姊比你年紀大一些兒，却也還沒有定婚，因爲這終身大事不可造次，不然就變了後悔之本。那江南田的畫妹妹見過，沒有就在你背後壁上所掛的兩幅，便是那仙葩。雖見了江南田的詩，還沒有見江南田的畫，回轉頭來一瞧，果然見有兩幅畫，都署著江南田的名。仙葩見了，不覺叫聲：「阿呀！」下面的話便向肚裏一咽，不說出來了。靜芬道：這畫誰見了，不道好，真是天才之筆。我們不懂畫的人，對著他也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好處。我聽得柯遜老律師說起妹妹是學過畫的人，當知此畫之妙。仙葩道：這畫是臨本嗎？靜芬道：那說是臨本，確是江南田的創作。仙葩見這幅畫，全是紫瑠瓊羣鳥的景色，中有一人裝束和仙葩幼時髮髻，據仙葩的眼光瞧來，這定然羅玉英所畫無疑。不但此也，而且這個稿子還在仙葩的手提皮鞞之中，要是他人也能作此畫時，這底稿必然從羅玉英處得來。仙葩注視了半晌，便道：畫得真好，漸漸歸坐。靜芬道：這一幅是第一次展覽會的出品，這一幅是第二次展覽會的出品。吾父親說是吾家。



先。祖。當。初。所。住。的。海。島。和。這。風。景。相。似。特。以。重。價。購。來。仙。葩。道。怎。麼。掛。在。姊。姊。房。中。靜。芬。道。這。是。父。親。的。意。思。仙。葩。笑。道。我。知。道。了。這。定。是。男。爵。有。擇。婿。之。意。靜。芬。却。笑。而。不。答。仙。葩。道。到。底。江。南。田。是。誰。的。弟。子。他。在。何。處。修。業。學。過。繪。畫。的。靜。芬。道。說。也。奇。怪。他。起。初。却。沒。有。學。過。畫。在。學。校。中。却。學。的。法。律。也。沒。有。什。麼。好。成。績。後。來。從。著。柯。遜。老。律。師。學。律。師。突。然。之。間。轉。換。了。藝。術。上。的。事。看。官。們。一。個。學。做。律。師。的。人。忽。然。一。變。而。為。名。畫。師。到。底。世。界。上。有。這。事。沒。這。事。也。難。斷。定。不。過。終。是。個。不。可。思。議。的。事。呢。靜。芬。道。吾。父。親。和。江。南。田。的。父。親。他。自。小。兒。常。到。吾。家。來。後。來。學。了。法。律。忽。然。有。一。天。到。我。們。家。裏。告。訴。父。親。說。他。現。在。不。願。意。做。法。律。家。要。做。一。個。藝。術。家。了。近。來。頗。注。意。於。繪。畫。吾。父。親。驚。問。他。你。從。來。沒。有。學。過。怎。麼。便。做。畫。師。他。說。在。學。堂。裏。曾。秘。密。學。過。又。說。一。兩。月。以。後。便。有。畫。品。出。現。了。到。了。那。天。他。招。集。了。許。多。人。在。他。畫。室。之。中。發。表。他。所。畫。人。家。一。見。了。沒。一。個。不。驚。為。天。才。仙。葩。聽。了。也。不。開。口。那。靜。芬。又。道。他。的。畫。也。不。知。道。是。做。模。誰。的。筆。法。全。是。他。自。己。獨。創。的。世。界。上。凡。是。天。才。都。能。自。己。獨。創。有。人。說。他。是。私。淑。達。那。稱。讚。他。的。說。他。是。達。那。以。後。第。一。人。最。奇。怪。的。他。自。小。兒。沒。有。到。別。處。旅。行。過。他。的。畫。全。然。是。他。想。像。中。來。的。要。不。然。便。是。一。見。那。天。然。景。色。便。深。印。在。腦。中。別。的。畫。師。數。個。月。的。

旅行却不及他幾天。咧仙葩妹妹你瞧這畫中有個女郎，倒有點兒像你。他的畫中大概總有這個女郎。人家問他，說是他意想中的女郎。因此人便稱這女郎爲江南田之意中人。我今見了妹妹，想起你年幼時的容貌，很像這畫中人。咧那時靜芬又告訴他江南田往後又發行一種雜誌，突然又爲詩人。又爲小說家，又爲批評家，真似絕大的天才。靜芬雖說得高興，仙葩却在那裏上他的心事。靜芬道：妹妹好似今天氣色不甚好看。仙葩道：不差，我暫告退了。便從靜芬家出來。

第十三章

仙葩回到家中，心中只是籌思怎麼江南田的畫却和羅玉英的畫是一模一樣的呢？這畫我是認得。決定是羅玉英所畫，爲甚麼署著江南田的名呢？奪他人的名譽，增自己的威光，這種行爲難道不被人瞧破嗎？你雖瞞得過世界人，只怕瞞不過我瓊林仙葩之目。他既做此事，自然要得羅玉英的同意。我只想像羅玉英怎麼便許他同意做這不名譽的事嗎？又想他在五年以前正是研究自己的技藝，要揭自己的名譽，是他第一的目的。誰知到了如今，連自己的名也隱沒了，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仙葩想我再見羅玉英時，倒要切實的問他一問，究竟爲甚麼放棄一切，把天才的名譽送與人家自己縮在

那老鼠窠一般的畫室裏難道真個甘心處這個逆境嗎無論如何我總要想法子救出他這個困厄之途仙葩正在那裏想時楚芳來說江南田先生有電話來要拜訪姑娘仙葩暗想他來得正好我正。要考察考察他那天才的真價咧停了會兒江南田果然來了瞧他裝成那一種安閑的態度便像個成名的才子要是羅玉英來和他一比顯見得是個寒酸樣子但是仙葩一見了江南田便想起羅玉英扯破銀行支票的事兒因想江南田的這個人便是奪取羅玉英的天才名譽人格的人仙葩想到那裏竟瞧他似自己的仇敵一般漸漸兒談到畫上去覺那江南田的理論全似拾人的牙慧一般而且所問非所答你問這個他答那個仙葩愈加覺得他是個價鼎了他見仙葩和他談話自謂得意要誇張他的天才益覺顯出鄙陋到後來仙葩自己取出他的畫來又與了他一支筆請他改削他取了一支筆便道是啊只我加上幾筆那畫全幅都有活氣了說雖如此說那鉛筆只在指頭上拈弄却不著紙那仙葩想著當初羅玉英教書的當兒那管筆是活的著紙颯颯筆無停滯爲甚如今江南田這支筆兒宛如歐洲初到支那握著他們的篋兒一般橫豎不得勁兒只見江南田把筆尖兒離紙約寸許的光景在那裏作勢口中不住的說道只消加上幾筆那死畫便成活畫了仙葩也不作聲一雙眼

睛只隨著他筆尖兒盤旋。那江南田又道：姑娘是聰明人，況且從前學過畫的，你只瞧我下筆之法，就可長進不少。要是沒有習過繪畫的婦人，瞧了還不知是天才之筆。咧！正說著，只聽得火爐架上的小金鐘敲了四下。江南田驚道：「阿呀！四點鐘了嗎？我不是四點鐘約一個朋友談話的嗎？怎麼到了姑娘這裏就忘了時刻了？姑娘的畫兒，我改日再來改罷。早見他急匆匆的去了。江南田去了，楚芳纔說：「凡是天才的人，都不肯教人，幸是姑娘要是別人，他早就去了。」仙葩道：「饒夫人，你到底見過江南田自己親筆畫過沒有？」楚芳道：「怎麼沒有見過？他就瞞得過我們也瞞不過大衆。」仙葩道：「他的畫題大概都是海景嗎？」楚芳道：「不差，他和別的畫師不同，別的畫師往往都喜山景，他却歡喜海景。他的畫中而且終有個少年女郎，人家說像你姑娘幼時的容貌。」仙葩聽他們都如此說，愈加心中疑惑，一定要向羅玉英問個明白。只是今天却是時候晚了，停會兒柳笛孃來了，說是哥哥病了，所以兩日沒來。仙葩問：「是什麼病？」說是神經過於激動，因此發起熱來。仙葩道：「我們一同出去散步，散步罷。」那時兩人並肩而出，隨意的走走，便走到羅玉英老鼠窠的畫室裏來了。誰知羅玉英却不在家，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仙葩便道：「明天再來訪他，教他明天等候著。」那時仙葩又常常聽得柳笛孃說他哥哥爲著戲曲失敗。

因此害病所以倒很可憐。他便道：「你家中離此不遠了，我去看望看望你家哥哥，或者也可以安慰他。」些箇孃道：「姑娘怎麼貴人踏此賤地？若說吾哥哥近來誰說的信切的話，他也不聽。終日抱著那脚本行將發狂了。」仙葩道：「我去一讀他的脚本，難道真個絕望的嗎？」箇孃道：「姑娘知道藝術家的苦心，或者能安慰他一二也。未可知，只是他兩年以來全副精神所託命的戲曲，現在教人家批評，說是毫無價值。」你道他難過不難過？兩人說話時，已到了柳家兄妹所住的屋子。真個和羅玉英的老鼠窠不相上下。那時柳本初還手執那戲曲的原稿，在那裏發蹶，口中不住的說道：「有名的批評家宣告失敗，可不是枉費這兩年心血嗎？」仙葩道：「一個批評家說是失敗，安知別一個批評家說是不失敗嗎？」批評家的意見各有不同，豈能一致呢？這一句話說出來，却就給柳本初幾分的希望。那時箇孃也在旁說道：「哥哥這位姑娘是最熱心的，我們何妨讀與他聽聽？」那時他兄妹兩人便把戲曲的本文讀與仙葩聽。又隨時加以評議。那箇孃的讀法本來最好，抑揚得宜，把劇中所有表情都能顯出來，不知不覺把個仙葩姑娘宛如化了戲中的人物，忽喜忽悲，忽驚忽愕。他是個最天真爛爛的人都表現在容貌上。到得一幕方終，宛如夢初醒，原來柳本初被第一流的批評大家江南田說他那脚本沒甚價值，他早已

頹。喪。了。現。在。却。見。仙。葩。的。熱。心。態。度。便。不。管。有。價。值。無。價。值。也。就。鼓。起。興。來。了。說。我。再。搬。動。那。木。人。兒。也。足。以。現。戲。中。幾。分。的。意。味。那。時。笛。孃。所。讀。的。臺。詞。合。著。木。人。兒。行。動。登。時。這。一。個。狹。小。的。室。中。宛。然。變。成。個。大。世。界。兩。小。時。間。三。幕。戲。方。纔。讀。完。把。一。個。仙。葩。姑。娘。如。入。幻。境。之。中。仙。葩。道。這。樣。劇。本。那。第。一。流。的。批。評。家。還。批。他。要。失。敗。嗎。本。初。道。是。的。他。說。這。劇。本。怕。無。論。那。裏。的。興。行。人。無。一。顧。之。價。值。反。供。人。訕。笑。而。已。仙。葩。道。這。第。一。流。的。批。評。家。到。底。是。誰。呢。他。們。兄。妹。兩。人。你。瞧。著。我。我。瞧。著。你。誰。也。不。說。出。來。仙。葩。道。到。底。是。誰。據。我。想。來。非。但。不。致。失。敗。而。且。可。以。教。人。歡。迎。但。是。這。腳。本。是。要。聽。專。門。家。的。批。評。我。却。認。得。幾。個。接。近。劇。場。的。批。評。家。我。可。以。請。他。鑑。定。鑑。定。原。來。仙。葩。心。中。就。想。起。了。沙。步。梨。因。為。沙。步。梨。在。演。劇。社。會。中。頗。有。些。兒。勢。力。這。時。柳。本。初。經。仙。葩。如。此。一。說。漸。有。活。氣。臉。上。也。不。覺。有。幾。分。血。色。便。道。還。有。句。話。要。告。訴。姑。娘。他。雖。批。評。這。腳。本。不。能。興。行。他。却。願。出。百。圓。購。買。這。腳。本。去。仙。葩。道。這。更。奇。了。他。既。然。說。失。敗。又。教。人。訕。笑。怎。麼。願。出。百。圓。購。買。這。腳。本。去。呢。柳。本。初。道。他。如。此。說。我。們。想。他。也。是。好。意。仙。葩。道。先。生。兩。年。的。心。血。只。值。一。百。圓。嗎。而。且。這。位。批。評。家。他。得。了。這。腳。本。便。怎。麼。樣。呢。柳。本。初。道。聽。說。他。重。新。鈔。寫。過。用。自。己。的。名。字。發。表。仙。葩。想。這。可。又。不。是。件。怪。事。嗎。把。人。家。的。傑。

作盜取了。算是自己的著作。這樣批評家。實是世間所少。有便問先生。怎麼樣回答他呢。柳本初道。尙未決定。我想我自己兩年的辛苦。撰成這一本戲曲。却用他人之名出版。覺得心中有所不忍。仙葩道。既如此。怎麼不明白回絕了他呢。柳本初注視笛孃之顏道。實告訴姑娘。這位批評家常常購取吾妹子的詩稿。我們兄妹兩人。藉此度日。要是回絕了他。只怕賣詩的主顧斷了。仙葩道。笛姊姊的詩稿。怕沒處地方投稿。在我身上。不用憂慮。決計回絕了他。爲是柳本初道。我也如此想。不是吾哥哥誇獎妹子。他做的詩。實可稱爲傑作。柳本初說時。便隨手取他妹子一冊詩稿。在手道。我今朗吟一首給姑娘聽。聽當時柳本初朗吟一遍。仙葩聽了。覺得好生奇怪。好似在那裏聽得過的不覺滿腹的疑雲。便道。笛姊姊。你這詩稿。請借我兩三天。決不損污你的。笛孃道。這有什麼要緊。你將去便了。這天晚上。仙葩歸去早睡。到了明天。預備去訪沙步梨。和他商量柳本初戲曲之事。和柳笛孃賣詩之事。然後回來。再去詢問羅玉英。怎麼江南田的繪畫。和他一個模樣。依瓊林仙葩的意見。想這三個人都是天才。怎麼落魄至此。他起了一個願心。無論如何必定把三人提拔起來。傾家蕩產。亦所不惜。看官們。你想仙葩的爲人。可不是社會上一個紅妝豪俠嗎。

第十四章

且說那饒楚芳。委實是江南田特派的一位偵探。他見仙葩出去了。自己也到江南田的畫室來。江南田便抱怨道。借金失敗。却是你不能善爲說詞。楚芳道。這事却怪不得我。我總算給你盡力了。這是你自己平日不能得他的同意。却來抱怨。誰江南田道。現在這種無意味之事。我也不必與你爭執了。第一個運動不成。我便要著手第二個大運動了。楚芳道。怎麼第二個大運動。江南田道。不得已。我惟有向仙葩求婚之一法了。楚芳跳起來道。什麼話。江南田道。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也只有這一著了。楚芳道。你心中到底是打什麼主意。江南田道。你別著急。我自主意。你只在裏面出死力。幫著我。我終負不了你。我只和他有婚約的話兒。喧傳出去。我外面的信用。便高。債權者也不敢相逼了。拉空子也有拉處了。只過了這個難關。我便和他破這個婚約。也沒有什麼難處。楚芳道。人說你是當世第一天才。却不想你是當世第一薄情人。江南田道。要是你有瓊林仙葩的聲價。我也不至於失却這信用。怎奈你沒有這聲價。我不得已。只好利用他人的信用了。楚芳道。你別花嘴巧舌。打量誰不知道江南田道。我沒有別的意思。只要人家知道我和仙葩有這個婚約。我那目的就達了。至於仙葩本人的願意不

願意還在其次。楚芳道：果然如此，却也罷了。倘然你要拋撇著我，你別怪我將來。我必向你復仇。那時雖沒說有復仇的方法，但是言語裏頭，勞髯有很著力的樣子。江南田只得答應道：我知道。兩人說話之間，江南田又問道：仙葩那裏要送些什麼贈品與他？纔中他的意。楚芳一面想，一面在室中環視。見那北窗之下，一幅初畫成的圖畫，便道：這畫好極了，便是我們不懂畫的人見了，也覺得好。仙葩是知畫的人，就把這個贈與他罷。江南田道：這是要送到展覽會裏去揚名，世界不能贈與他的。楚芳還立在那裏讚道：這樣的畫，不想出在一個學法律學的學生腕下，教他們那些專門畫家，可不慚愧死嗎？說著，楚芳回到江南田傍邊，只見桌上有一片紙，是江南田親筆的原稿，便道：把這個送與他，也好。江南田道：這是我送往印刷所的原稿，難道他歡喜嗎？楚芳道：前天他讀了你的詩，很覺心醉，我想你把自己親筆的原稿給他，他也願意。江南田道：不差自古才人一字一畫爲世間所愛惜，你只瞧擺倫的詩稿，有人癡得一行半行的，便有很大的價值，爲人爭購。既然如此，你取去便了。不言饒楚芳回家，且說仙葩先到了美術院中，自己用了一番功，把那名畫瞧得多自然。腕下通靈，然後來尋沙步梨，和他商量柳本初戲曲之事。沙步梨道：姑娘這戲曲一事，門外的人實在不大能知道，其中奧妙，姑娘今天

雖然誇獎他十分高妙。但是。你一人說他好。敢是不中用的。而且是第一次的著作。要教那興行的主人。便爾信用。可是件不容易的事。仙葩聽了。滿腔熱念。却冷了一半。便道。可憐他確是個文學界的天才。雖是第一回。實在是名作。沙步梨道。不相干。就說是天才。也有許多人經過了好幾次失敗。積了許多經驗。漸漸兒顯出他天才來。要是無名之英雄。倘沒有特別的辦法。興行主總不大敢於承受。仙葩道。怎麼喚做特別的辦法。沙步梨道。辦法也不一。譬如說有一個人出來擔保。假使這一本戲曲興行下來。受了損失。這損失由他賠償之類。也是一端。仙葩道。有人擔保了損失。想無不可。沙步梨道。姑娘。可不是願擔保這損失嗎。仙葩道。是沙步梨道。我勸姑娘不必罷。那劇場中興行失敗。與他名譽有關。你便是賠償他損失。他還不願意。咧。仙葩道。興行一劇。也不過幾天的事。倘然一天兩天。瞧著失敗。立刻便止了。有怎麼不可。沙步梨道。倘然一定要興行的呢。那大劇場。決計不肯犧牲。可不必說了。只好那中等的劇場。試演三日。連佈景服裝。以及優伶的練習費。大概須得五萬圓。仙葩想。五萬圓呢。我既要成全一個人。決不吝惜。只是倘和柯遜老律師相商。他是決不肯答應的好。在我既達了年用錢。是可以自由。謝纔楚芳。不是勸我借三萬五千圓。與江南田的嗎。現在我不過再加了一萬五千圓。可是

值得多咧。便道：「既然如此，這五萬圓的損失，由我承受便了。」沙步梨怔怔視了仙葩半晌，說：「但承受五萬圓的損失，還不濟事，非得大有力的股東推薦他們，還不肯與行。」仙葩道：「怎樣有力的股東？」沙步梨道：「要確實，在劇場中有十萬圓股本的股東，方保得他損失的危險。」仙葩道：「有什麼法子可以做他的？」大股東呢？沙步梨道：「阿呀，我不過如此說罷了。至於如何周旋，我却沒有辦過。」這事看官們要知道仙葩的性質，既信了，斷無有退步之理。此時宛如急箭離弦，恨不立刻就請沙步梨到劇場中說去。要是沙步梨是個輕佻私利的人兒，今天可以大大的發他一注財，興高采烈的去辦了。幸而他是一個篤實誠懇之士，他把種種切實的話告訴他，後來纔想出一個「試演會」的方法來。原來這「試演會」英國話喚做「麥其耐」，是招集許多熱心要好的朋友，一面開會宴飲，一面便奏演歌曲戲曲之類。請人家評判用這個方法時，大概借那空的劇場，雇幾個臨事優伶，或者朋輩中有志客串，這却花不到幾多錢。沙步梨給仙葩想出這個方法來，仙葩自然贊成，說我辦這事總要仰仗大力。第一件我就沒有這許多明白戲曲的友人。沙步梨道：「我想借劇場雇優伶的事，雖然略花得錢多，但是姑娘既熱心此事，究竟不在乎此。不過似乎覺得太招搖了，而且也須得柯遜老律師的同意，我想不如就在姑」

娘。府。上。約。幾。十。個。高。等。文。藝。界。中。人。開。一。個。試。演。會。倒。覺。得。不。傷。雅。道。仙。葩。道。好。極。好。極。今。天。幸。虧。和。先。生。商。量。了。其。次。便。講。及。柳。笛。孃。詩。稿。一。事。沙。步。梨。說。讓。我。拜。讀。過。了。要。是。真。有。價。值。可。以。介。紹。最。後。便。談。到。江。南。田。的。畫。上。去。仙。葩。說。我。想。買。他。一。幅。不。知。要。多。少。價。值。沙。步。梨。道。近。來。江。南。田。的。畫。可。是。價。值。不。賤。大。概。和。他。本。人。講。論。先。得。有。五。千。圓。纔。可。開。口。仙。葩。想。一。幅。畫。要。五。千。圓。這。雖。是。江。南。田。的。畫。價。其。實。便。是。羅。玉。英。的。畫。價。不。過。被。江。南。田。橫。奪。去。罷。了。因。道。就。是。五。千。圓。給。我。購。一。幅。便。是。他。從。沙。步。梨。家。裏。出。來。再。去。訪。羅。玉。英。却。不。在。家。向。美。術。館。去。轉。了。一。轉。重。去。尋。羅。玉。英。却。依。舊。不。在。家。只。得。快。快。回。去。因。想。昨。今。兩。天。怎。麼。他。老。不。在。家。呢。到。了。晚。上。電。燈。光。中。取。出。柳。笛。孃。的。詩。稿。剛。剛。讀。得。一。葉。那。饒。楚。芳。已。進。來。了。說。道。我。得。著。一。件。很。可。寶。貴。的。東。西。在。這。裏。呢。說。著。便。把。剛。纔。在。江。南。田。那。裏。所。得。的。親。筆。原。稿。取。出。來。仙。葩。却。淡。淡。的。問。道。你。手。中。是。那。兒。來。的。一。片。字。紙。兒。楚。芳。道。阿。呀。呀。怎。麼。說。字。紙。兒。你。可。知。道。擺。倫。的。親。筆。詩。稿。一。行。兩。行。可。有。很。大。的。價。值。咧。仙。葩。道。難。道。你。手。中。的。是。擺。倫。親。筆。詩。稿。嗎。楚。芳。道。這。不。是。古。代。的。擺。倫。却。是。現。今。的。擺。倫。乃。是。江。南。田。的。親。筆。他。預。備。次。號。雜。誌。上。的。原。稿。將。送。到。那。印。刷。所。去。的。被。我。討。了。來。仙。葩。冷。冷。的。道。江。南。田。便。是。現。在。擺。倫。嗎。說。著。把。那。原。



稿子細一看仙葩姑娘不覺朱顏忽暈翠眉倒豎。你道爲何原來。此詩和柳笛孃詩稿中的詩一模一樣。不覺失聲問道。這當真是江南田詩嗎。楚芳見仙葩顏色有異。便道。難道這詩有什麼異樣的事嗎。却教姑娘如此驚慌。仙葩連忙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因想。橫豎今天江南田的詩稿和柳笛孃的詩稿都在這裏。我把他比對一比。對可就明白了。便向饒楚芳道。今天我晚上有事。你不必到我屋子裏來。罷。楚芳去了。他就把江南田詩集和柳笛孃的詩稿一比對說也。奇怪。却沒有一首不是字句相同。看官們要是仙葩姑娘是今世一個歷史家考證家。必然說是柳笛孃愛好江南田的詩。所以寫在自己的詩稿上。但是仙葩却並不是什麼學者。只憑自己的直覺判斷。覺得是江南田盜竊柳笛孃的詩。況且江南田未發表的詩稿如何。柳笛孃的詩稿上已經有了。這便決不是柳笛孃盜竊江南田的詩了。如此說來。江南田不但盜畫。而且盜詩。未免覺得那人可惡。羅玉英我定要救出他。柳笛孃和羅玉英處於同一之境。地我難道袖手旁觀不成。不但此也。那笛孃的哥哥柳本初也是個苦心孤詣之人。千辛萬苦編成了一部劇本。江南田又想用法子攬奪他。這三個人是同一之運命。無論如何。我必助他一臂之力。他思量定了。遂歸臥室。到了天明時。却有一個人輕輕掩入室中。這人是誰。可不就是

那饒楚芳他見桌子上江南田詩集和柳笛孃的詩稿並放在一起。點了一點頭也便退出去了。仙葩姑娘却一夜未曾合眼。他想這江南田既盜人畫又盜人詩。又要想盜人脚本。他自以爲做得機密。再沒一個人知道了。不想這個秘密都握在我一人之手。我是明明白可以洞燭其奸。但是說給人家聽。你想這樣倫敦第一天才的江南田却是盜竊人家的東西來的。誰還信得呢。可是經他盜竊的三位被害人我卻認得的。不但認得。又都是我的好友。因此這三人失其相當之地位。而且連名譽報酬一切都犧牲了。現在這個秘密却握在我手中。試問我不救他們。還有誰能救他們呢。仙葩那時又想。倘然我直接和他們三人說了。罷勸他們以後所作的東西再別買給江南田。這未嘗不是一法。但是終得給他們籌一條出路。要是江南田的大天才。遮在前面。終被他阻住了。三人前途發展之路。塞住了。他們三人生活之道。他們自己可不知道。却寧可犧牲一切。幫助江南田。就爲此故。倒不如明向江南田說。穿說你的假面皮。却被我窺破。從今以後。再不能盜竊他們東西。又恐怕他老羞成怒。最好是教他自己覺得知道羞耻。不再敢於如此。那就好了。他想定了。便再去尋羅玉英。却依舊沒有回來。仙葩只得留一封信在那裏。過了兩天。再去訪他。只見那信封原不動。仍舊在那裏。也沒有動過一動。仙

葩想這是什麼緣故呢。難道前一夜激勵了他。從此發憤起來。預備爲奮圖之生涯。出去遊歷。搜求盡料了嗎。沒有法子。只得快快而歸。因想羅玉英既不在。此我先著手於柳笛孃兄妹的事兒。昨天不是和沙步梨商量定妥的嗎。在吾家中開那名喚麥其耐的試演會。我們先試他一試。咧。那時仙葩主意打定。却把這事藏在心裏。連柳本初笛孃誰也不告訴他們。只在自己心裏要試驗江南田。教他難乎爲情。石官們要知道瓊島仙葩要算是個大膽的女郎。他開這個試演會。委實是要當面羞辱江南田。你想江南田是何等樣人。你一孤弱的女子。要和他鬪。怎麼鬪得過來。分明是老虎頭上拍蒼蠅。獅子爪邊捉蟲子。了。可不是忘了自己。遭此危險。那時仙葩却不但自己忘了危險。而且以爲非常有趣的喜劇。他正欣欣然在那裏著力進行安排。妥當了他。向饒楚芳道。我們在下禮拜二要開一個試演會。了。那天請了無數的客。望你把江南田也邀了他來。可憐那江南田還在夢中。他怎麼知道這一天來了。要討老大的沒趣。方以爲仙葩十分推崇他。所以如此。仙葩又邀了他姊妹靜芬和男爵夫婦沙步梨。是重要的人物。自然要到的。又請了和劇場有關係的幾個人。總共算起來。所到的客也有四十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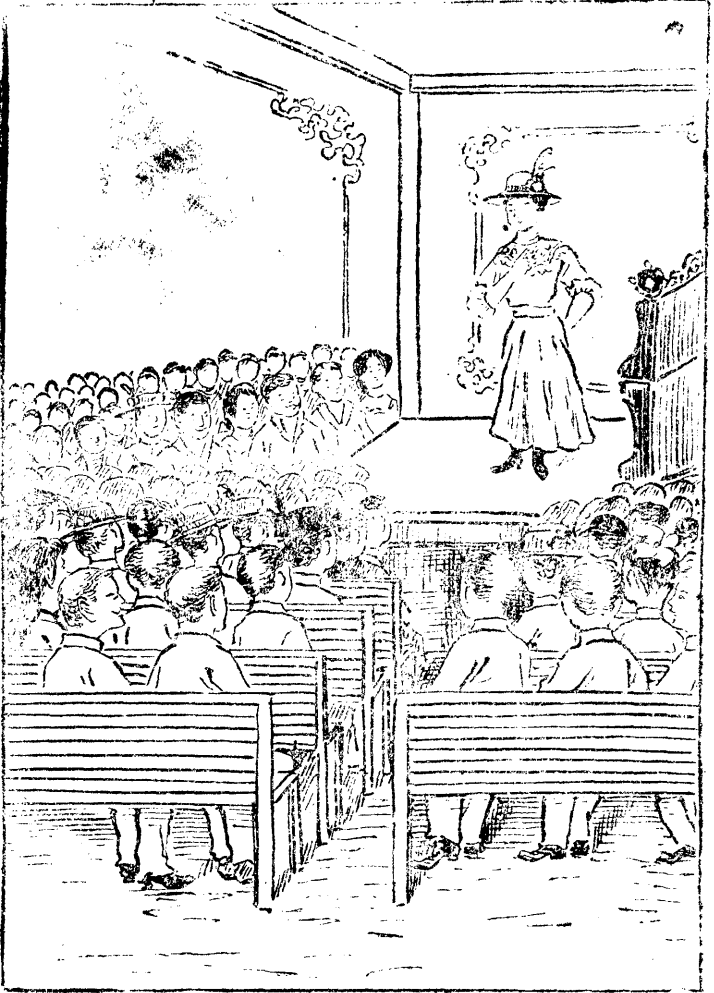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

且說這一次瓊林仙葩所開的試演會其中倒有兩齣戲一齣是柳本初的脚本人家都知道的今天所以要開會的目的便是爲此另外一齣是個絕妙的無言喜劇只有仙葩和江南田兩個兒知道人家誰也不明白他葫蘆裏賣什麼藥因此上今天一切的準備都是仙葩一個人在那裏安排他就把羅玉英五年前所畫的紫瑤瓊羣鳥風景圖三幅配成極華麗的框子掛在室中依他的意思想把江南田的畫幅並掛在那裏却因一時未及購到前日託過了沙步梨沙步梨來回復說是展覽會沒有開過江南田的畫不肯出賣只得就把羅玉英的畫掛了一方面便是柳本初的戲曲今天早請了多數的劇評家和那劇場有關係的人這一番試演仍舊是柳本初搬演那木偶人笛孃朗誦那本文臺詞兄妹兩人自然無日無夜的在那裏溫習預備仙葩也處處替他留心屋中的光線聲浪都是很要緊的要讀脚本的和演木人的相配合客席又要略暗幾分自己却和靜芬兩人傍著音樂臺而坐既瞧得見他們兄妹二人又要瞧得見人家不知道的那無言喜劇其實今天這件事兒在仙葩一方面算是喜劇在江南田一方面可不是個大悲劇嗎仙葩安排一切絕不和饒楚芳商量饒楚芳也只在

那裏袖手旁觀却冷冷的說道姑娘今天請那四十餘人的客這費用可也不小咧仙葩道爲著自己朋友分上這些些費用不算什麼事楚芳道我想這個鄉村間的文藝家他所撰脚本便想奔走劇界中人卽時興行恐不容易仙葩道我也不想他卽時興行但望把柳本初介紹到批評家及劇界中去給他開一條路不至於閉門造車將來或者有個希望庶不埋沒他的苦心楚芳道姑娘自然是一片好心只怕他們得意了却忘却了姑娘的恩義我瞧他們兄妹二人難保不是這般人仙葩笑道這也聽他們罷了我却並不在意楚芳見什麼話都說不進去也只得罷了既在這裏也不能不幫著仙葩配置客座預備茶點之類那一天還沒有到日暮柳本初兄妹早就來了笛孃攜著一包木偶人他哥哥用兩根木支著身體而來他們兄妹以爲今天晚上是一生榮辱所關要是今天失敗下來便永無翻身之日柳笛孃想到這裏覺得今天責任之重却身體在那裏發抖仙葩引他們到今天安排的場所可憐柳笛孃宛如第一次上戰場一般心裏頭跳個不止他說怎麼好呢我此刻就在心慌要是一驚惶更開不出口了仙葩道這有什麼驚惶你只當在自己屋子朗讀罷了今天的客況且只有四十人笛孃道只四十人個個都是內家比四百人還利害仙葩道不妨事那時大衆都注目搬演木偶人

上。誰。來。瞧。你。柳。本。初。却。用。呵。叱。的。聲。調。道。妹。子。我。們。出。來。的。時。候。怎。樣。的。吩。咐。你。的。嗎。要。是。再。一。挫。了。可。就。沒。有。法。子。了。笛。孃。把。手。拊。著。心。只。覺。得。跳。個。不。止。楚。芳。在。傍。邊。却。道。笛。姑。娘。你。從。前。在。學。校。裏。的。時。候。難。道。沒。有。念。過。書。嗎。這。便。和。念。書。一。般。念。念。就。是。了。笛。孃。道。學。校。裏。的。事。情。怎。能。和。這。個。相。比。呢。楚。芳。冷。笑。道。這。原。也。怪。不。得。你。一。個。鄉。村。間。的。女。孩。兒。家。跑。到。這。個。倫。敦。繁。華。熱。鬧。的。交。際。場。中。來。嚇。也。就。嚇。慌。了。笛。姑。娘。你。放。大。膽。子。不。用。驚。慌。我。來。幫。你。的。忙。待。我。坐。在。你。的。旁。邊。要。是。你。念。不。出。來。我。就。來。代。你。你。可。知。道。我。的。脾。氣。正。和。你。相。反。越。是。聽。的。人。越。多。我。越。覺。得。興。高。采。烈。咧。原。來。那。饒。楚。芳。是。當。過。女。優。出。身。的。他。自。然。不。致。懼。怯。而。且。從。前。周。流。鄉。村。各。處。的。劇。場。也。博。得。大。衆。的。彩。聲。這。時。人。家。雖。不。知。道。他。自。己。是。很。明。白。的。咧。那。笛。孃。被。他。一。激。倒。也。鼓。起。他。的。勇。氣。來。了。且。說。那。時。笛。孃。的。心。也。漸。漸。鎮。定。了。許。多。的。客。也。續。續。的。來。了。談。話。室。裏。面。早。已。笑。語。喧。闐。原。來。這。種。試。演。會。向。來。人。家。都。不。甚。瞧。得。起。因。爲。你。要。是。個。大。名。家。編。成。一。部。腳。本。人。家。都。求。之。不。得。你。搶。我。奪。還。用。什。麼。試。演。會。嗎。要。開。那。試。演。會。的。都。是。不。大。有。名。氣。的。人。所。以。第。一。流。的。批。評。家。往。往。不。肯。到。或。者。委。託。他。的。生。徒。後。輩。代。理。出。席。但。是。今。天。的。試。演。會。却。與。衆。不。同。一。個。也。沒。有。代。理。人。都。是。自。己。親。到。可。是。有。幾。個。緣。故。

一則是沙步梨的面子。沙步梨評劇界中却有些兒勢力。所以大家都來。二則呢。江南田要顯他和仙葩。是漸有關係。所以也很運動他們。一輩人來。三則瓊林男爵也是交際社會中人。自然也有些力量。其實都不在此那最大的吸力。却在仙葩自身。你想這樣一位艷如天女。正在妙齡。富有資財。尙未配親的姑娘們。在家中宴客。誰也不來。而且人家又說他音樂如何如何的好。美術如何如何的妙。誰也要來瞧瞧。到底是怎樣一位美人。所以今天不約而同的大家都到了。仙葩安排來客坐定了。便把印刷物分派與衆人。其中便是戲曲的節目。仙葩今夜歌唱的本文。這時衆客都到了。只有那今天最緊要的江南田。却沒有來。想他或者事情不能分身。以致缺席。却不能永遠等他。他那試演會就要開場了。這時仙葩只得起立。向著來賓宣告道。今天承諸位貴賓到此。不勝榮幸。這試演會便是爲敵友柳本初君的戲曲和他妹妹笛孃的詩要請諸位賞鑑。這戲曲還是他第一次的著作。不知道能否興行。所以特開這試演會。請諸位貴賓指教。這脚本中的事實。時代在十六世紀。而地方在意大利。其實是不拘拘於此。不過借題發揮罷了。優伶是作者自己。却用木偶人搬演。這也見作者一番苦心。但是此項著作在作者並非爲自己消遣娛樂之計。很有這個決心。將來要把自己抱負吐露在劇界之中。所以



不辭辛苦竭力研究頗有不落他人後之想。因此我想今夜的一番試演或是成功或是失敗和著作家的前途大有關係。請諸位貴賓別輕輕看過細心賞鑑爲幸。再者關於作者的履歷我也奉告一言。他本是個軍人在國家南非戰爭時代慷慨從軍却得了名譽的負創失去了一足。現在這脚本中有戰場一幕便是他在鎗林血雨之中經千辛萬苦所經歷得來的。斷非一種文學家在書室中憑著理想構成的。其他一切都有印刷品的戲目在那裏請諸位一瞧便明白了。只這幾句話兒仙葩便種了個潛勢力在裏頭。他說到柳本初失去一足受名譽之創時把一雙靈敏的目光注射到柳本初身上。一衆來賓都跟了仙葩的眼光望去。只見柳本初在那弄木偶人的桌子背後垂頭而坐。傍邊有支木杖作「」字形。大家於哀憐之中又加一層尊敬之念。取著戲目在手又低低的說道。原來是個愛國男子。怪可憐的已經殘廢了。大家交頭接耳無非說此那時仙葩和靜芬走上音樂臺靜芬奏槐哀啞令仙葩用批雅拿和他奏了幾曲便是試演開場了。笛孃不免戰兢兢初開口的當兒聲音有些兒震顛。正在此時江南田也來了。他初進門口仙葩眼快早已瞧見想他們的曲戲開場我們的喜劇也啓幕咧。那時江南田也來劈面就瞧見高懸羅玉英的三幅畫原來那畫幅所懸的地方正對門口。

無○論○何○人○進○得○門○來○沒○有○不○瞧○見○這○畫○幅○江○南○田○却○是○分○外○眼○明○見○了○此○畫○便○有○些○不○愉○快○的○樣○子○音
樂○臺○上○的○仙○葩○却○早○已○瞧○得○分○明○在○這○種○地○方○凡○是○後○到○的○人○都○輕○輕○的○揀○一○個○座○位○坐○了○不○去○招○呼
別○人○爲○的○是○怕○驚○擾○了○他○人○誤○了○人○家○視○聽○亂○了○人○家○耳○目○今○天○江○南○田○也○是○把○脚○步○放○輕○了○在○背○後
擇○一○個○空○椅○子○坐○了○可○是○心○中○老○大○不○放○心○時○時○儉○看○那○所○掛○的○畫○幅○仙○葩○暗○暗○地○好○笑○想○他○漸○漸○注
意○到○畫○上○去○定○有○趣○事○發○現○這○時○候○柳○笛○孃○朗○誦○脚○本○的○聲○音○漸○漸○兒○響○亮○大○凡○初○開○口○時○最○覺○煩○難
到○得○後○來○那○膽○子○漸○漸○兒○放○大○聲○音○也○不○震○顛○了○況○且○今○天○這○個○試○演○會○成○敗○在○此○一○舉○他○怎○麼○可○以
不○猛○進○努○力○并○且○在○幾○天○已○經○練○習○了○多○時○自○然○駕○輕○車○走○熟○路○一○般○他○而○且○分○出○數○種○聲○音○是○男○的
臺○詞○作○男○聲○音○女○的○臺○詞○作○女○聲○音○老○的○老○少○的○少○各○有○各○的○聲○音○教○人○聽○了○不○致○混○雜○那○柳○木○初○搬
演○那○木○偶○人○兒○起○初○大○家○覺○得○兒○戲○可○笑○要○是○沒○有○仙○葩○起○初○一○番○演○說○大○家○竟○要○笑○出○來○了○現○在○心
中○存○了○一○個○好○意○不○敢○輕○藐○他○却○覺○得○慢○慢○兒○有○意○思○來○了○漸○覺○那○一○尺○長○的○傀○儡○竟○和○活○的○人○一○般
這○便○是○戲○劇○的○力○量○感○人○甚○深○加○著○柳○笛○孃○的○朗○誦○句○句○著○力○人○家○不○免○漸○被○他○引○進○去○了○覺○得○這○戲
曲○頗○有○引○人○入○勝○之○妙○那○江○南○田○是○隨○後○到○的○竟○也○不○知○道○今○天○試○演○會○試○演○的○是○何○種○戲○劇○是○何

人所作他起初只注意在羅玉英的書上想這畫和我發表世間的畫竟是一樣心頓起了不快之感後來想或者偶然掛在這裏也沒有甚麼大意思漸漸兒把注意畫圖的心思眼光轉移到戲曲上來不覺喫了一驚嘆那個搬演傀儡的男子不是我自己去尋訪他過的柳本初嗎這個也是我從前要攬取來的我不是在新藝術的廣告上已經有過豫告的嗎再子細一瞧阿呀呀那朗誦脚本的人不是我一向冒著他名的那位女詩人柳笛孃嗎那時江南田無論如何厚顏究竟有些兒坐不住他那臉上登時好像開了一個小染坊忽而白忽而紅忽而青忽而紫他疑心生暗鬼好似柳本初兄妹兩人把眼睛望著他其實柳本初一心在幾個傀儡上柳笛孃一心在朗誦脚本上誰也留心到後面有位客人把臉兒和火鷄鬪彩呢并且他們也並不知道江南田到這裏來知道他坐立不安的只有○一○人○便○是○仙○苑○姑○娘○把○一○雙○慧○目○時○時○的○暖○著○他○其○次○還○有○一○人○却○是○饒○楚○芳○他○也○覺○得○今○天○江○南○田○有○個○不○安○的○樣○子○其○餘○的○客○目○注○柳○本○初○傀○儡○之○形○耳○聽○柳○笛○孃○朗○誦○之○聲○誰○也○知○道○背○後○還○在○那○裏○鬧○這○一○齣○喜○劇○呢○

第十六章

看官們要知道世界上凡是有等奸猾譎詐的人兒他的臉兒有一種極大的耐力要受得風經得火顛撲不破現在江南田要漸漸造就到此所以他顏色雖然忽青忽白的變了一陣子却一轉瞬間便鎖定了仙葩見他顏色漸漸的和平暗想畢竟是個慣家但是江南田此刻是滿腹疑雲想柳本初家兄妹兩人和仙葩究竟有什麼關係他有何種目的爲他一種脚本便開起試演會來呢他還沒有想到自己身上去只據著饒楚芳的話兒道是仙葩從前登廣告招募女詩人爲師後來應募來的便是柳笛孃他們年紀差不多的姑娘們自然漸漸兒親愛起來總是柳笛孃告訴仙葩說是他哥哥苦心孤詣著了本戲劇無人肯興行因此哀憐他纔給他開這個試演會紹介於世人咧只是這戲劇本來是我囊中之物了無端的從吾手中逸去不能不算是我一個損失但是江南田做這個營生本來是個危險之道他也曾經幾次的驚恐今夜這一下子尤屬險惡的性質可是他一轉念間早已思定善後之策到柳本初第一幕終的時候他倒是第一個先喝起采來仙葩見這光景倒呆了一呆人家見江南田喝采了便也附和著一同喝采又大家稱讚著說這第二幕不知怎麼樣那時仙葩和靜芬又合奏一曲把人聲鎖定了便開第二幕第二幕有了第一幕的交頭自然愈加引人入勝第二幕畢仍

舊由仙葩靜芬兩人奏樂到第三幕更使來客醉其到了歡樂時大家笑聲盈耳到了悲苦時不免衆皆同淚或驚或愕宛如把在座人的情都吸引到戲中來及至最後的一段落更加使人滿意有幾位女賓竟至樂得互相抱持把身體不住的搖動起來到第三幕已畢便有許多人趨近柳本初和仙葩的身旁極力稱讚又和柳家兄妹請把握這裏第一個當先的便是江南田他走到柳本初前比了誰都高聲便道柳本初先啊你的大作實在佩服得很今夜試演會又教人十分滿意不是我和你說的嗎你把原本一改正全體都有精彩了可見我的指點是不差嗎所以這種脚本是要有識的人指導的呢他這種話語咄嗟之間不知是那裏來的虧他也想得出那柳本初在許多向他稱讚之中他已經酥麻的了也沒有留心他說的是什麼話却滿面堆著笑向來賓周旋說承諸位稱讚小子何以克當待略靜一靜兒仙葩又立起來說現在柳本初先生的劇本諸位已經賞鑑過了我要把他令妹柳笛孃女士的詩紹介於諸位我今煩吾家靜芬姊奏曲我便把笛孃的詩歌唱出來唱得不好諸位別笑話至於那詩的本文在那目錄說明書後附印在那裏這時大家聽了也便歸座江南田却急急的去尋那戲目說明書果然那原詩的本文載在那裏那仙葩姑娘於音樂歌

曲一道素有研究所以隨意一開口都成妙蘊今天的來賓中也都是知音大家感服那詩已編成法國國歌想是出於仙葩的大才人家愈加佩服他修養有素歌唱已舉人家依舊圍著仙葩稱讚這一番却不是江南田第一當先了原來他一見此詩的原文宛如受了兜頭一棍須知今夜仙葩所歌唱的詩便是他下期的雜誌新藝術一上用他自己的名義所登載的詩而且第一葉上就登這一篇一到了禮拜六的早晨那新藝術便分配到人家手中可憐今天席上的諸位都是讀新藝術的人這江南田偷詩賊的名譽便要傳遍遐邇了他因此在那裏極力的想法子不想偏偏那邊的沙步梨走近前來他道江南田君現在有一位對君競爭的人來了你可防衛著江南田豈有不知道他言中之意却故意鬥道競爭的嗎是誰是誰沙步梨道我一向心醉讀你的詩盼望那禮拜六日新藝術出版便有得讀你的詩了不想今天仙葩姑娘所唱的詩出於一個無名的女詩人這詩倒也是傑作很有些像你的呢江南田却不慌不忙的說道現在外面學我的詩的也很不少咧停了會兒那時却有兩位紳士偶然走到羅玉英所畫的畫幅下來你道這兩位紳士是何人一個是不知姓名的甲紳士一個便是柯遜律師那甲紳士道柯遜先生你是個法律家常常以文字爲證據可知道畫的問題決不

能以法律解決。咧。柯遜律師道。怎麼不能以法律解決呢。譬如要問這畫是何人所作。他的落款署名。便是證據。這幅畫上署名是「」兩字。自然是「」的人。繪畫了。甲紳士道。這幅畫先生。瞧是何年月。日所畫的。以我鑑定。不過四五年前之物。可不是現代畫家之品嗎。但是現在的有名畫家。却沒有用「」兩字署名的。我想。或者是江南田君的變名嗎。柯遜律師說道。足下鑑定畫品的眼力。頗高如何。不服你。只是你說這「」兩字。便武斷。就是江南田的變名。老夫却不佩服。爲的江南田從前。也在我事務所中。我知道他沒有用過「」兩字的變名。甲紳士道。這個筆法。確是江南田的筆法。絲毫無二。柯遜律師道。安知世界沒有相似之物。甲紳士道。老先生。你不知道。大凡天才之筆。各有一種特徵。沒有人可以模倣得來的。這畫共有三幅。除了江南田。誰人可以畫得出。柯遜律師道。或者他所用的畫材。和江南田相同。甲紳士道。決不爲此。那畫材相同的很多。或山。或水。那能限定我說的是。甲紳士道。不然。同一畫稿。何以教師和學生。便大不相同呢。若說這畫不是江南田自己所畫。我從此以後。絕口不談畫事了。他們兩人在那裏爭論時。大家都都湊近來看。都說這畫確是江南田之筆。又有人說。江南田和仙葩姑娘。近來怕有訂婚之事。益發猜是江南田畫了。送與仙葩的衆人。一致說是江南田畫。



的把個老律師孤立無援。竟無開口的餘地了。老律師笑道：諸位別只管看畫。忘却他那署名。這種議論委實不足厚。倒老夫好在今天。江南田君也在這裏。我們直接一問他。便明白了。這時大家贊成。要向江南田自身質問。只是諸位想想。教江南田怎麼一個答法。江南田耳中也聽得他們在那裏爭論。却佯作不聞。面對沙步梨正在議論自己的詩和柳笛。孌詩相同之點。但是口中雖在那裏講話。那耳朵眼睛不住的照顧四面八方。今聽得他們預備要來直接問他。只暗暗叫得苦。見柯遜律師向自己那裏走來。宛如臆病的人。見著外科醫生。刀光早在那裏心驚肉跳。又好似地板上。一把尖刀直刺他的脚心。登時便立不任。柯遜老律師却那裏知道。還是笑吟吟的。向著他道：江南田君。我今有句很糊塗的話問你。你從前曾經用個變名嗎。柯遜律師只問他。曾用過變名沒有。這個爭論便可解決了。那是法律家提綱挈領之法。這時隨在柯遜後面的紳士。婦人。却是不少。差不多甲紳士是個被告。柯遜是個原告。把個江南田要充做裁判官了。江南田被他們一逼。却逼出一條路來。微微的笑道：這變名不變名。有甚關係。這一時也記憶不實在。也不能回答你。那甲紳士見他滑溜的話兒。似乎要遁而之。他索性把他的歸路塞斷了。便道：江南田先生。這上面掛的畫幅。究竟是你畫。不是你畫。請

你一言而決看官們可知道當甲紳士和老律師爭論時仙葩姑娘也在旁邊他不住的注意江南田的舉動瞧他怎麼樣兒後來見他們逼得他急了他究竟是個女兒家中怕起來想萬一他說是他的變名把羅玉英的名字被他埋沒了這不是那個結果羅玉英一點兒沒有好處嗎到這個時候不能再不開口了便走上前來道諸位不用爭這幾幅畫是我一個友人羅玉英所畫的仙葩這句話一說江南田早沒有回答之便地他只睜圓了一雙眼睛一句話兒都開不出口來因想難道一向作僞的事情到此刻要暴露了嗎但是今天聽了仙葩的話兒第一個驚惶的便是甲紳士他道咳這幅畫果然不是江南田所畫的嗎仙葩道不是江南田先生之筆江南田先生的畫我這裏還沒有購得咧甲紳士道不信江南田君之外還有畫這樣畫的人兒仙葩道是一位新進的畫家喚做羅玉英君甲紳士道這事真不可思議了羅玉英我沒有聽得這個人怕沒有弄差了仙葩笑道這如何會弄差五年前他和沙步梨先生遊覽紫瓊瓏羣島他到瓊林島是我親見他畫的他因此把畫送給了我甲紳士紫漲了臉一言不發傍邊那個沙步梨走近前來道仙葩姑媳之言不差諸君還沒有聽得有個新進畫家羅玉英嗎確是我的舊友這畫又確是羅玉英之筆沙步梨出來講明了大家還有什麼疑慮

那甲紳士也只得連呼著奇怪而去。一衆紳士貴婦人雖不十分知道畫理，但覺得羅玉英的筆法與江南田的筆法相同，大家都不免納罕，停了會兒，招呼來賓同進餐室。江南田却向仙葩告辭道：「承姑娘寵招，禮當奉陪，只是另有他約，謹先告退。」說著，便不進餐室，匆匆去了。江南田氣昂昂的出來，在迴廊下劈面，却就撞見柳笛孃，便低向柳笛孃說道：「你好，你可知道藝術家應守的德義？你既把詩稿賣給我，未發表之前，不能給人家看。我知道了，你留心，便是柳笛孃被他一恫嚇，早已默然無語。江南田又悻悻的出門，一直走到他那印「新藝術」雜誌的印刷所來。他想這詩已經用自己名字發排到禮拜六出版，立刻偷詩賦的名兒就要顯出來了，所以不能不星夜到此。幸虧那印刷所還開著夜工，他遇著印刷工人的首領，在原稿上塗去了自己的名字，把柳笛孃的名字添了進去，還加了一段說明上寫道：

此詩爲前日瓊林仙葩女士所開試演會時所歌唱者，凡聞此詩之嘉賓咸許此詩大似余之所作。余不能不敬佩諸君眼力之佳，而余亦不負此一片樂育之心也。作者柳笛孃女士力摹余詩，可謂逼真，加以造詣安知不青出於藍，是則余非敢謂教訓之力所致，全出於作者之天才也。

今表同情於作者。紹介作者於世之瓊林仙葩女士。對於作者之信切尤足深表感謝。是非但爲柳笛孃女士謝弁爲我輩詩家謝也。吾今登載此詩於我之雜誌亦與有榮譽矣。

江南田從印刷所出來還到家裏又急急寫了一信給柳笛孃道。

笛孃女士慧鑒。昨與君言藝術家應守之德。論君不能以未經發表之售品貿然披露於衆。令余受此損失。然既往不咎。余今且以女士爲詩家中之天才。作種種揄揚之詞。并爲之紹介於世。請觀下期之新藝術。可以知矣。惟紹介文中以女士爲江南田之女弟子。以余生平但開風氣。不願爲師。今以有所關係。遂破此例。願女士嗣今以後勿玷辱江南田女弟子之門牆而努力時出傑作也。矧女士之詩稿從今不願無投處。書肆報社儘可占一地。步此則區區紹介之力不無微勞。蓋江南田女弟子之名稱在今日亦不易得也。我今更祝願令兄柳本初君戲曲之成功。第昨夜之事不得謂之已告成功。須知僅博三數文人之讚賞何足爲奇。是必實演諸舞臺之上。以博萬衆之鼓掌始爲善耳。而茲事我亦微有經驗。與智慧苟有所知。必以奉告。且昨宵之會紳士中由我紹介而來者。居大多數。加以首先稱賞。頗與令兄表同情者不少。卽如沙步梨君者。於劇界良有勢力之人。亦力加讚

許則自後令兄之戲曲恐亦不難實現於舞臺也。瓊林仙葩女士爲賢兄妹如此助力爲今世間秀中不可多得之人物見時爲道鄙人感謝之意再女士以後再願投稿至新藝術者報酬必較前爲豐凡人所處之地位既進則報酬亦增此自然之理也。

第十七章

且說仙葩家中自從江南田去後各來賓到餐室中席間無非讚美柳本初的劇本柳笛孃的詩真是傑作戲曲一方面大家便擔承盡力運動劇場興行詩的一方面也有許多人願介紹到文學雜誌這一回仙葩終算不虛此一舉和柳本初柳笛孃開了一條進身之路他們的感激仙葩不言可喻到了明朝說也奇怪那江南田比了人格外的早十點半鐘的當兒便來尋仙葩姑娘大約他昨夜是一宵沒有睡著想出了許多什麼主意來了瞧他的容顏帶著青灰色眼睛窪了下去這便是昨夜未曾安睡的特徵誰知他來得雖早無奈仙葩早已出去多時了只有饒楚芳在家那饒楚芳也不是個愚笨之人昨天晚上的光景他也知道一二便是不知道推量也推量出來了今見江南田一早就趕了來心中不免也覺納罕便道你今天一早就來可是要面會仙葩嗎江南田也不諱飾道不差前天和你

講的一件○事○如○今○只○索○要○實○行○了○楚○芳○道○你○待○向○仙○葩○求○婚○嗎○江○南○田○點○頭○稱○是○楚○芳○笑○道○今○天○那○裏○來○的○好○機○會○江○南○田○道○我○也○不○管○他○好○機○會○不○好○機○會○總○之○如○今○不○能○再○猶○豫○了○愈○早○愈○妙○楚○芳○呆○呆○的○向○他○怔○視○了○半○晌○道○昨○夜○他○這○樣○捉○弄○你○你○倒○沒○有○什○麼○嗎○江○南○田○佯○作○不○知○道○仙○葩○捉○弄○我○嗎○斷○沒○有○這○樣○的○事○楚○芳○冷○笑○道○你○別○裝○做○沒○事○人○兒○打○量○誰○不○知○道○掛○了○似○你○一○般○的○畫○歌○唱○柳○笛○孃○的○新○詩○試○演○柳○本○初○的○戲○曲○都○是○和○你○過○不○去○江○南○田○聽○了○楚○芳○的○話○愈○加○覺○得○仙○葩○可○惡○不○過○他○想○我○和○羅○玉○英○及○柳○笛○孃○都○訂○密○約○教○他○們○嚴○守○秘○密○未○必○能○告○訴○仙○葩○他○也○不○過○疑○心○及○此○罷○了○便○向○楚○芳○道○你○是○個○神○經○過○敏○的○人○使○有○許○多○猜○疑○其○實○仙○葩○和○我○是○很○親○切○的○不○是○那○天○還○要○請○我○教○他○畫○嗎○楚○芳○道○但○是○今○天○要○講○求○婚○的○話○可○是○不○行○江○南○田○道○只○是○再○不○能○又○延○長○一○天○了○楚○芳○道○今○天○他○不○在○家○早○往○國○民○美○術○院○去○了○江○南○田○道○國○民○美○術○院○嗎○那○地○方○很○好○上○午○不○大○有○人○去○是○個○極○靜○的○地○方○正○好○我○們○密○談○楚○芳○道○我○想○你○這○個○主○意○終○不○妥○當○你○說○不○過○借○此○訂○婚○之○事○哄○騙○人○家○到○一○月○兩○月○後○信○用○便○著○那○時○再○把○他○丟○了○我○想○決○無○如○此○容○易○江○南○田○道○到○那○時○我○自○有○法○子○這○是○要○用○細○工○夫○的○楚○芳○道○你○別○瞧○得○太○易○那○仙○葩○年○紀○雖○輕○他○也○很○有○智○謀○未○可○輕○敵○江○南○田○道○我○自○有○法○子○我

自有法子。他從仙葩家中出來，直向國民美術院來。心想饒楚芳之言不差。他昨晚一定是故意和我爲難。但是羅玉英、柳笛、孃他都認得。於我前途很有危險。并且他那交際的範圍漸漸廣了。像昨夜那種舉動，把柳本初、兒妹、紹介於世。此後可不把我那秘密之窟全翻露在外面嗎？要是我一日名譽破裂，這個破裂的原因全由仙葩一方面而來。現在惟有一法，倘能強逼仙葩做了我的妻，便可塞了這危險之途。至於饒楚芳，本來不值什麼。我不過一時利用，便拋棄了他。也無甚要緊。看官們啊，可知道江南田這個計策，却是左了。那饒楚芳這個人，豈是好惹的？却比仙葩危險得多。你要是拋棄了饒楚芳，他放你過去嗎？他自然也要放出手段來對付你。咧，這就叫做作僞心勞日拙。他那裏知道呢？不一會兒，已到了國民美術院。果然靜悄悄，沒有什麼人。只有幾個田舍間來游玩都市的。其次便有一二個摹臨古本的畫學生。交際社會中，人一個也沒有。來江南田東張西望了半天，果然尋到了仙葩。他也手中握著一冊簿子，記那彫刻品這屋子中一個人也沒有。江南田輕輕的走進去，脫帽深深的鞠了一躬。仙葩擡頭倒嚇了一跳。心中便覺得討厭。本來姑娘家一人不常出來，現在却在那又高又廣的無人之室，走一步路，四面作應聲的，宛如到了深山中一般。忽然來一個莽男子，而且這個男



子自己在昨夜曾經捉弄他窘辱他的他今天安知不來報復所以心中必有不安之念便是態度鎮靜也不過妝出來的江南田那時先開口道今晨特地到府奉訪姑娘饒夫人說却在這裏所以特地尋訪到此仙葩擡頭見江南田面青目眦知道沒有什麼好意思便冷冷的道尋訪我則甚仙葩的思想在他未曾開口之前給他小小兜頭一碗冷水使他覺得無趣便自走開了可知他那忍耐的功夫是修鍊成的他先付了一付立刻復原便道今天實在有件生平極大的事情要請姑娘允諾所以到此他明知仙葩未必有意於他却只管取也算得有可驚之勇氣了其實這位江南才子自信太深他以爲無論誰家閨秀令媛要我出來求婚人家歡迎之不暇決無反掌之理便是對於仙葩他也未嘗不存此心那仙葩聞言却奇怪道先生有極大的事情何必向我說呢我一個女子又懂得什麼江南田道姑娘請坐了這不是幾句話可以立談的我自識姑娘以來常相聚首外間人都說我們兩人氣誼相投十分親密我也知道姑娘一切姑娘也知道我的事情我兩人可以算得知己仙葩道慚愧得很我直到如今還不知道先生是做什麼的仙葩這一句話含有嘲弄的意味似尖刀一般可算得鋒利了他想昨天晚上從後面攻擊今天索性從正面攻擊了可知江南田生平有一樣防身

法寶看官們試猜是什麼防身法寶原來他有一個鐵面具這個鐵面具也不是法蘭西古代所用的鐵面具也不是中國古代所用的鐵面具是他自己生成幾經修鍊成功的鐵面具所以他不怕仙葩尖如利刃的言語他也知道仙葩這話是譏諷他然而却只裝做不知便道姑娘和我趣味相同卽如對於柳本初兄妹而論我也很願意獎勵他們這可不算得同志嗎仙葩道我却不知道閣下如何的獎勵他江南田道我總算在藝術界中略有名望的我的牙齒之惠也可倡導一代的藝風仙葩道似先生這般的藝術家實在不可見江南田道承姑娘講譽至不敢當這可見姑娘是深愛藝術的人了仙葩道我愛藝術我却不愛一種賈藝術江南田道只這一點也就很和我同意了現在世界上賈作甚多至堪浩歎江南田的言語可謂急轉直下有一種可驚的效力他又說鄙人於藝術上如繪畫如詩歌如文藝可算得已告成功也承蒙姑娘謬論現在心中有一個大目的正要告訴姑娘仙葩想我用種種言語譏嘲他却自恃面皮之厚我譏嘲他的話兒只算是稱讚他的教我却有何法現在又說有什麼大目的便冷笑道閣下所達的目的難道都要人來幫助嗎江南田道這件事不能不和姑娘請求要得姑娘的承諾因爲姑娘是知道我一切的我和姑娘現在是友朋關係但我覺得僅僅

這友朋關係不足滿我的志望。仙葩一聽此言，歎的朱顏紅暈了。胸中的火已在那裏忽上忽下，便道：且慢。江南田君你說我和你有友朋的關係，可知我却並沒有和足下有友朋關係的思想。江南田道：但是姑娘不視我爲朋友，即便視我爲師長，視我爲前輩，我也仍覺得沒有滿足。我此來實向姑娘求婚而來。這仙葩早氣得手足冰冷，連櫻唇都發了顫，便道：求求求，求婚嗎？向誰？江南田道：今天實向姑娘求婚而來。願姑娘憐許。仙葩停了半晌，纔說道：請你收拾了這個心罷。你近來所做的事，打諒沒有一個人知道的嗎？誰知都在我眼裏。江南田道：姑娘知道什麼來？仙葩道：我知你一切行爲都在欺詐生涯之中。你的畫你的詩，都不是自出心裁，從欺詐中得來。前日又將用欺詐的法子騙取人家的戲曲脚本。現在索性用那欺詐之法，要騙取人家女兒了。江南田聽了，怎不喫驚。他想昨夜之事，我起初以爲偶然，今纔知道仙葩全知道我那黑幕中事。這倒難了。將來披露人間，不但鼎鼎大名的天才幌子被他扯破，而且從今以後如何立身在社會上，他越想越怕。只是臉上却安然如故。還呵呵的笑道：是那裏說起，怎麼今天姑娘向我作此無根之談。我不知道這是誰把那種種妄想注入姑娘頭腦之中。仙葩道：有誰注入什麼妄想？總之你做這欺詐生活，是事實不是懸揣。人家縱不知道你的良心上。

應該自己知道那時江南田却合著無限的怒意嚴重的態度說道姑娘你這是什麼話倘被第三者聽見了我不能不告訴我的律師起訴法庭告以誹謗之罪無論是個女子照法律上說來除了未滿丁年的人外都應治罪姑娘這話未免有觸法律他這一派全是威嚇之言想要嚇倒仙葩仙葩却微笑道要是誹謗果然是觸犯法律但是我剛纔所說的全屬事實並無誹謗既是事實便向第三者說罷不說罷出於我之自由我也沒有什麼別的意見願救出那被你欺詐的受害人也是人道之意江南田道你要毀謗我也不怕須知這英吉利不是無法律之國仙葩道我也不願聽你的話你快離去這裏快去快去仙葩說著那小皮靴在地下亂蹬只蹬得那廣室中四壁作響他沒有法子又怕有人走來干涉只得向仙葩眼睜睜地瞧了幾眼恨恨的去了這一番分明瓊林仙葩和江南田下了一封宣戰書他雖把江南田一時攆走了迴念一想我在倫敦究竟是個無依無靠的女子怎可和那倫敦第一大才子第一成功家江南田爲敵豈不要喫他的虧嗎他受了我這個打擊豈不思復仇不但是向我復仇還要累及羅玉英柳本初兄妹這可不是我今天不能忍耐遂致引出來的嗎他想到那裏覺得有些恐怕這個國民美術院便存身不住回到家裏細細推敲覺得這事兒實在有些不妥他

心中不免有懊悔之心。一時又想羅玉英到底往那裏去了。如何不歸。正在籌思。却有一位客來了。你道這位客是誰。却是唐奇夫人。這唐夫人。凡是上流社會。沒有一家不去過。可算是個廣交游。好應酬。交際場中不可少的人物。他凡到一個地方。還沒有見面。先聞一陣笑聲。人家聽得這一陣笑聲。便知道唐奇夫人來了。今天他也笑將進來。道瓊林姑娘在家嗎。你這個屋子收拾得真美麗。真齊整。真是個美術家。你怎麼不出門。還在這裏研究音樂嗎。你的音樂又真好。真教人佩服。他一面說。一面把那屋子四面的廳。又說。姑娘還能繪畫嗎。你的畫定必非常佳妙。姑娘真是個多材多藝人。佩服佩服。說著便坐在仙葩傍一個椅子上。原來這位夫人見了人。他不等人家開口。自己的說話。早接二接三的來了。這是他一個習慣。那時他又道。今天我特地向姑娘來進一個祝賀詞。還有話和姑娘講。仙葩想今天這位夫人來得突兀。雖然一向知道這位夫人愛說話兒。可是到底有什麼事要向我進祝賀之詞。便道祝賀之詞嗎。這是甚麼意思。唐奇夫人怕仙葩還要講下去。連忙剪住道。不是不是你聽我講下去。我話還沒有講完。你不可攔斷我。我知道姑娘在那一事未曾發表之前。決不受人祝賀。但是我非他人。我却喜歡在未發表以前。向你道賀。人家雖都沒有知道此事。我却早從江南田先生

戲探聽來了仙葩詫異道：「江南田說些什麼？」夫人道：「曖曖，你又剪斷我的話兒來了。你聽我講下。我今天到江南，先生那裏江南田却肯把秘密的話兒告訴我，其實這有什麼秘密？終久大家是要知道的。所以我特地過來向姑娘進祝賀之詞。姑娘又何必瞞我呢？仙葩想到底怎麼一件事無頭無面的好教人難猜。但是那唐奇夫人詞源未渴，要遮斷他的話兒，比遮斷瀑布還難咧。正要動問他，又說道：『你們這一對可算是個好夫婦，賢伉儷氣誼既相投，趣味又相同。大家是個熱心藝術家，怎麼不賀仙葩至此方纔知道他從江南田那裏聽了什麼亂話來了？』臉上不禁一紅，便問夫人：『你聽我一言，那夫人詞源滔滔，正如加拿大的大瀑布一般，憑你咬死夫人也不中用。他只自個兒說道：『你們倆相同之點很多，相異之點也不少。就如姑娘是一個大富豪，江南田實在是個很窮之人。江南田的貧窮人家都不知道，却瞞不過我人家都。他外面闊綽，却不知內幕已空。我告姑娘罷，他要是和姑娘結婚，委實是要破產了。倘然把和姑娘訂婚的消息披露於外，立刻便可恢復他的信用。姑娘的財產人家怎麼不知存在銀行裏的現金有一百萬，其餘動產不動產皆算起來有四百萬，而且世間的傳說越傳越多，有了四百萬便傳說他有一千萬。』我聽了這個消息，就自嘆爲這可不是江

瓊島仙葩卷上終

瓊島仙葩 卷上

一三二

南○田○的○幸○福○嗎○他○得○著○了○這○個○信○用○大○可○整○理○財○產○又○得○了○姑○娘○這○樣○的○內○助○愈○加○有○名○於○世○豈○不○是○大○可○祝○賀○的○事○呢○他○說○到○那○裏○停○了○一○停○仙○葩○想○我○可○以○開○得○口○了○正○要○和○他○辯○論○誰○知○他○的○詞○源○還○沒○有○斷○又○接○續○的○說○下○去○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9878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date: 4.2000

